情景○人文○生活杂志

百家湖®

BAI JIA LAKE

4
2015
月刊
总第173期

◎ 百家·生活

爱情常常发生在河边　鲍尔吉·原野
给三个孩子的信　陈汝勤
我家苍生园　钟　锐

◎ 百家·忆往

无处投递的悼念
——岁月尘埃中捡出的记忆片段　杨静如
又见三狗　石　湾

◎ 百家·文史

徐悲鸿与马氏父子的笔墨缘　万伯翱

◎ 百家·阅读

《逝者如斯》编后记　赵　蘅

◎ 秣陵文脉

文化与友谊的使者　高　莽

2007中国房地产
最佳文化内涵期刊
2011中国房地产
优秀企业内刊
www.baijialake.com

百家湖®

情景〇人文〇生活杂志

月刊 4 2015

投稿邮箱： baijialake@100lake.com
lake705@sina.com

电子杂志： www.baijialake.com

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u/1150577711

主　　办： 南京利源集团
出　　品： 百家湖国际文化投资集团
顾　　问： 董　健　赵本夫　毕飞宇　叶兆言
仇向洋　王德安　周建民　韩建忠
王裔华　黄安永　蔡玉洗　（排名不分先后）
责任编辑： 万　辉　陈爱华
责任校对： 张末梅
封面题字： 叶如棠
版式设计： 张　莉
封面设计： 吴啸泉
发　　行： 张大兰　张金莉

《百家湖》杂志各地联络点
北京地区： 王馥莉　**广东地区：** 崔少红
东北地区： 张　怡

准印号：苏新出准印JS-A092号
编辑部地址：南京江宁区天元中路128号 诚基大厦1幢
电话：025-52100111-8999
传真：025-52121959　邮编：211100
印刷：江苏恒飞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编委会主任： 严陆根

编　　委： 严陆根　王凡顺
缪静宜　吴晓梅
张昌华

社　　长： 缪静宜

总　　编： 张昌华

2015年第4期　总第173期

目录 CONTENTS

02　编辑室手记

第七届“家春秋”有奖征文选登

百家·生活

爱情鸟

03　爱情常常发生在河边　鲍尔吉·原野
04　老婆昨天三十八　李　雷
05　无瑕的青春日记　覃福香
06　香姨的爱情　陈柏清

亲情树

07　给三个孩子的信　陈汝勤
09　我是老大　高延萍
11　字里春秋总关情　王秀云

居家乐

12　乡村风景　李　季
14　小鬼当家　陈楚明
15　最美莫过小日子　王　皎

人生四事

16　红肚兜　刘丽华
17　人鬼共享小馒头　陈德兰
18　我家苍生园　钟　锐
19　一次半途而废的旅行　李颂颂

百家湖纪事

20　天有不测风云　李雅琴
22　难忘少年捉鱼时　曾叶青

百家·忆往

23　无处投递的悼念
——岁月尘埃中捡出的记忆片段　杨静如
25　又见三狗　石　湾
28　亚明：留得残荷听雨声　周和生

百家·文史

29　徐悲鸿与马氏父子的笔墨缘　万伯翱
32　我和白光有份缘　吕　恩
34　白蕉，虚其心 实其节　蔡之未

百家·美文

36　善竹者说　郭南震
38　炊烟飘处　冯振友
39　嚼　石泽丰

百家·茶话

40　为者常成，行者常至
——读《晏子春秋》　徐有富
42　一念明白，自在一生　沈伯卿
43　车棚狗和仓库狗　佟　菲
44　“以”与“已”　范家生

百家·阅读

45　《逝者如斯》编后记　赵　衡
47　“纪念杨宪益百年诞辰座谈会”纪要　陈爱华
48　春天，两本书、爱及死亡　宗崇茂

百家·收藏

50　百家博物馆收藏鉴赏　万　辉
52　速写吴冠中　管　常

百家·非主流

54　读石琐感　张亚夫
55　石，绵邈其音，似聆空山之瑟　郑逸梅
56　芳邻　曹　寇
57　获奖　田　野

秣陵文脉

58　文化与友谊的使者　高　莽

61　百家湖国际文化投资集团专版

封面：亚明·山水册页之四（现藏于百家湖博物馆）
封三：南京馨乐庭百家湖服务公寓

编辑室手记

一年一度杨柳绿，又是清明祭祖时。一次祭祖，就是一次寻根之旅。

清明，为先人的坟冢扫墓，燃香、焚纸、叩首，再在那墓木已拱的坟茔顶插上一枝绽开鹅黄嫩芽的枝条，怏怏离去……仪式不复杂，但意义重大。有人评论说，“活人祭死人是做给活人看的”。我想，在清明这一天为人生画上句号的人应该是幸福的。

2月9日，中国作协在现代文学馆隆重纪念我国翻译巨匠杨宪益先生诞辰100周年，作协主席铁凝在会上对杨先生多姿多彩的一生作了高度的评价。她说：“杨宪益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翻译家，为翻译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为促进各国人民了解中国、增进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做出了巨大贡献，值得后人景仰、学习。”解放初期，杨宪益是南京市政协负责人之一，其夫人戴乃迭女士是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十年来，本刊断断续续作过介绍。我们从杨氏家族的存档中惊喜地发现有一幅先生欣赏《百家湖》的照片，足见先生与本刊渊源匪浅。本刊应主办方之邀，委派编辑陈爱华女士出席这次纪念活动，详见陈爱华采写的这次活动的报道。

为这次纪念活动，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纪念杨宪益百年诞辰丛书。本期“阅读”栏目专文介绍由杨宪益先生的妹妹杨苡女史和外甥女赵蘅编著的《逝者如斯》一书。

关于评奖，编辑部已作改革，新设《百家湖文学奖》，除“家春秋”征文作品外，所有作品都可参与评奖，希望读者朋友踊跃一试。获奖与否不必太在意，套句时髦话：“重在参与”，玩一把，乐一回，何乐不为？

亲情树是世上一棵永不衰老的常青树。本期“亲情树”栏目，我们特别推荐陈汝勤女士《给三个孩子的信》。汝勤女士是高马得先生的老伴，她追忆了马得的舐犊之情。特别是马得当年下放农村，孩子们都小，认识的字不多。他写给孩子们的信，文字中夹着图画，生动有趣。

时值清明，“忆往”栏发了杨静如追忆书画家田原的文章，旧雨情深。人走茶不凉，吕恩是本刊老作者，过世已两年了。她走后，编辑部稿库中仍有她一篇存稿，写的是40年代著名演员白光的往事，那是作者亲历，有史料价值。

本期出现一位“新”作者石湾先生，他的《又见三狗》追忆与当年长工之子“三狗”一家的往事，可谓现代版闰土。高莽与戈宝权亦师亦友，他以亲身的经历，介绍戈宝权先生“文化与友谊使者”的一生。

春天是播种季节，让我们趁着春光把读书的种子植在心田。

张昌华 2015.4

爱情常常发生在河边

文/鲍尔吉·原野（辽宁）

爱情常常发生在河边。是的，包括江边和海边。读西汉地图，那时江河全叫水，汉水、洛水、颍水、徐水，因此，爱情也常常发生在水边，在西汉。为什么呢？假若将此事略微想一想，觉得包含着一些奥妙。耕作的人们聚居河流两岸，一般在北岸。受月亮潮汐影响，北岸地势高于南岸，不挨淹。他们劳动并“杭育杭育”地唱歌，累了发生爱情，以期小孩问世让更多的人投入劳动与爱情之中。据河而居，是所谓“流域文明”的譬始。良田（冲积平原）在河边，人就在河边，爱情也在河边。这是大的背景。

然而河边的秘密并没解释清楚。水畔还是一个美好的地方。试想，微风徐徐，月亮在水面荡漾，适合什么？爱情。爱情每每和美搞到一起。再者，“水”在中国哲学中代表着巨大的“阴”，有如太阳是最大的阳。阴司生育，阳管发展。阴潜藏，阳炫耀。阴阴柔，阳阳光。阴神秘，如爱情难以预测，如水一般。情侣在水边手握着手看滚滚逝水，水如爱情一般叠波、冲撞，回流以及远远奔走。没办法把爱情永远握在手里，它总要从你手里抽出手跑掉，像水那样。握住的只是背叛。

如果爱情常常不发生在水边，那么连歌都没法唱了。一、“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哎哎呀，十八岁的哥哥额，来到河额边……”（电影《柳堡的故事》插曲）。二、“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河面飘着神秘月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三、“天色晚，云霭已暗下来。最后的晚霞消失在塔尖，水面上最后一抹光，和天空一起暗淡”（歌剧《黑桃皇后》，丽沙和波丽娜的二重唱）。四、“姑娘去河边打水，打水呀打水，罗来来，有个小伙在后边追”（塞尔维亚民歌《姑娘去打水》）。五、“看蓝色小河的对岸，暮色渐朦胧，垂沉在天边的繁星，像落在你手中”（挪威民歌《黄昏》）。

歌声中的爱情全都发生在水边。引述够多了，其它曲目让精力充沛之人引述吧，估计不少于一万首。不妨说，如果没有河（爱情还是有的），但爱情歌曲就少很多。没有爱情歌曲，会使爱情失去可爱性、普遍性和美观性。

比流行歌曲更早的古诗词，也在描述“爱情常常发生在河边”这一命题。《古诗十九首》排列第六“涉江采芙蓉”。诗曰：“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诗写得非常好，与《饮马长城窟行》相媲美。“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

爱之时，并不推重含蓄，“花堪折时直须折”，这是说实施过程。诉诸诗文，蕴藉就胜过直白。“快快划哟，小船在飘荡，你可忘记美丽的衣裳，但你不要把我遗忘”（印尼民歌《划歌》）。这些话和“绵绵思远道”完全不同。歌曲是当下的直诉，诗文是之后的回想，两者不一样。

水让人美。“可爱的金发洗衣女，阳光摆弄你宽沿灯芯草帽下的金发。你弯腰，风吹起带有野蔷薇香气的白罩衫”（法·马拉美诗）

水让人思。“有一天，我把她的名字写在沙滩。但波浪来了，把名字冲跑。我用手再写一遍，但潮水来了，把我的辛苦又吞掉”（英·斯宾塞诗）。

水让人感到秘密的珍贵。“沿着温柔的海滩，走进田野，直到看见一个屋舍。轻轻敲窗，急速擦亮火柴，进一道蓝光。透着欣喜和恐惧，声音低低，低得可以听见两心相撞”（英·勃朗宁夫人诗）。

水宜私奔。“当晚风吹过比亚采塔，尼娜，你知道谁在此等候？虽然你戴面纱，我也能辨认，你我心中爱情正燃。披上我船夫的伪装在此等候，我战栗地告诉你：‘随时可以登船。’啊，来吧，趁乌云遮掩月亮，快来吧，让我们飞奔他乡”（爱尔兰·托马斯·穆尔诗）。此诗写得像真的一样。

捎带说，我手边的译本翻译得糟糕极了。无善本，姑用之。

这就是“爱情常常发生在河边”的理由，这些理由难道还不充分，还不足以以理服人吗？对，还有两条忘写了。一，水边便于失恋者寻短见，祝他（她）们后来全被救上了岸。例子：“爸爸，亲爱的爸爸，我爱那美丽的少年。我要到露萨港去，买一个结婚戒指。我一定要去，假如你不答应，我就到威克桥上，纵身投入河水，天哪，我多痛苦，宁愿死去。”（歌剧《佳尼·斯基》洛莱塔的咏叹调，普契尼曲）二，水可阻隔，可相思。我觉得，中国人创造的神话童话以及史诗虽然少，但牛郎织女的故事实在太美丽。

故事把主人公放在夜里天上，把星群比之为银河水，两人相见却不得相会。有阻隔，有相思，有水，大美存焉。这个神话传说了不得。

《古诗十九首》排列第十“迢迢牵牛星”。把这个故事讲得星光剔透。诗曰：“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还有一首更古老的诗，说人和动物的爱情同时发生在河边，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周南）雎是渔鹰。洲，按联合国相关公约解释，是“位于水中的、于高潮时露出水面的陆地部分。”如黑龙江之黑瞎子岛。关关是相声词。之后，爱情来到河边……

老婆昨天三十八

文/李 雷（山东）

昨晚临睡觉前，老婆说：“今天是我生日，让你买点东西吃都舍不得。”我还没反应过来，她又说：“无论公历还是农历，今天都是我的生日。现在已经很晚，可以告诉你了。”

我目瞪口呆，大脑一片空白。

昨天下午我和老婆一起去超市，老婆挽住我的胳膊说：“老公，买点东西吃吧。”我说：“想吃东西了？”她没接话。下楼后遇见一个朋友，让过去帮他买空调，然后便把老婆的话忘了。现在想来，那个挽胳膊的动作，包含了多少的温情！吃东西的话，寄托了多少的期待啊！

我只能扪心自问：心中有老婆吗？

老婆出生山区农家，小时受了很多苦，没读太多书，靠亲友帮忙在一家镇办企业就业。我们十年前结婚，生有一子。我家收入不高，购房时借了一些外债，还有两位年迈的双亲要照顾，但有老婆的节俭操持，却也入能敷出。

老婆年龄比我小许多，但老婆爱我。我吃菜口味重，老婆偏爱清淡，她却总是依着我的口味，还说她少吃点儿正好减肥。添置衣服，她总是挑那些价格低廉的，却让我穿有品牌的，说我是外面走的人，形象很重要。我有严重的颈椎病，她总是定期为我涂药按摩。我爱抽烟，她一边劝我少抽，一边帮我买烟。我经常熬夜，有时她会披衣下床劝我早睡，如果我不睡，她便披着衣服一直站在我身后……

家和家周围的人，也占满了她的心。我和儿子的生日她总是记在心里，早几天便可在日历的某页上看到“某某某生日”的提示，生日那天总能吃到比平时丰盛的家宴。长辈们生日，她总要上门祝贺；兄弟姐妹生日，也要请其到家吃饭。前几天，儿子舅妈生日，因事不能来家，她竟带着儿子，买了鲜花，一直送到她单位。

事已至此，补偿没有意义，道歉更显苍白，但我还是选择了道歉，总不能心里没老婆，嘴里也没老婆吧？老婆却说：“不要把这事放在心里，不是整生，我在家里又没做什么，天天有好的吃，天天在过生日。”显出一副不太在乎的样子。

想着这些，我愧疚，竟一夜没能睡踏实。老婆嫁给我十年，也给她过了几个生日，有时是一顿饭，有时是一个小礼品，有时甚至是一句话，她的那份惊喜、那份感动，往往把我也感动了，我感动于她的没有奢望，感动于她的平凡。可是昨天，我却把她的生日完全地忘记了，她的那一份失望，可想而知。尤其，公历和农历的生日能聚在一个日子里。

早晨出门时，她可能看出了我的愧色，说：“今天你就不要为我买什么了，说不定钱花了，还不一定是我喜欢的，你有这份心也就够了。”我无地自容，在一起生活十年，竟然担心我不知道她的最爱是什么！

无瑕的青春日记

文/覃福香（湖南）

还清楚地记得，我们第一次说话的情景，从此它就成为一个故事的开端，一个永远没有结尾的故事。你用手在我的后背轻轻地推了几下，说：“你知道《作文通讯》的地址吗？”你说你想投稿，我转过身去，这才注意到你，以前我们从来还没有说过话。

十六岁的女孩，心里何等的矜持。后来，发现你和我一样，爱看书，爱写点东西，不过我还从来没有想过投稿。于是，你便不知不觉走进我的世界，走进我的日记。我们时常交换所看的书籍，由《作文通讯》到港台杂志，到古今中外名著。我们时常讨论所看的内容，成了书友及知己。同时，你也成了我日记里的主人公。

每天我用心在文字的世界里编织一个美丽的童话，忧伤的爱恋。把你的名字变成一个简单的字母代号，写下一行行纯洁的思念，羞涩的心语。每天早上，站在走廊上，等着你的身影出现在楼梯口，假装不经意地和你一起走进教室。每天听着你的读书声，就觉得踏实和温暖，看着你和同学们的调侃，觉得你是那么健谈和幽默。你说的一个笑话，我在心里要高兴好长一段时间。当然你绝不会知道。

你不在教室，我用渴望的眼睛，到处搜索你的身影。你在哪儿，我的心就在哪儿。我的眼光随着你在篮球场上的身影一起跳跃，好像欣赏一幅美妙的画面，矫健的身影，轻盈的奔跑。当你投进一颗球，我在心里默默地欢呼。从不敢在同学面前表现对你过分的关注，一个人孤独地享受这幅心中的美景，远远地观赏，不想靠得太近，不想让你看透我的心思。

每次到野外去郊游，你始终是我心目中的焦点，唯一的心动的风景。我悄悄地注视着你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语。眼光围绕着你，聚焦着你，久久地徘徊，从不愿离开。我的悲伤和喜乐因你而改变，有了你，我心中永远是春暖花开。每个安静的夜晚，我的爱恋幻化成潺潺的河水，连绵不断，没有尽头。也许，你是我今生无法到达的彼岸。

终于有一天，我鼓起勇气，让闺蜜给你传了一张纸条。于是，在一个夏日的黄昏，我们走上那条美丽的山路。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嫩绿的小草在风中跳舞，小树林的树叶在微风中轻柔地歌唱。我们席地而坐，谈了些无关风月的话，诸如要努力学习，考上大学之类的。这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约会，只有风儿知道我们的心事。

当我们还没来得及相爱，青春这一页已经翻过。我们不得不分离，为了各自的前程。不过，我还是要感谢上苍，在我最美丽的时刻，让我遇见你，感谢你给我的人生留下一份无瑕的记忆，我的青春因你而无怨无悔。

香姨的爱情

文/陈柏清（辽宁）

我小时候家住在一个小镇，临街有两间闲置的房子，曾经租给一个叫香姨的人，至于她是姓香，还是名字里带香字，不得而知，因为母亲只是吩咐我喊她香姨。

香姨在房子里开了一家小小的理发店，我很喜欢去她那里，房间里有大镜子，还有很香的味道，香姨高个子，白净的鸭蛋脸，齐耳的卷发，刘海边斜别了一只漂亮的发卡，民国少妇的气息一下流露出来，她亦喜欢打扮，长裙短衫，到她身上就时髦起来，她人漂亮，嘴巴也会说话。

可是母亲不高兴我到她那里去，因为她是有争议的人物。据说她比现在跟她在一起的男人长八九岁，而且两个人为了在一起，都是抛家别子。那个男人是见过的，在外边给人开货车，每天很晚回来，个子矮矮，没听见他怎么说话。不过每天晚上两个人晚饭后，香姨一袭白色长裙，男人一件棕色夹克牵着手去散步，在这有些破败的小街还是有些扎眼的， 也招惹许多别有深意的目光。不过香姨也许是习惯了而不在意，或者是就要这样刻意的不在意，总之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背后戳手指，那袭白裙就那么潇潇洒洒的在小街飘了好多年。我的心里只是想，香姨为什么要离经叛道嫁这样一个人？没钱没权，外形也不帅。

那时我到她家去，常常羡慕一道菜，他们家常吃，那就是菠菜炖豆腐。因为只有两间房，所以他们理发的房间既是厨房，饭厅，还做会客用。晚饭时节，香姨掐着点把菠菜洗好，两个小凳子，一个放老旧的电炒锅，一个放着小菜板，上面是切好的菠菜和豆腐，锅子里放油、葱花、花椒面， “嗞啦”一声，一碗水倒进热油锅，然后是下豆腐，做好这一切香姨把锅盖盖起来，坐下来一边跟我闲话，一边等着锅开，锅盖冒了大气的时候，她把菠菜倒进去，这时候我最喜欢看，莹白碧绿的菠菜豆腐咕嘟咕嘟在老旧的锅里炖着，鲜亮清新，氤氲的热气带着那种熨帖家常的温暖，看着让人莫名的心安。也许就是这样的情绪使我对这道菜生出无尽的渴望。

回家自然要妈妈做的，可是一样的碧绿盈白，盛在大白瓷碗里，吃起来却觉无味。我想也许是妈妈厨艺不好。

人生就像看一部幻灯片，小街改造了，人都各奔新的旅站。廿年后再与香姨偶遇缘于我回乡祭母。要走的头一天，我回昔日的小街一转，物非人非，正自迷茫感叹，一个人对着我笑，齐耳卷发，一只发卡斜别在发髻， “香姨”我迎上去握住她的手。 “柏柏，真的是你……”她老了，沧桑很清晰地写在脸上，半旧的棉袄，白皙脸上的褶皱，昔年的风采已经难以寻见。 “美人迟暮”当下涌进我的胸口。但她并不憔悴，身边还是那个比她矮一些的男人，除了苍老，一切似乎依旧。我问她们好，香姨说都好，只是因为中风，现在出来进去要你刘叔搀着了。对于母亲的去世，她们也是唏嘘感叹。

告别他们，走在阳光映照的杂乱街市，耳边是小贩的叫卖声，车声，我心里微微的有某种感触，人生很繁琐，很琐碎，但又因为重复而变得简单，香姨为什么嫁给那个看上去一点不般配的男人？就是为了今日的相扶到老吧，爱情是有的，在这里的解释就是不离不弃，一起慢慢变老。我又想起那道莹白碧绿的菠菜炖豆腐，其实平常人的爱情就如这道菜一样，相濡以沫，有家常的味道就好。

给三个孩子的信

文/陈汝勤（江苏）

欢欢、多多、高晴：

我们14日早车到北京，《天津日报》派人送到车站，北京小宝来接，住在怀玉家。

这次爸爸在天津的展览很成功，日报发了三篇文章，晚报发了两篇，这在天津是破天荒的事，一般画展发一篇，便就很了不起了。天津美院老师们组织了一次座谈会，爸爸在美院讲了一次，效果很好。画国画的老先生们肯定他重视神韵的路子是发展了中国写意人物画，还主动送画给我们。我们得到了看重传统的老先生的承认，他们还希望爸爸给他们画，这使我们格外高兴。在天津天天有人请客吃饭，顿顿都有大对虾，这东西意思不大，原因是冻虾，跟冻肉一样，食之无味。亲戚们很久不见，也极热情，在饭店请了一桌，还用出租车接我们。他们的女儿虽是工人，也很不错，富有人情味，懂人情，有礼貌，会过日子。

高欢的连环画要坚持画下去，在《乡土》报有个好处，每期规定要画一套，给人印象深，自己进步也大。到了《春笋》报，要自己规定每期一套的任务，零打碎敲是应该弄的，但自己应把“集中表现”放在首位，切记之。外语上课没有？既然报名学，要坚持下去才好，坚持便是胜利。另外对文化课要顺带学习。我们很喜欢听收音机里的文学课，这是古代的宝贝，有人讲解，多了解点，也是享受。生活上对你来讲，诸事不顺心，但人生很长，主要的是自己的事业，这是基础，万变此不可变，自己一定要正确对待，好自为之，一定要面对现实，把过去封存起来，不再去惹乱子，努力做到平静。希望你能平安，为自己努力争取一个学业和事业的好环境。

高多画的连环画比前有进步。一个暑假完成得太少，太拖拉，最后这套不知发稿了没有？你的英语，要找老师辅导，进夜校也好，自己这样学是困难的。另外，政、文、绘画理论也要有计划地学，我新买的《中国画史纲》在我画室新书架下面的柜子中，也要认真读读。

高晴要带好大龙，要学着当好贤妻良母。近年来学画进步很大，要坚持画下去，但光学技术不行，要读书看报，学绘画理论，不能老是少根弦。

二姑妈身体很好，头脑清楚，她还记得，20多年前在南京，高欢问她“重庆有没有月亮”这句话。杨蓓现在跟她爸爸学声乐，天天练琴，准备明年考音乐学校，父女同行，家庭氛围也很融洽。

下午小宝来接我们去良乡看大姨去。

不多写，希望你们来信。

妈妈爸爸于1984年4月15日

你们北京的姐夫谭北生到南京，来家里看我们，家里没人，门都开着，注意出门时要把门关好。白天大家都上班，要小心。家里的报纸都按顺序放好，爸爸回去要看。你们的朋友来，不要在爸爸的房里接待。来信都放在一个地方，我们给你们的信也放好不要乱丢掉。北京想要什么快来信，买东西不容易，人多，我么也不大上街。叫大龙好好学习，他想要什么叫他告诉我们。不要给他买枪，都上二年级了，爸爸说给他买画画的东西。高晴到出版社去看看爸爸的稿费发了没有，领回来，不多写。

我们的孩子们：

我看到你们的信和登在报上的连环画，很高兴。我对孩子们的成长，主要是看“画的进步”，假如我有“遗产”的话，那就是“长在你们身上的画画手艺”。我爸爸给我的“遗产”是：“画画是高尚的事，是正经事。”我母亲没有什么文化，但她是画家的妻子。父亲去世后，她看见我在外面玩，会很不高兴，只要我伏在桌上乱写乱画她就高兴，这份“遗产”定了我的“终身”。这使我一开始心里面就把画画当成“严肃的事情”、“高尚的事业”，让我一生很看重它，当然我也拿这个看待我的孩子们。

画小连环画，我很“看重”它，我拿它看成“天大的事”。我为《红小兵》画画，是很当一回事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里容得下最大的画家的本领。“条条大路通罗马”，可以帮助你成为“正儿八经”的画家。在当前来说，可以改善生活，给生活增添生气，又是件很现实的事。

高欢的画，构图饱满。高多的画，比以前

有进步，已跃过起步线了，是个不容易的事。要记住过去“打回票”的教训，与那时相比，进步不可谓不大。学画也不可有私心杂念，私心包括自尊心、自卑心。自卑是怕人说画得不好，好像这样便是伤了自己了，于是妄自尊大，于是反常，就说这玩意没有什么了不起，不是正道。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希望努力克服，不要患得患失，“学本领”应该放在首要地位。你们的妈妈很欣赏高睛，原因是她比较简单，自尊自卑都不大有，学习态度也老实，不从兴趣出发，当然这是环境造的，她没有工作岗位，逼着她要取得自立的手段。

——爸爸

爸爸信写得太好了，我看了都很感动，希望你们反复看，理解这些话的深刻意义。你们在事业上哪怕是微弱的进步，都给我们极大的安慰。我们在生活上不像有些父母那样溺爱你们，但在思想上、事业上是时刻关心着的。希望你们个个自强，都能有所成就。你们的客观条件太好了，这样的家庭环境（当然主要是指父母都画画，家里有各种参考书，又有现成的导师）。要珍惜这条件，再加上你们的刻苦努力，都能成家的，主要要有这样的雄心，脚踏实地地去干，我总觉得我们的孩子不会是没有出息的。希望我们回去能见到你们又前进了一步，生活上的事你们都能妥善地处理，不要为此影响自己的事业，历史上多少大画家都不把生活琐碎放在心上。

（这封信要留好）

爸爸妈妈　1984.10.1

1986年我与马得在鞍山举办画展，突然患上急性胆结石，住院动手术，下面是马得当时寄给家中孩子们的信：

……你们的妈妈体温上升，眼睛见黄色，还是要开刀。我去签了字，看了单子上写有可能出现的几条意外（包括死亡），我手也软了，真是怪骇人的。这种是属于中等手术，意外难免，想想平日都无从准备，什么话也来不及留，就这样眼看着你们的妈妈被推进手术室。我早过不惑之年，却饱尝“死别”之苦。

再过半个月，我将带给你们一个健康的妈妈。你们的妈妈是个最好的妈妈，这只有在可能失去她的时候，你们才会体会到。

我有些想家了。家，不过是有孩子们，我还真惦记你们。你们父亲喜欢子女用功上进，你们如果把精力用在刻章、写字、画画、读书这些做学问的事上，就是没有成就，也是讨

高马得在丹阳插队时写给孩子的信

人喜欢的。从事艺术，不同于政治，不是以成败论英雄。潜心学问，人品、气质自会进入高档，就是高尚的人。

……

爸爸于1986年夏天

五六十年代省委有个规定，每个机关的工作人员都要轮流到乡下劳动一个月，马得与其他单位的一二十个人分到丹阳乡下，那时老二高欢才两岁，他给我写信时也给孩子画了一封信，画着自己早上到田里去，乡下有花有鸟，有鱼……要我念给孩子听……

再看这封信的时候，我已十几二十岁了，只觉得温馨，这温馨是幸福的。后来当我有了孩子，也学着爸爸图文并茂地给孩子写这样的信。如今我已过了天命之年，爸爸在90高龄之际静静地走完了他的一生。当我把这封保存了半个世纪的信给妈妈看时，妈妈惊喜。

这封“念给孩子听”的信，其实是寄给妈妈“看”的，那时我约两岁，应该是1958年。当时的一切“百废待兴”，“反右运动”已经过去，新中国在实践着理想中的真理：“大跃进”、“人民公社”、社会主义的思想改造轰轰烈烈！爸爸妈妈作为新中国的主人，在这洪流中饿着肚子亢奋地工作着。但是从信里可以看出爸爸的心境是释然的，在他的心中另一个空间里，是自然的花鸟虫鱼、家庭、妻子、孩子，这些在当时是被摒弃的，还会受到严厉的批判。而我们的家庭是快乐而散淡的。我没有见过爸爸妈妈红过脸。这本《连理集》是他们点点滴滴的回忆，记录着生活的细节，有形无形地影响着我的人生。

高欢己丑春于南京大桌山房

我是老大

文/高延萍（湖北）

我刚生下来时，因是头胎，自是被年轻的父母所钟爱的，然而在我两岁时有了一个妹妹，五岁时又有了一个弟弟，以后又断断续续有了几个弟妹。随着娃子的增多，我就自然荣升为小保姆。我从六、七岁起就开始成为一个真正的老大，抱弟弟、牵妹妹成了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比保姆更尽责、尽职、尽心，而且我这个保姆的工作是漫长的，一直延续到我在社会上参加工作为止。

尽管我的弟弟、妹妹从小就骑在我孱弱的肩头上，但我丝毫没有怨言，有好吃的首先就想到他们。从小学到高中整个上学期间，每逢学校包场看电影，我就飞快地跑回家中，扛起一个弟弟，手拉一个妹妹一起去看，除了放学带弟弟妹妹外，每逢放假的日子，我还要挎起小篮到野外去挑野菜，有时则是到城郊的菜地里去捡菜叶，给家庭的生活增添点内容和和色彩。常常有些菜农误以为我是来偷菜的，吓唬或是把我追撵得像雁子飞，以至我养成了心悸的毛病。

在我十岁的那一年，我母亲到一个工厂里去做临时工。由于白天不能回家，中午这一顿饭就由我来操持了，母亲每餐饭给我一角钱买菜。我却每天替母亲节约五分钱。我每餐买半斤绿豆芽只花三分钱，另外买两分钱的辣椒，为了怕有些弟妹不吃辣的，半斤绿豆芽还得炒一半辣的，炒一半不辣的。当然，由于年纪小，我在操持家务时，也出现过一些笑话。有一次，家里喂的一只鸡死了，我决定给弟妹们做一顿只有过年才吃的饭——包饺子。我把鸡剁成肉馅，因为不知道将骨头剔出来，就连骨头一起剁。结果足足剁了半天，才将馅子剁成，然我的手臂也就酸疼得抬不起来了。

因为家里穷，我从小就处心积虑地想为家里挣钱。从七、八岁开始，每逢摘棉花的季节，我都跑到城外，帮农民摘棉花，从早上摘到傍晚，也只能挣上几角钱，但我却乐此不疲。在我十岁那年的一天，我又跑到城外去想帮农民摘棉花，可此时棉花已摘完了，农民们正在拔棉杆。我问一个大人，帮队上拔一垅地的棉杆能挣多少钱，那人告诉我可以挣8角钱。我就去缠着队上的干部，要求帮忙拔棉杆。那位队长见我年纪小，不答应。我却不死心，再三央求，队长缠我不过，只有随口答应说：“好，你去拔好了，拔一垅，给你4角钱。”

虽然拔一陇比大人少4角钱，但我还是十分高兴，连忙跑到地头拔起来。大人们拔棉杆都用一个专用的铁钩，而我却没有，又不好意思开口借，怕别人嫌麻烦，就干脆用双手拔。渐渐我的手磨破了，血洇出来，我也顾不上手疼，头也不抬地拼命地拔。累了半天，总算拔完了两垅，可队长当时没有钱付给我，叫我隔几天再去拿。去拿钱的那天，我欢欢喜喜地抱着仅一岁的二弟，牵着五岁的大弟走了五、六里，却没有拿到钱，我十分失望，又只有带着两个弟弟踏上归途。走了没多远，我实在累得抱不动怀中的弟弟了，看见旁边的铁路上停着一列货车，心想：这条铁路线是通往城里的，这货车肯定会开到城里，于是，我先把大弟弟抱上货车，又把小弟举上去，叫大弟扶住，然后自己又爬了上去。上去不久，货车就开了。谁知，火车隆隆地开到城里，却没停下来，径直朝丹江方向开去，我急得直想哭，但又不敢哭，怕吓着两个弟弟。火车一直开到60里外的丹江火车站才停了下来。我赶紧把两个弟弟抱下火车，正好看见靠站台上的铁路线上停着一辆绿色的列车，我赶紧问一个准备上车的大人：“这火车到光化吗？”那大人回答说：“这火车是到武汉的。”

我不知道到武汉要经过光化，我抱着弟弟，踌躇着不敢上车。太阳也要下山了，今夜怎么过呢？我正在一筹莫展，无意中听见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这车经过光化。”我转忧为喜，赶紧把弟弟们抱上了车，列车开动了，我又害怕要查票，把两个弟弟搂在怀里，不敢出声。列车员虽然并没有查票，但我却紧张了一路。

列车开到我所住的光化县城时，天已经黑尽了。当我抱着牵着弟弟跌跌撞撞回到家中时，父母亲正因四处找不到我们而急得团团转哩！我自然免不了一顿责怪。

尽管出了这次事故，但我帮家里挣钱的心却没放下，只要有能挣钱的地方，我就会想办法去挣。不久，我就发现了另一个能赚钱的办法：我的父亲在粮食部门工作，粮食部门常常将稻谷壳卖给职工拿回去烧，一斤一分五厘钱。我打听到酱园厂需要这稻谷壳，并且愿意三分钱一斤收下来。于是我就借来板车，到粮食加工厂以父亲的名义买了几百斤稻谷壳。几百斤虽不算多，但装满稻壳的麻袋在板车上堆得像一座小山。我叫大人帮忙用绳子拴好，然后开始往酱园厂拉。我人小，拖着堆成小山的稻谷壳简直就像一个蚂蚁吃力地拖着一块大面包。我用尽全身力气拼命地拖，每拖几步，就累得歇一下，就这样慢慢地往酱园厂挪。眼看快要到酱园厂时，遇到一个小坡，我再用力也拉不上去。我急得都快要哭出来，幸好父亲赶来了，才帮我拉上坡去。

由于我是老大，从小就要为父母分担一部分生活的重负，尽管我是个如荷花般美丽的女孩，但我的性格却一点也不纤纤柔柔，而含有倔犟刚烈的成份。我上十岁的那一年，小城流行脑膜炎，我不幸传染上了，头又疼又晕，但却不告诉家里，想硬挺过去，我仍坚持着去上学，好不容易熬到放学了，我头已沉重得抬不起来，我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家里挪，挪几步我就躺倒在地歇一会，学校离家不到五百米，可我居然慢慢挪了近两个小时，可见比爬还艰难，当中午放学回家吃过饭的同学又开始上学时，我才走到了家，当我恍恍惚惚认清是自己的家后，就一头栽了下去……

尽管我很懂事，但被生活重负压得变了形的母亲仍经常打骂我。每一次，我都不服气，公然和母亲顶撞犟嘴，这就使母亲更疯狂般地扑到我身上，在我脸上乱拧乱掐，直到把我的脸掐得如同开了花一般。有一次，我买了一袋红薯累得直喘地背回了家，母亲不问我累不累，而是先跟我算账，我把找来的钱拿出来后，母亲见少了两分钱，便一口咬定是我自己落下了，抓起扫帚就打我，我没有落那两分钱，自然是不肯承认，于是，母亲就打得更凶，我实在受不了，就逃出了家门。跑到一个水渠边暗自垂泪，结果一头栽进水渠里，被湍急的激流冲进下泄的漩涡里，就在我生命垂危之际，一个不知姓名的青年跳下去救了我。

我每次挨打不过，就逃出家门，虽然暂时能逃脱，但常常付出饿肚子的代价，而且最终仍逃脱不了一顿狠打。有一个夏天的早上，挨打后逃到公园里，整整蜷缩了一天。傍晚时，饿得实在受不了，只有把丢在地上的柿子皮捡起来吃。到半夜时分，我估计父母已经睡着了，便悄悄溜回家，想拿点吃的，我悄悄来到家门，门被凉床堵住了，父母都睡在凉床上，我试图偷偷地从凉床下爬进屋去，结果把母亲惊醒了，我免不了又挨了一顿狠打。

尽管从小就承担着繁重的家务，家境又不好，但我上学读书却一直很用功。从小学到高中，我的学习一直是名列前茅，若不是文化大革命，我会考上大学的。在我高中毕业时，母亲得了一场大病，瘫患在床。后打听到河南老家有一个中医能治此病，父亲就送母亲回老家看病。这一去就是两年，家里就由我担起了家长的责任。我被迫退学了。父母虽然每月只留给我不多的生活费，我却把全家的生活安排得有条有序，我每天早上6点钟就起床，为弟妹们做饭，晚上则还要检查弟妹们的学习。虽然才16岁，却已经成熟得像个大人。

为了补贴家的生活，我跑到离城十八华里的一个新建水泥厂做临时工，我的工作是为小铁路路基挑石头。每天挑着满筐的石头，得走二里多路，尽管累、尽管苦，但我却从不吭声，仍咬着牙干下去。因为37元钱一个月在我眼里是一笔可观的收入，由此弟妹们可以吃好一点，穿好一点了。我在外做工，家里做饭和带弟妹的任务就交给了大妹，但全家的生活我仍操心。每到星期天，我就步行回家，把柴米油盐买好，第二天一大早，再赶回工地。有一次，我怕误了做工，就半夜起来步行回工地，我孤身一人在黑暗的原野中摸索着，突然，一只狗不声不响地跟在身后，我吓出了一身冷汗，在路旁捡了根树枝，准备随时跟扑上来的狗战斗，那只狗却好像是同情我形单影吊似的，相伴了一段路后，又转回去了，更所幸的是那时治安情况较好，一路上没有遇到恶人、坏人，我赶到工地时，天还没亮……

今天，已经年过半百的我已经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我仍爱回忆过去那些艰难的往事，我要让自己和儿子们记住那些逝去的岁月，对今天的幸福生活要珍惜要知足。

字里春秋总关情

文/王秀云（福建）

对于书法的酷爱，源于身为书法家的爷爷。我五周岁时，爷爷便让我幼嫩的手指握起了圆圆的长长的笔杆，爷爷说，书法是集中华文化大美于一体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培养一个兴趣爱好，一生受益。幼小的我，顽劣无比，无奈于爷爷的威严，只得每日在爷爷的“威逼”之下，瑟瑟地握着笔杆，开始我的书法之旅。

习练书法之初，爷爷只教授我写“点、横、竖、撇、捺”等基本的笔画。忆得第一次，柔嫩的手指握起了长长的笔杆，对于爷爷是如何解说撅、押、钩、格、抵五字握笔法，印象早已模糊，但是爷爷的教导却是字字珠玑，时时响在耳畔：“孩子，做任何事情都要运用正确的方法，如果执笔不当，不但不利于把字写好，而且一旦养成不正确的习惯，纠正起来是很困难的。我们要用正确的方法去做事，做正直的事，做正直的人，如同‘笔直’。”悬腕练字之初，我很快就感觉到手酸、累得很，总是坚持不了几分钟，然后不自觉地就把手臂放到了桌子上，每当这时爷爷总是不动声色地把我的手“提起”。“爷爷，我手酸！我累！”我抱怨、偷懒，甚至耍赖，可是爷爷对此总是不苟言笑地照单全收，不予理睬，然后依然我行我素地按照他的法训让我一笔一划规规矩矩地练习。可想而知年幼的我是多么地“痛恨”爷爷。这种“痛苦沉闷”的练习持续一年多，直到我升读小学一年级，由于书写漂亮，被老师在班上表扬，作业本也被作为同学们学习的“范本”之后，我才转变对书法练习的态度，才相信爷爷的要求是“对”的，于是开始能够自发地认真地学习写毛笔字。爷爷看我“孺子可教”便开始教授我更多的书法知识，教我如何从全方位地去把握一个字的间架结构、如何处理笔画与笔画之间的关系、字与字之间的协调、如何身心投入地练习……春去秋来，一本《欧阳询楷书间架结构九十二法》爷爷就让我足足练习了两年，他说，基础打扎实至关重要。他不但要求我书写时要一笔一划认真严谨地落笔、起笔，还让我在书写的时候必定要持严肃、端正、恭谨的态度。他说：“孩子，写字如做人，一丝一毫都要认真，一丝一念都要专注，这样你才能体会中国汉字的奥妙，才能真正地写好每一个字。”我似懂非懂地点头。而每当我认真地练习完毕之时，爷爷高兴了，就把我抱在膝上，给我讲“笔冢”、“墨池”之类的典故,这时的爷爷是柔和的、慈祥的。

秋去春来，从爷爷严谨的书法教学中，我不但习得了如何写一手漂亮的字，而且还养成了严谨认真的学习、做事的态度。在紧张的高中学习生活之中，我依然坚持每日练字，我也从最初的楷书练习到行书、草书的练习，从欧体到颜体、柳体等大家之作都有所学习。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写得一手漂亮的字以及严谨的工作态度都让我在工作之中有不少好的表现。邻里之间或同事好友有需求之时，我也能略献一二。我终于明白了爷爷的话，练习书法受益匪浅，我相信这益处也将伴随着我的一生。

如今爷爷早已不在了。每当夜深人静，一日忙碌结束之后，我总要泼墨挥毫、研写一番，“练字”已是悄然沁入我的骨髓。一朝一夕，一春一秋，在一笔一划的墨香之中，我总会记起年幼时爷爷的教诲。

乡村风景

文/李　季（河南）

雨与雨的间歇里

往往是黄昏的时候，雨停了。

廊下的燕子率先飞到池塘上空，贴着水面，轻巧地飞翔。竹林里的雀鸟们开始“叽叽喳喳”吵个不休。躲在厨房的芦花鸡，慢腾腾地遛达到门口，不时歪歪脑袋，看看灰黄的天色。

闷了一天的孩子们，光着脚丫，跑出屋外，叫着笑着，互相追逐起来。他们跑到树下、竹林边，找被雨水冲开的知了洞，伸出小手，轻轻地捏出还未脱壳的知了。总有一个调皮的孩子，冷不防跺一脚旁边的树，再快速地跑掉，树上的雨滴落下后，淋了其他孩子一身。这些孩子们知了也不掏了，笑骂着追打那个坏小子去了。

男人们睡了半天，被孩子们吵醒后，蹲在门槛上，慢慢地掏出一根烟，有一口没一口地吸起来。女人们端着小竹筐，走过塘埂，到菜园里摘菜，开始准备晚饭。男人们吸完一根烟后，扛起一把锹，到各块地里转转，顺便放掉庄稼地里多余的积水。

池塘的水面上，氤氲着一层薄薄的蓝雾，几只麻点鸭把头埋在翅膀下，静静地漂在水上。不时有鱼儿甩甩尾巴，甩出了一小片洁白的水花。埂下的红蓼花上，停着几只红蜻蜓，透明的羽翼，在暮色里格外发亮。池塘里跳出一只冒失的青蛙，后腿不小心碰到了红蓼花，被惊扰的红蜻蜓倏然飞远了。青蛙三下两下，跳过塘埂，跳到池塘外的稻田里，稻穗上细碎的雨珠，纷纷滑落下来。稻田的沟垄里，汪着一垄垄积水。莲叶的掌心里，滑动着晶莹的雨珠。水渠里，游动着欢快的小鱼。

绿树掩映的村庄，开始飘荡起缕缕淡蓝色的炊烟。鸡鸭陆陆续续钻进了圈里。男人们在地里转完后，在水渠边拔了一大抱青草，放进牛棚。灰色的水牛，卧在地上，伸出舌头，把草卷进嘴里，慢慢地嚼着。

西边亮开一道晚霞的天空又被灰云覆盖了，天色慢慢暗了下去，雨点开始是稀疏的，孩子们就在零星的雨点里跑回家，跑进厨房，伸出脏兮兮的小手去捏瓦盆里炒好的豆角和调好的黄瓜。女人拿筷子敲打一双双小手，随后把菜饭端到堂屋。

雨，在开饭的时候又下成了一片。庄稼、树木、村庄，全笼罩在茫茫的夜雨中。

世界，宁静，祥和；时间，静止，不动；记忆，悠远，恒在……

瓜棚豆架雨如丝

瓜棚，豆架，是乡村最寻常的风景。

瓜棚是竹子和稻草搭成的，里面虽然放着竹床，但夜间从来不住人。乡间民风好，加上家家都种瓜，瓜是不用看的，瓜棚多半是用来躲雨的，更多的时候是孩子玩乐的场所。

吃过午饭，孩子们坐在瓜棚的竹床上打牌、下棋、拍纸板，渴了就跑到瓜地里，用手拍拍这个瓜，拍拍那个瓜，从声音里辨别出最熟的那一个，摘下来抱到瓜棚里，大家七手八脚砸开后，拿着就啃。玩累了、吃好了，倒到竹床上就睡着了。常常是在雷声中惊醒，揉

着眼睛，翻身坐起，双腿吊在床边，茫然地看着棚外翻滚的黑云以及云间张牙舞爪的闪电，直到大雨铺天盖地而来，心里才会兴奋起来。不一会儿，大雨变成细雨，渐次停了下来，孩子们光着脚丫跑出瓜棚。依旧浓烈的太阳斜斜地挂在西边，村庄上空飘过灰白色的云块，高大的树木上挂着亮晶晶的雨珠，湿漉漉的瓜叶在阳光下青翠逼眼。大群的红蜻蜓在瓜地上飞翔，透明的翅膀，扇动着明亮的阳光。有时候，还可以看到彩虹，孩子们叫嚷着“出绛了”，惊喜地抬着小脸，看着彩虹。大人们在雨停后，顶着草帽、扛着农具，走出村子。孩子们结束看瓜的任务，或是帮着大人干活，或是另找地方玩耍。

菜园一般都挨着瓜园。菜园里的茄子需要搭架，山药需要搭架，黄瓜需要搭架，豆角更需要搭架。豆角刚长出藤蔓时，大人们在每棵豆子旁插一根竹子，在一人高处把五、六根竹子系到一起结成一组，再横着把每一组用长棍连接到一起，结实、好看的豆架就搭成了。十天半月，豆子爬到一人高时就开始开花结果了。豆角花是紫色的，形状像美丽的蝴蝶，有着淡淡的清香。薄翼细腰的黄蜜蜂繁忙地穿梭在豆架之间，兴高采烈地成全了每一朵豆角花的爱情。

瓜棚，豆架，雨丝，伴着农人从春末走到秋初。瓜吃完了，瓜秧黄了，豆架上没花了，蜜蜂不再来了，空气里带着一丝丝的凉爽，让人心生曲终人散的怅惘。然而，瓜棚还在，搭豆架的竹子一根根抽回去放好，明年还可以用。岁月悠悠，周而复始，瓜棚豆架，雨丝依旧。

里栽杨柳外栽桑

池塘是村庄最贴心贴肺的一部分，男人们在这里洗去满身的灰尘和疲劳，女人们在这里飞舞棒槌和家长里短，姑娘和小伙在这里倾诉思念和忧伤，孩子们在这里挥洒欢声和笑语。

每个池塘的四周都栽满了树木，临水一周是杨柳，外围是桑树。村里的大人孩子们就在柳条和桑枝相互交缠的塘埂上出出进进，过着或忧或喜的日子。

春风吹绿树木后，男孩们折下嫩绿的柳枝编成帽子戴在头上，趴在塘埂两边抛掷泥块打仗。女孩们用柳条编成小巧的花篮、蝈蝈笼，挂在床头和窗前。老婆婆们挎着竹篮、踮着小脚颤巍巍地摘下薄薄的桑叶回去喂蚕宝宝。

夏天是村庄的黄金季节。那些长长的夏日午后，孩子们爬到高高的柳树上往水里跳，麻点鸭们都吓得躲到竹林里睡觉去了，长腿长嘴的水鸟们是胆大的，它们三三两两站在不远处的芦苇上轻轻地摇晃着，突然一个猛子扎向水面，叼起一条小鱼，倏然飞去。柳条上挂满了串串青色的树籽，友好的小燕子轻盈地掠过柳条和水面，为孩子们的跳水比赛加油助威。孩子们玩渴玩饿了，就爬到桑树上摘桑葚，吃得满嘴黑紫，捉到几只天牛后，滑下桑树，找来细绳拴住天牛的脖子，模仿大人牵牛犁地的样子，让它耕种他们臆想中的土地。

池塘上开始飘落白絮般的芦花后，孩子们没法下水玩，就在柳树间拴上绳子荡秋千，先找些瓷片比赛打水漂，谁的瓷片飞不远谁就要充当奴仆摇晃秋千绳。

冬天的村庄非常寂静，鸟们大多飞走了，留下的只有蹦蹦跳跳的麻雀和叽叽喳喳的喜鹊。孩子们在塘埂上扫去一片积雪，支起笆箩，撒些麦子，捉麻雀；围着桑树和柳树打雪仗；滚出巨大的雪球推进池塘。临近春节，大人们拉着大网从池塘里网上鲜美的鱼，堆放在塘埂上，每家都可以分上一筐。

每个村庄都有清清的池水，绿绿的桑枝，依依的杨柳，所有的村庄之间都有或远或近的亲属关系，所有的池塘之间都有或窄或宽的水渠相连。星罗棋布的池塘把村庄和农人们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如互相缠绕的桑和柳，息息相关，密不可分，最终成为一体，同甘共苦，一起走过春，走过夏，走过秋，走过冬……尽

小鬼当家

文/陈楚明（广东）

中午只有两个人，我提出到外面吃，女儿却说这是她大展身手的机会。上午出门前女儿吩咐：“就买鸡蛋、葱和面粉回来吧。”

经过菜市场，想想女儿和我的厨艺都不值得信任，就决定回家劝说未来的大厨师屈尊，上街上随便吃点。不料女儿做大厨的信念十分坚定，劝说、哄骗和威胁都无济于事后，我只好又回到菜市场采购她要的材料。临走把在地上打滚的战胜国抱起来，告诉她最好的大厨是做出来的而不是滚出来的。

采购归来，她接过手欢呼雀跃下了厨房，并告诉我米已经淘洗好了。我很欣慰地看了一下，发现锅里的米按煮粥的份量计算，可以撑死我们父女俩四次。把米捞出来，一边现场传授煮粥注意事项。技术要领对她来说不是问题，她发愁的是捞了一大碗米摆在那儿妈妈回来肯定挨骂。为了消除厨师的工作压力，我把米倒到垃圾桶销毁现场并安慰她，下错米不是她的错，是爸爸没提前教会你。女儿乐了，抱着我说：“老爸别难过，你以后注意点就是了。”

女儿开始做菜了，不用说今天中午我们仍然会吃炒鸡蛋。女儿炒鸡蛋还是我教的，这也是我三大绝技之一，但自从她学会之后，短短一个多月三次训练，她的技术已能获得家庭成员的普遍夸奖，而我至今还得不到如此殊荣。

一般高手并不会事无巨细，女儿也只煎了一个鸡蛋。其它两个我加了点肉片和葱花，但煎出来的形状显然比不上她的好看，于是只好装在盘底，做映衬红花的绿叶。吃粥的时候，女儿很客气，不停地帮我夹菜，我感激地享受着做客人的尊荣，虽然我是家长。很快她煎的蛋就吃光了，女儿笑眯眯地看着我，问：“老爸，好东西比较受欢迎，是吧？”

我看盘里剩下的绿叶，明白了她的意思，连忙点头夸奖：“女儿的手艺真好。”

粥吃完了，可能是刚才米下得多的原因，女儿比平时多吃了半碗。放下碗筷，她说：“老爸，我洗碗好不好？”自己能偷懒，还能培养下一代，我当然满口答应。她又问：“有工资吗？”

“给一块钱吧。”

“太少了，给五毛吧。”她笑着说。

“好。”一边应一边想起那个买梨的笑话，她的回答大有“一个三毛，太贵了，一块钱三个吧”的遗风。

我刚笑出来，不料她话锋一转，接着说：“但要四张哦，而且要新的。”

“工资太高了吧？”

“不高，老爸，要知道你在非法使用童工耶。”

我搬来一张小凳子，女儿站在上面洗碗，我自己躲在客厅翻书。只听见她远远说：“老爸，你别皱着眉头看书好不好？”

“我皱什么眉头？你洗碗能看这么远吗？”

“我站得高看得远。”女儿又添一句：“妈妈说你看书总爱皱眉头，是个坏习惯。”

“她不懂，我这是在沉思。”

洗完碗，我检查了一下，准备发工资。女儿说：“就给五毛吧。”

我有点疑惑。她接着说：“刚才和你开玩笑的，谁让你笑我的，不懂幽默。”

我倒，我是懂得幽默才会笑的好不好。

最美莫过小日子

文/王 皎（河北）

生活中总会有一些人，仿佛生来就注定要被人羡慕。

孩提之时，我总是要为买个稍贵些的玩具动足脑筋，好多天不敢惹家长生气，还要处处有眼色多干活，期待得到家长的一句赞许，再提出买玩具的请求才算顺理成章。而同院的樱子，却只要撇撇嘴就能有最新款的芭比娃娃，每每面对我们垂涎的目光，樱子都高昂着头像极了我奶奶家那只花公鸡。

学生时代，我踏踏实实读书，勤勤恳恳做题，寒窗苦读二十载也不过考了个名气不大的二流大学。而樱子，平时只需应付下考试，自然会在高考之后有高额学费的外国大学接收。毕业后当我还在行色匆匆的四处找工作时，樱子早已戴着海归的帽子镀金回国，挑剔着各大公司抛来的橄榄枝。

成家之后，面对着节节攀升的房价，租房变得越来越不划算。我和老公终于狠狠心在市郊买了个不到八十平的房子。每当披星戴月地挤公交、坐地铁时，我们总会想起自己买车的梦想。就这样日复一日，钱袋随着添孩子、养老人越挣越瘪，偏偏每次回老家过年，总会碰到樱子开着豪车带给老人一堆礼物。每逢此时我都会小肚鸡肠的想：老家的房子什么时候拆迁啊，这样就可以不总是看着樱子眼馋了……

就在我的羡慕快要像小时候一样垂涎欲滴时，爸妈突然打电话给我：“囡囡啊，你朋友里有没有合适的小伙子啊？樱子爸妈拜托我们给她介绍个对象啊！”

我愕然，这些年来只顾被樱子的光鲜外表晃了眼，却没注意到和我同年的樱子都三十多岁了，竟还没男朋友！

老妈在电话里絮叨，说是樱子从小家境好，又在外国呆过，总是向往轰轰烈烈的爱情，想找个家境殷实、气度不凡的对象。可是每次遇到的不是给不了她优越的物质生活，就是达不到她对“上等男人”的要求。真正符合她要求的男人，又嫌她不会家务，太注重享受……就这么挑着捡着，眼瞅着她年龄越来越大，却更不甘心降低标准。每逢过年大院里的老人都是儿孙绕膝，只有她家冷冷清清。时间长了，樱子爸妈免不了唠叨两句，没想到樱子竟因此患了轻度抑郁症！

挂了电话，想到樱子每次到我家拜年时落寞的眼神，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原来多年来我一直在羡慕的她，享受了这么多轰轰烈烈的纸醉金迷，却向往着我此时正在过的美好小日子。

老公在一旁娴熟地削了个苹果，把没断掉的一整条果皮放到女儿掌心逗她玩，顺手把削好的苹果递给我吃。我终于明白，其实能过好小日子，比富贵生活更幸福。人都有欲望，要追名逐利，反倒没人愿意归于平淡安宁。可这世上的事情，往往是你想要轰轰烈烈时，最后却发现幸福只在细节。最美的生活，原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女人，遇到一个爱你的男人，过上平静暖暖的小日子，小小的，才没有烦恼。

红肚兜

文/刘丽华（湖南）

夏夜开空调，翻出多年前的红肚兜，亲肤护肚。它菱形状，丝绢料，大红底，滚绿边，绣着小朵小朵的桃花，上端系脖带细圆，左右端束腰带窄扁。这是先生送我的，当年见我爱蹬被子闹腹泻，就给我买回了这个护肚兜。后来睡觉老实了，束之高阁。

据说最早的肚兜，是女娲和伏羲身上的遮羞布。《清稗类钞》里记载；“抹胸，胸间小衣也，一名抹腹，又名抹肚。”说的就是肚兜，古时对肚兜有诸多称谓，先秦称“膺”，汉代称“抱腹”，明代称“兜子”、“抹胸”，清代才称“肚兜”。肚兜自古颇为讲究，《续板桥杂记•雅游》记载：“至於抹胸，俗称肚兜，夏纱冬绉，贮以麝屑，缘以锦缣。”看，夏季为纱料，冬季为葛料，除了防风、保暖、护腑，还有药疗和香囊的功用。

都说红肚兜是女人的一抹风情。杜十娘若隐若现的红肚兜，尤三姐半掩半开的红肚兜，虎妞大袒大露的红肚兜，潘金莲欲掀未掀的红肚兜，还有田小娥（《白鹿原》里的女主人公）那“立在风口浪尖上的红肚兜”，哪一件不是风情万种?

也说红肚兜是女人的一缕魂。刘世宗的油画《红肚兜系列》，方寸的画布上，是古典的大写意，一个个民族温婉恬静内敛姿态各异的红肚兜女子，呼之即出，展现的不是女人抢眼的脸部、胸部、臀部，而是被忽视的颈部、肩部、背部，将女性“外在的神韵”，提炼为“内蕴的修养”，这诠释的就是肚兜文化。试想，如果没有那胸前的一抹红，其艺术生命何以承载?

张爱玲的《更衣记》里说：“大红蟒衣里面戴着绣花肚兜的官员，照样会淆乱朝纲。”可见，肚兜并非女性的专利。《红楼梦》第36回宝钗去怡红院，见袭人在白绫红里的肚兜上扎着鸳鸯戏莲的花样，那红莲绿叶，五色鸳鸯，让宝钗直呼：“哎哟，好鲜亮的活计！”她揽过来绣了两三个花瓣，黛玉来了，隔纱窗窥视，微生醋意。原来，古代的官员、少爷都爱穿红肚兜。只因民间传说它避凉的同时还辟邪。所以，小孩也都穿红肚兜缚肚，如《哪吒闹海》里身系红肚兜，脚踩风火轮的哪吒；年画上骑红鲤鱼、系红肚兜的福娃娃。

演唱《套马杆》的“内蒙古之花”的歌手乌兰图雅，去参加环球旅游音乐颁奖典礼，一件红肚兜，配上绿长裙。立刻点亮了所有媒体的闪光灯。

晋剧《红肚兜》里，婶婶一团喜气在手，那是为娶儿媳绣的红兜肚，龙凤呈祥一对红，寓意“兜肚穿来百年福”。

舞蹈家杨丽萍头戴红色绣花贝雷帽，肩挑绣花红肚兜，好一个骨感美人，美得就像一首诗，难怪有人称她“舞蹈诗人”。

如今，红肚兜已从古典绣品，演绎成了精美时装。随便往淘宝里一打捞，红艳艳一片，且价廉物美，有小宝宝的缚肚兜，更有成年女子的时尚抹胸。那是孩童与女人的宠物，男人不再青睐。尽

人鬼共享小馒头

文/陈德兰（江苏）

又是一年清明，和友人聊天，说清明时节的小馒头，一时百感交集。

清明前那会儿，我们整天游荡在河滨处拔着毛针，两眼不时张望着去公墓的必经之路，并不懂得赏看才冒出芽尖的苇叶，像笋尖初破土时的稚嫩、可爱；也不懂得赏看小河水像绸带一样波动着的精魂。

一旦发现有人群拎着篮子，背着大袋纸钱往坟茔处去时，我们拔脚就溜，等我们气喘吁吁地到达公墓处，那支长长的队伍还在田埂处蜿蜒着，脚踝总是隐在青青的小草里。这时，我是极有耐心的，黄鼻涕拖到嘴边也不擦一下，乌黑的眼球在刘海下骨碌碌地转着，张望着这支队伍，判断着哪一个坟头和他们有着割不断的亲情。

在清明前几天，我们就干脆扎根在公墓处，那枯黄的茅草根里，有的是我们拔不净的毛针。那时并不懂得害怕，人的生死和我们这些年幼的孩子是无关的。

在我们眼里，除了篮子里的小馒头发出麦香外，别无其它。那时，还有好多大人参与进来。往往看到住在公墓不远处的二疤子，我就来气，一个几十岁的大人，还来和我们小孩子抢吃食。实际上不止她一个，有的，还从好远处赶来。估计他们那会儿，也无心劳作，总是站在田头眼巴巴地守着。

在我们乡下，人死后一年的清明节，是要到坟茔处烧纸、磕头、扔小馒头，表示哀悼纪念。精灵般的小馒头，被扔的人天女散花般地抛向空中，跌入尘埃，没入草丛，围观的人再像疯子一样扑上去，那馒头不是被压变形，就是沾上一身泥。我们并不管那么多，只要抢到，哪怕流血流泪。

我私下里认为，那个馒头到处扔着，并不是给我们活人抢的，是用来和左右鬼邻居互通友好，表示请多关照之意。可在那人都吃不饱的年代，那上好的小馒头，岂能让鬼独享了？

抢到的咧开嘴笑笑，没抢到的满心不甘。我们人小，常常会抢不到，等别人走后，再扫雷般转上两圈，总想着能从厚厚的枯草里找出一两只来。再去抢小馒头时，母亲总是再三嘱咐我们，如果抢不到，要从坟头上抓一把泥灌在口袋里带回家的，说不作兴空手回来，至于为什么，那时并不懂得。

我们小孩好打发，实在抢不到后，真的就从坟头上抓上一把泥带回家。大人可不好说话，那次，我亲眼看到邹家的二嫂子和自己的姨奶奶，也就是那个二疤子，为了一只馒头，大打出手，直到鼻血流出来也不罢休。办事的主人看不过去，从留着带回家的那部分里，又抓几只平分了给她俩。

那天，天拉上乌云缝制的黑布帘，牛毛一样的细雨斜斜地飘落，悲伤感似从天而降，心里横陈着一股酸楚，左右冲突。村东头，来了几个人，一个中午妇女，带了三个半大孩子，拎着一篮子的大白馒头。就那样静静地站在坟头，泪和着雨水顺着脸颊汩汩地流。我们这些孩子受了感染，一个个静立在那。疼痛在我稚嫩的心里漫延着，第一次有心疼的感觉。过了很久很久，那个中午妇女拎着篮子挨着顺序给我们每人两只大白馒头，没花力气白得了两只大馒头，我并不开心，一路沉默不语。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去抢过小馒头。

再到清明时，母亲仍然会让我去抢小馍头，希望能用那些抢到的小馒头来添补添补我们一直空空的胃。有时，抢了几只，母亲并不舍得立时就给我们吃，总是用线穿起来，挂在门口风干，留着立夏用水泡开同鸡蛋一道炒了吃。

等我懂得，为何大人们也要为一个小了不能再小的馍头，而抢得头破血流时，沧桑已在我的脸上做若干记号。岁月倏忽而过，和鬼抢吃的日子一去不返。

我家苍生园

文/钟　锐（江苏）

我家前面有个小院，只20多平米。退休那年，沿墙用货架铺成一抹平台，陆续置放些花草树木盆景，不想几年下来，竟也有了些花园的模样。

园名苍生取自早年一首思乡诗：“一寸乡土一寸心，千古文章千古情；莫贪浮华垂青史，但求朴实系苍生。”苍生，指老百姓。我自小在农村长大，生性戇直，闯入文坛后，身手平平，又不懂攀附，更不谙那些官场潜规则，故而，一直没混出什么大名堂，过了知天命之年才勉强弄个芝麻绿豆官，根本不图青史留名，只求心系苍生。因生根落脚在平民百姓之中，特将小院取名“苍生园”。

园内花草，大抵是人家送、自己买、路边捡这三条来路。其中大多是被遗弃的枯木假卉。我一边为之鸣不平：“既然铁树能开花，为何枯木不逢春？”一边为之穷打趣：“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

园中稍微有些价值的也就那么几盆。一是“艾江南”。那是2011年8月参加江苏作协老领导“艾煊十年祭忆谈会”时，由艾老忘年交、江浦艺莲苑主丁跃生所赠。艾老生前擅写江南风味散文而得“艾江南”美称，丁跃生特将他培育的一种名贵荷花命名为“艾江南”。此花六月绽放，虽没有“接天莲叶无穷碧”，却能见“映日荷花别样红”，确实为苍生园增色不少。

二是“变色龙”。那是园中几棵月季中的姣姣者。开花时先黄，后红，再转白。经卖花老太竭力推荐才被买回。果然，两年来，接连绽放，常盛不衰。

三是那几盆君子兰，从路边捡来时蔫头茸脑，枝枯叶败，简直不成样子。经精心伺候，才起死回生，并花开两度，暗香袭人，高雅、俊逸，非同一般。

四是那几盆地柏，是被园艺工从马路隔离岛上疏除后捡来扦插而成。我爱其四季常青，神态各异，分别美其名曰：“迎客柏”、“凤点头”、“冲天飞”等。

五是那盆翠竹，由野外挖来的小竹根培植，几度枯荣，才长成今天这番景象。

六是那两只“龙腾虎跃”、“悬崖峭壁”盆景是用人家遗弃的废物设计而成。

还有，每逢春夏时节，老伴在一只大缸播下两粒从老家携来的丝瓜籽。不久，那藤便蓬蓬勃勃地爬满东墙头的铁栅栏，叶绿花黄，也是小院一道不可忽略的风景线。而当品尝自产自烹的绿色食品时，自然别有一番风味。

至于装点盆景中的三块珊瑚石和一块木化石分别捡自三亚和大连海滩。

因院子太小，花草树木越积越多，实在放不下，只得将铁树、柳杉、棕榈、杜鹃、美人蕉等几只越长越大的盆景移到宿舍后、车棚前靠墙摆放，别成一景。

值得一提的是，我在“苍生园”里曾经饲养过狗、猫、兔、鸟等多种宠物。其中最多的是流浪猫。几只雄猫（包括早年同事送的那只“乌云盖雪”）长大后一有外遇，便都欣然出走，现只剩一只宝贝“白雪公主”，波斯猫种，浑身雪白，毛特长。它的遗传基因很强，先后生下三胎11只小猫都是白的。但不会哺育，只活了两只雄性金银眼，都被我自小送给人家了。

“白雪公主”特会缠人发嗲。它讨食时发出的那离奇而清晰的“嗳唔、嗳唔”（“爱我、爱我”）的叫唤声，总能击中我内心最柔软的地方，煞是生疼。我不得不将它抱起，宝贝则闭紧眼睛，静静地躺在我怀里。平时它穿梭于墙头檐下的花草之中，还常逗我与它捉迷藏，躲猫猫。一见我坐到书房里写作，它总蹲在电脑旁陪伴；而当我在躺椅上小憩时，它便会跳到我身上来酣睡。真是寸步不离啊！我对“白雪公主”自然也宠爱有加，除了老俩口搭挡，为它梳洗，提供精细猫粮之外，每天还要用鱼虾来犒赏它。

为此，老伴常嗔怪我，说是自小对女儿、儿子，还有外孙女、孙女都没有对“白雪公主”这般好。我笑模悠悠，无言以对。心想，今非昔比，随着儿女自立门户，孙辈长大，只剩我们老夫老妻后，在有生之年，除了写作，不能享受那种富丽堂皇、超凡脱俗的人生状态；但可爱的“白雪公主”能给我家平添几分温馨，多加几分生机，不一样也是一种朴素大方、淡定自若的文化情怀吗？

实话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住进中央路上这幢宿舍楼后，沧桑巨变，几乎所有的老邻居、老同事都向豪宅大院乔迁了，唯独我家仍原地不动。究其原因，除没发过什么横财，经济条件有限，无力挪窝，老俩口又年事渐高，害怕爬楼之外，留恋这么一个经营多年的小院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看来，我们老俩口就要在苍生园里安度晚年，打发余生了。

一次半途而废的旅行

文/李颂颂（山东）

小时候生长在农村，条件有限，最初的旅游梦想，朴素得像一件打满了补丁的衣服。

那年，刚读初二的我，计划翻越村后的大山，徒步跋涉，一路向西，直到深入沂蒙山腹地。地理老师曾跟我们讲过，沂蒙山一带多见天然溶洞，喀斯特地貌明显。我对喀斯特这个名字深感兴趣，觉得它充满了浪漫的异国情调，够洋气儿。为了表达对这个名字的喜爱之情，我甚至将我家那条灰不溜秋的土狗赐名为“喀斯特”，并突发奇想地决定带上“喀斯特”去看喀斯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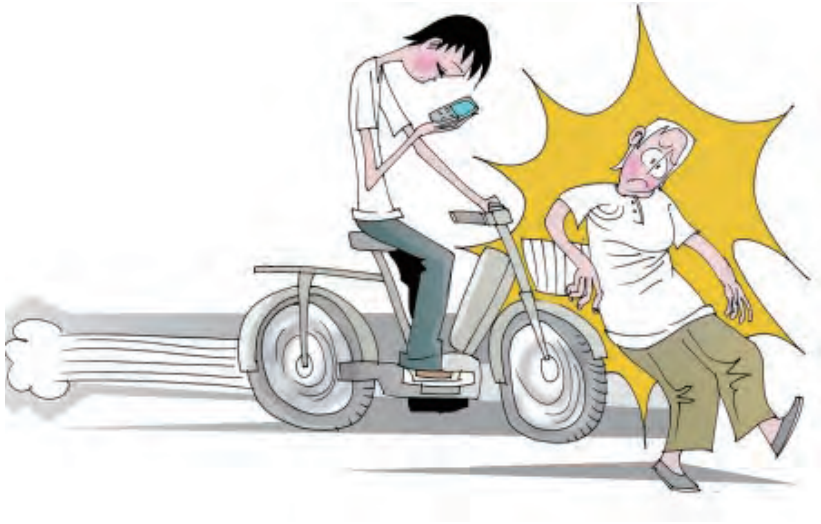
在一个太阳起得老早的早晨，我带上我的“喀斯特”上路了。我穿了一件草绿色的小背心和一条枣红色的短裤头儿。路途遥遥，我需要轻装上阵。我没有跟任何人透露我的计划，包括我的家人。我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疯子，我想等我光荣归来的那天，必定给他们一个巨大的惊喜，抑或是惊吓。

我们沿着最偏僻的小路溜出了村，一路上有幸不曾遇见他人。“喀斯特”显得异常兴奋，四只小蹄撒着欢儿，倏地蹿出老远，又屁颠屁颠地跑回来接应我。此时的我，怀着一种孟郊诗中“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得意，脚底生风地疾步前行，只是不小心被锯齿草划破了小腿，一阵又疼又痒的异样感传遍全身。恰恰在这时，一片茂盛的桃园走进我的视线，挂满桃子的枝桠延伸到篱笆外，伸手可及。我觉得这一定是上天的惠赐，于是我选择“顺天而行”。我摘了一个青色的小桃，轻咬一口，觉得太苦，就毫不犹豫地扔了出去。“喀斯特”却不嫌弃，叼起那个桃子，核儿也不吐，一口咽了下去，生动地演绎了个“囫囵吞桃”。我又从另一棵树上摘了一个顶尖泛红的大桃子，一尝，竟然甜如蜜。我连忙再摘下俩，装进裤头两侧的兜里。“喀斯特”见状，朝我呲牙咧嘴地笑了。我低头瞅一眼自己，发现两个硕大的桃子在兜内圆圆鼓鼓的，像一对长错地方的乳房。接下来，我将背心脱掉，使两条肩带交叉，潦草地打一个结儿，背心就变成了一个“桶”。我开始往“桶”里装桃，足足装了七八个。因担心桃子的重量把“桶”底压破，我没有提着走，而是把整只“桶”抱在怀里。看着我怀里的累累硕果，“喀斯特”很是兴奋，四只小蹄迈得更欢了。

爬到半山腰时，太阳已蹿得很高，并暴躁地吐起了火。我裸露的肩膀和后背传来一阵火辣辣的疼痛，再加上我用肚子顶着一个“桶”上山，如孕妇般，更觉吃力。而此时，我唯一的战友“喀斯特”同志，已经离开我的身边，远远地去追赶一只狡猾的蚂蚱。光天化日之下，我突然倍感孤独。

当气喘如牛地爬上山顶后，我的视野里已经捕捉不到“喀斯特”的身影。我在一颗树冠浓密的松树下坐好，一股脑地把桃子堆在地上，然后开始吃桃。我需要补充体力，这些桃子便是我的午餐。吃完桃子，我把背心重新穿上，附在上面的桃毛扎得我浑身刺挠。我一边再次脱下，一边心想，如果我是“喀斯特”就好了，它浑身是毛，定然不怕这小小的桃毛。这么想的时候，“喀斯特”还没有赶上来。我猛然意识到，“喀斯特”已经背叛了我。

那天黄昏，我拖着沉重的双腿回到家，发现“喀斯特”正安静地在大门口假寐。我走上前，朝它的肚子狠狠踢了一脚。“喀斯特”痛叫一声，像一个浪花般“啪”地翻起身，满脸愧疚地望了我一眼，然后“呱嗒呱嗒”地跑远了。尽



天有不测风云

文/李雅琴（江苏）

呼！嘭——我倒在了地上。眼前灰蒙蒙的摩托车，灰蒙蒙的人，肇事者咀里还说道：“你怎么不看着点？”顿时旁边观看的人反问他：“你怎么不看着！你是反方向驶，这又是公交站台，你就这样速度一点都不减地过来了，你也太冒险了，全是你的责任！”他不做声了。

我脑海里迅速的回放，我刚从公交车上下来，第二步还没迈出去，回头看有没有车，刚要掉过头来，就被对面驶来的摩托车撞倒。当时我就蒙了，那人赶快从地上把我扶起来，扶到公交站台座位上。周围站满了人，我又是怕又是气，心里难受得想吐。周围的好心人给我孩子打电话，有的说赶快报警，我心里就想着赶快离开现场。回去躺一会能舒服些，我摇手说：“不用了。”

这时正是吃晚饭的时间，而且我家就在前面，抬头就能看到。站起来觉得还能走，这时才看清肇事者是个中年人，像是个打工的，再看看他态度也好点了，留了个手机号，我难受得什么也不想说，让他在我面前赶快消失掉。周围的人异口同声地对他说：“你真是遇到好人了。”

他灰突突地走掉了。周围的好心人还是不放心，给我孩子打电话告知，孩子们马上赶到。我还是坚持不上医院，在家养两天就好了。女儿无奈地劝我说：“还是去检查吧，‘女强人’，如果骨头出了问题，这可不是能躲得过去的事。”这时我才从麻木中清醒过来，感觉腿痛，左下腋部位特别痛，孩子们马上搀扶我去医院，检查到右腿大面积青紫色的淤血斑块，马上拍了片子，做了CT，侥幸没有伤到骨头，其它问题有待排查。医生建议留医院观察说：“脾这个部位遇到撞击，有的几天，甚至几十天才显现问题，如有忽略，很危险，要注意。”

我这时才知道害怕，孩子们也很担心。我是七十岁的人了，而且还一点也没有防备，就这么结结实实地被撞了，我平时还算是谨慎小心的人，今天怎么就碰上这档子事呢?

真是“人有朝夕祸福”，这一不小心给自己造成了痛苦，也给孩子们增加了麻烦。孩子们事情也很

多，我不能帮他们，反而给他们增加了负担。儿女们细心地照顾，我心里更不安。孩子们给我端来了饭吃，实际我真没胃口，我还是勉强吃了。免得他们再担心，只好听话了。我觉得自己很没用，当我自卑时，心情悲伤时，我会觉得自己真的是一无是处。这时我很讨厌自己，我是最不愿意把我们老年人看成是弱者。虽然我年龄大了，但我不服输，我喜欢一个人居住。我把自己的生活料理得有板有眼，就是该休息时休息，该锻炼时锻炼，同时学习、工作两不误，过得很充实。可这突如其来的一撞把我的自信撞没了，把我的心态撞老了。因为毕竟年龄大了，年龄大的人就怕跌跤，何况我这还是被摩托车撞跌倒，检查结果没有骨折真是万幸了！但腿又青又肿还特别痛，医生说："伤筋也是麻烦的事，也需要长时间恢复，弄不好还有后遗症。"唉！难道让我这余生就在一瘸一拐中度过吗？我真不敢想，多想回到昨天啊！我昨天在上老年大学的路上，还庆幸自己的日子过的如诗：时而简单，时而精致。不料车祸后却感觉它是一曲破碎的歌：既不靠谱，又不着调。这"呼"的一声把我的生活全打乱了，肇事者你真是冒失啊！

夜里，我躺在床上不能动，因为一翻身就痛，身上伤痛越来越重了。人在生病的时候心情是最脆弱的了，我心里想着他：今天正是你两周年的忌日，幸好上午我到墓地去看过你了。我写了两首诗给你，没有读给你听，默默地给你烧了去。你不会怪我吧？不会的，你是个非常善良的人。你如果知道我被摩托车撞了，会心疼的，那是一定的。想着，想着，我流出了眼泪……如果你在的话会怎么样呢？你身体也不能自理，但是如果你是坐在轮椅上就会慢慢移过来的，那是肯定的。那我的疼痛就会减轻很多，因为是有两个人承担了。你肯定也会像以往生病时对我说的："你一定要好起来，因为只有你好了，我才能好。"现在你不在了，我好不好也不重要了。

早上，我睡在床上不敢动，眼睛漫无目的看着窗外。阳光透过窗纱照进来，今天又是阳光明媚的好天气。时钟指向八点，以往这个时间我去山上跳广场舞了。那是多么愉快的活动啊，连蹦带跳的一身轻松。从上场一直跳到下场，都不休息。朋友们都讲我七十岁的人了，身材还这么好，身体真棒！我当时还不以为然，还嫌自己不够好。可现在我躺在床上，腿疼得都不能动，哪还能跳舞啊？恐怕连山都爬不上去了，可能我从此就一蹶不振，跟广场舞说拜拜了吧。

想到这里我真的很难过，怎么不再用点劲让我一了百了呢，也比这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度日如年好啊。肇事者你太残忍了！我只要这简单的快乐你都给我剥夺了。

我起床了，已经两天了，我实在忍受不了睡在床上等的日子。虽然医生说不能过早地活动，可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听天由命吧。我先试探性地往床下移动，慢慢地站了起来，女儿赶快过来扶着我，我对她说："我自己能行。"我慢慢移动脚步，忍着痛，坚持着往前走。女儿对我说："你不能急，会好的，慢慢锻炼，不要留下后遗症。"我说："不行，我还有很多事，不能耽误太久。"

我要挑战自己，找回从前的我。走着走着，觉得周围生活又立体了。对自己从新建立了信心，悄悄流出了欣慰的泪。孩子说："你每天都把时间排得满满的，你前天如不是急急忙忙赶时间，停下来两边看好再走，就不会吃这样的苦了。"孩子说的也对，人的一生如一篇文章，要适当地注上标点。一味地奔波忙碌，会忽略了标点，忘记了停歇，就像弓太满了弦会断是一个道理。挫折也会给人以启迪，千万不要忽略"安全第一"，尤其是老年人，做什么都要适当加以注意，量力而行。无论你怎样努力留住春天，秋天的落叶还是会飘零下来。

人一生的行程中，总有磕磕绊绊，总会被卷进各种各样的麻烦中。适当地抽身，反思自己也是必要的。当一切都归于平静才有了自省的豁达，只怨自己怎么就没注意呢，下车就往前跨了一步，看来安全和不安全，只是一字之差，一步之遥啊！

人生就是这样，充满了大起大落，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刻发生什么，也不明白命运怎么会这样待你。不管活成什么样子，我也不希望把责任推给别人，一切喜怒哀乐都是自己造成。只有经历了种种变故之后，才会领悟"平安是福"这句话的意义。

本文写于百家湖畔

难忘少年捉鱼时

文/曾叶青（江苏）

我的故乡坐落在江西赣江边一个山清水秀的村子里。赣江两岸有几百条小溪汇入。我们村子就在某条小溪汇入赣江的入口处。山形地貌，河流大川都是大自然的杰作，我们村子附近有个两三千平方米的大河床，河床很开阔，秋冬季河水隐退后，河床上会铺满大大小小的鹅卵石。而我最喜欢的就是夏天了，夏天雨水多，可以捉鱼。其实我这大半生只在年少时捉过一次鱼，所以印象颇深，难以忘怀。

我们老家，每到夏初，阵雨过后，山洪就会倾泻而来，河床的水位顿时就会猛涨，和江水融为一体，分不清彼此。赣江里的野生淡水鱼就会趁势游进河床。每到傍晚时分，村子里好多男女老少就会去捉鱼。我很羡慕那些会捉鱼的，经常央求母亲让我跟大人们去捉鱼。我捉鱼倒不全是为了解馋，而是看着人家逮着一条条活蹦乱跳的鲜物，羡慕得要死。可是母亲担心我一个女孩子，下河捉鱼，安全很成问题，每次都会拒绝我的愿望。终于，那次母亲松口了，答应我可以跟父亲去捉鱼。父亲常年在外上班，等他回家探亲时，我的机会来了。那天正好下了一阵滂沱的雷阵雨，临近黄昏，风停雨住了，父亲拿出两个小竹篓，让我背上跟他走。我的心里甭提多开心了。

到了河床边，村民们纷纷挽起裤管下河了。我赤脚踩在浅水里，学着大人，弯下腰，一双手慢慢伸进水里，头必须要稍微抬起，以防脸部碰到水面，鼻子假如不小心吸进水是很呛人的。我一点经验也没有，在水里慢慢移动，摸了半天，也没有捉到一条。我猜，那些鱼儿鬼精鬼精的，大都藏在大大小小的鹅卵石缝间，只要我的手刚一碰触，它们就溜之大吉了，仿佛在嘲笑我的笨拙，欺负我是女孩子。再看看人家，每个表情都很有趣。有的兴奋地喊：“我捉到一条！”也有极个别的很沮丧：“半天也没有捉到呢！”还有的会突然冒出一句：“有鱼咬我脚了！”一时间河面上充满了欢声笑语。为了几条漏网之鱼，有时大家也很会动脑筋，商量好围成一个包围圈，集体行动，不断缩小包围圈，试图让鱼儿插翅难逃。这个方法还是很奏效的，有几条大鱼就是这样被捕获的。

不知不觉，天色已晚，头上繁星点点，河床上人影绰绰，差不多两个小时下来，河床的每个角落都被摸遍了，大家的鱼篓子也都沉甸甸的。这时，不知谁喊了声：“该回家了，一个一个跟上，别落下，小心脚下，注意安全！”我们三三两两，就着美丽的夜色，走在回家的路上，你一言我一语，分享着各自的捕鱼经验和心得体会。是的，在平凡和贫穷的年代，大家的劳动与收获，无论大小，都充满着简单和容易满足的愉悦。这也许就是劳动的快乐和趣味吧。

二十多年前，国家“七五计划”的水电工程就定在赣江的上游段，也波及到我们村子了。村民们顾全大局，响应国家号召，依依不舍地迁离了原来的村庄。岁月荏苒，光阴似箭。那个村子和那个河床虽然消失了，但生我养我的炊烟不会消失，村民们朴实、温暖、淳厚的民风民俗不会消失，在记忆的长河，永远都会浮现出我至爱的亲人和村庄的影像啊。

本文写于百家湖畔

无处投递的悼念

——岁月尘埃中捡出的记忆片段

文/杨静如（江苏）

小友Z从远方打来电话，她刚刚说出：“田原走了！”我怔住了！心上顿时响起一支古老曲子的叠句：“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我没有回应，只是陡然感觉在什么地方有人唱着这支歌——又一个老友离去了，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涩感觉，却也并不想流泪。只是感觉又一趟生命的列车缓缓进站，我和我的那些已屈指可数的老朋友们一个个站起来，似乎准备迈开步子走下车厢，其中却有一个忽然挤开我们，越过我们，叫着：“让我先走一步！”……

人总是要死的，但我的老朋友们在我的记忆里份量总是很重、很重，绝不是“轻如鸿毛”，一个都不是！没有人甘心情愿地白白浪费一生！

我看过他们的笑容，也听过他们的叹息，那些漫长的苦熬着的日子！那种被人辱骂、无端被泼污水的难堪处境，的确是不堪回首的……我轻轻拂去这些年放在大橱顶上的几只画筒上的灰尘，家里的小屋实在太挤了，到处堆着大大小小的书籍！我的心上似乎掠过一阵阵悲凉，我这个终日无所事事的懒人对待老朋友们总是有一种无法摆脱的负债感觉的——欠信债、欠文债，甚至亏欠那些还不清、也无法还清的沉甸甸的友情债，真的，我太老了！有时确是想给这个那个朋友排忧解难，这是我的年幼时受过十年中小学教育养成的习惯，然而如今真想说出几句鼓励的话却也说不出！

我打开一幅幅字画，丢失的也早就由它被丢失了，我在搜寻着那些剩余的记忆，猛地一抬头望见我的床边窄墙上挂着的那幅戴着花冠穿着花衣的女娃在似笑非笑地望着我，好像听见田原的低沉声音：“杨苡，怎么样？好玩吧？”

总是“好玩吧？好玩吧？”老朋友们喜欢这样嘲弄我，因为我从小读书不用功，特别贪玩，也不在乎考试，只求及格，即使是我自己特别重视、喜欢上的课目，也只求八十来分并不想和人攀比。这些年，凡我认识的“小友”们习惯用“有童趣”这三个字来恭维我，当然也只是找点恭维话说说而已，我听了也觉得挺好玩，无非明知他们不好意思说我“外行”、“浅薄”或“无知”等等。我只是喜欢物色一些小玩意儿“收藏记忆”。当我“显摆”时，我便会兴致勃勃讲这些的“来龙去脉”，讲些陈年趣事比谈八卦新闻有趣得多。

到如今已是垂垂老矣，越来越感到“不说也罢”，像对待田原那样的二三十年的老朋友，确实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十年浩劫”教会我们这种人“噤声”，就是听说了什么，也不想打探，只装作没听见一样。其实在六十年代初，我对这位素未谋面的画家老兄，还是怀有歉意的，1959年我曾在儿童文学作家严文井的热情鼓励下写过三篇东西，有两篇被发表在本省刊物，恰恰碰上了枪口（用当时流行的词句说：必须拿我“开刀”）！两篇短短的、文字拙劣的破稿招来一场又一场的口诛笔伐，从十一月直到第二年六一儿童节，省报的副刊也揪住不放。有天我偶然翻开杂志，发现原来是田原插图！第一个念头是“画得真好！可惜我不认识田原，真该谢谢他！”第二个想法却是“我已经挨批了，可别连累人家！我该向他道歉的！”

原以为这辈子也不会认识田原了。我很知趣，我想反正从此和这边的文艺界“永别”被撵出去了，谁知在“文革”初期，我虽然已被“靠边审查”，头两三年还是有点小自由的。有天在新街口《新华日报》报馆门外的街上，我忽然看到有两个人坐着小凳在摆地摊卖小报。那时江苏省开始打派仗了，革命不能是“温、良、恭、俭、让”，田原也只能选择一派为他们服务，卖他们那派的报纸。我当时虽然没资格，也没胆量加入那派，却是这派的忠实读者，因此就从买份小报开始聊几句，我想我们的身份该是差不多的，谈不上什么“反革命串联”。

后来外面的形势突然“紧

张”，我也被“严管”，当然我也习惯了。后来又忽然“松”了，日子总算好过了一些，有时忘记了我的“身份”，往往忍不住大笑，一下子忘记那一刻正是老百姓应该悲哀的时期。

有一次有趣的经历，那是在1976年“天安门事件”之后。偶然有一个在南大中文系进修的北欧女生经人介绍来到我家，说是要看点有关中国文化的东西。我不善言辞，又无可奈何，只好电话约了田原到他家拜访，看看他的字画和自己制作的小泥人、小玩意儿敷衍一下了事，心里生怕人家说是“四归”。我们一行三人到达广州路田原居住的报馆宿舍，进了屋才发现除了主人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画家客人，这位画家正兴致勃勃地画着钟馗。据田原说是由于在天安门那里演说“逃”到南京避风的等等。一幅画完成，就送给了洋人，我一点不感兴趣，原以为可以听听天安门那边的事，似乎只听到双方一些空洞的奉承话，并没有人提及。人家居然表示要送我画，田原也在张罗。我却对这位名人“毫无兴趣”，没有深交，或根本对作者并不了解多少时，总是宁可避开的。但我由此发现田原这个人似乎老是有点不甘寂寞，凡有索字画者就必然大笔一挥有求必应，都不懂得往往被人利用或当作“敲门砖”或“见面礼”之类，也许是“好好先生”吧，我并没听过他发过半句牢骚！总是小心翼翼，好像是“夹着尾巴作人”的那种不得已。直到后来形势大变，人人欢欣鼓舞，田原也同好几个画家一样兴致勃勃地画起了猫头鹰或螃蟹。我想这个时期他们都是丰产的。送了我两幅猫头鹰，最好的是“夜哨”，洋洋洒洒题了几句：“猫头鹰，益鸟也，善捕鼠，故四害见之颤栗，遂加罪矣。今夏画此，为之翻案。”

有过一次热闹的聚会，听说是田原被上面看中了请他搬到秦虹小区住家，我们这位“饭牛”老友时来运转，又到美国一游，当然人家是喜欢他的那些有趣的作品的，回来后不久就住进了大房子，Z约了我还有我那专业摄影的儿子，还有Z的那个可爱的小男生，一起去他家作客，聚餐，照了一些相片。我想这该是田原一生最开心的时刻。他得意洋洋地展示了这个、那个。美国来的客人住在他家，她是旅美女作家喻丽清。那真是个十分欢快的雅集！似乎国内一切欣欣向荣，我也为这个平时很少联系的老朋友高兴，但不久又听说有关他的什么这个那个的，然后又听说深圳大学聘他，这当然也算是好事，可跟这里的朋友就疏远了。

“君子之交淡如水”，这淡如水的友谊却是绵长的。这之后见过一次，老朋友突然从桌上拿起一张才写好的条幅“半幅宣州纸，聊表故人情”交到我手上时，我心里万般感慨，这时我们都已是垂垂老矣了，约好和Z一同去看他，又送我一个条幅“兴足乱涂抹，聊表故人情”，又加了“杨苡仁兄经年不见……”这一次是从深圳来，小住在下关的一家小酒店里，南京早就不再有他的家了。

以后又匆匆见过一次，是Z陪他来的，匆匆忙忙，当然也没时间聊天，似乎也不想问长问短，只是偶然心上泛起一丝丝歉意，作为老朋友，田原曾不止一次说要我写点只言片语评价他的一本画作和他那些小玩意儿，而我始终不会写一点我根本不会写的吹捧文字。只是小时曾有过的志愿学画而已。而我们的“饭牛”同志却是那么多产，那么兴致勃勃，那么不想被人淡忘……

就是那样渐渐消失了，电话打不通，寄贺年片呢我又无处可寄，后来听说他身体欠佳，又听说串老年痴呆……总之没有消息，似乎这些年不再被人（这里的老朋友和同行们）提起，然后有一天听到“田园走了！”

像扔出一块小小的石子到塞满记忆垃圾的池塘里，泛起一点点泡沫，倏忽水面又恢复平静，我仿佛听见田原把笔一掷：“杨苡，怎么样？好玩吧？”好玩吗？没什么好玩！也就是画了一辈子就这样走了！究竟田原留下多少幅字画呢？没人知道。

又见三狗

文/石　湾（北京）

自在老家翻盖了三间新屋后，我和老伴已是第四次回乡小住。2013年春，因北京奇冷，所以比前几次住久了些。该办的事都办了，该见的人也都见了，临返京前，就只想过几天清静的日子。没想到，竟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这天小弟虽休班在家，但他钓中午吃的鱼去了，大门分明锁着，怎冷不丁有一个陌生老头儿悄没声的从侧门溜了进来。临到我老伴发现，陌生老头没换穿在走廊里摆着的拖鞋，就径直进了客厅。老伴不免有些惊慌，拦问：“你找谁呀？”他笑了笑说：“大阿哥真的在家呀！”一听他称我大阿哥，我便猜到他八成是谁的后人了。忙问：“你是老几啊？”他答：“老三。”我脱口说出了他的名字：“三狗！”

“三狗？”老伴一时想不起他是哪门子亲戚。我即刻提醒她：“还记得‘文革’初期，我们下放时，你把女儿送回老家来，每天都给你送甲鱼和黄鳝的腊狗吗？”老伴说：“哪怎么能不记得？”我说：“他就是腊狗的弟弟三狗。”一听是腊狗的弟弟，老伴兴奋极了，请他在沙发上坐下后，就摘了一支香蕉递过去。三狗接过香蕉，随手摘下头上的帽子，把香蕉包了起来，腼腆地放到身后去了。

摘下帽子的三狗，露出了光亮的秃头，看他的模样，远比我苍老。我问他今年几岁，他答六十七。呀，比我小好多岁哩！我问他怎么知道我回来了？他说早上在镇上碰见了我们村上的冬兰，是冬兰告诉他的。他一听说我快要返京了，就骑上侄儿的电动三轮车，特意赶来看望我。

三狗的家在前舍，离我们石庄有四里地。我上一次见他，是1996年春节。从我1967年在京结婚之后，就没了探亲假，因此，四十多来，我只利用出差之便，回乡过了一次春节。按照乡俗，大年初一清早，晚辈都要去向本家的长辈拜年。那年回乡，我住在村东头大弟家的二楼上，年初一早晨我还未起床，就听楼下有

人嚷了一声：“阿哥，恭喜发财！”那天，招赘在外的二弟也回来陪我过年，睡在一起，他立即翻身跃起，告诉我说：“是三狗，得送盒好香烟给他抽抽！”我也迅速穿衣起床，跟着二弟下楼。三狗叫了我一声“大阿哥”后，就说：“我不坐啦，还要去村上给阿婶拜年呢！”他说的“阿婶”是我母亲，她当时尚健在，住在我小弟家。三狗匆匆走后，我感慨地对大弟和二弟说：“真没想到三狗会来拜年！”大弟说：“阿哥你不知道，每年大年初一早晨，第一个来给阿娘拜年的总是三狗，就好像是我们的亲兄弟！”

三狗姓戴，与我家一点血缘关系也没有，他之所以与我的几个弟弟处得亲如手足，是因为我家兄弟姊妹自小就叫他父亲“发保伯伯”。1950年土地改革前，发保伯伯一直在我家当长工。自当郎中的伯父英年早逝和做私塾先生的祖父去世后，我在苏州药铺当学徒的父亲就不得不回来支撑家业。由于父亲患有哮喘病，家里的二十多亩地，主要是靠受雇于我家的发保伯伯来种。记得我小的时候，吃饭时祖母从不让我姐姐和我上桌，总是把最好的饭菜先让给父亲和发保伯伯吃。在我的印象里，发保就像是我的亲伯。由于家贫，发保伯伯拖到三十来岁才娶了一个江北来的叫化子为妻。说来也奇，这个江北女人竟然一连给他生了七个儿子！老大是腊月里生的，取名腊生，老二也是腊月里生的，取名腊狗，老三不是腊月里生的了，就随腊狗叫了三狗，后生的几个，乳名自然也就顺着叫四、五、六、七狗了。穷苦的农家人，当年以狗为名的孩子很常见，大都是意味着狗皮实，好养活。其实土改后发保伯伯虽分到了地，不再外出当长工了，但并没有“翻身”过上好日子。试想，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个农民要把七个儿子拉扯大，谈何容易！

土改时我已懂事。因我家的土地按人均数计算，多出了十来亩，加上雇有长工，土改工作队和少数村干部联手，就一心想把我家的划为地主。当时奉行的理论是有雇工就肯定有剥削。村上在开评定阶级成分的群众大会前，就派人去前舍找我发保伯伯，要他来当众诉苦，揭发我家对他如何进行剥削。发保伯伯坚决不来，其理由是，他在我家当长工十来年，从没有被克扣过工钱，非但没遭歧视虐待，反而还常受到周济和照顾，有我家吃的，他家的孩子就饿不着。每到过年前，我家请裁缝上门，也总要给他和他的儿子做一身新衣裳……这样一来，地主的帽子就无法戴到我父亲头上，拖了一年，才给我家定了一个“小土地出租”的成分。我当时就弄不明白，我家从没有把土地租出去过，怎就定了个“小土地出租”呢？到了“文革”初期，村上的造反派扬言“小土地出租”就是“小地主”，硬是把要我父亲揪出来，当作“漏划地主”批斗。又像土改时那样，他们跑到前舍去找我发保伯伯，鼓动他来揭发批判我父亲。发保伯伯不仅断然拒绝，还对几个已懂事的儿子说：“你们谁也不许跟着石庄的造反派去瞎闹！”

从土改到“文革”，发保伯伯家和我家一直是像亲人一样来往并互相帮扶的。我妻子送幼小的女儿还老家是1970年。那是副食品供应奇缺、母婴大都营养不良的年代。发保伯伯的二儿子腊狗，擅长捕鱼捉虾。当得知她母女俩回乡的消息，发保伯伯就让他每天给我家送来新捕捉到的甲鱼、黄鳝……以致近些年来，我老伴在赴宴时总是不爱吃人工养殖的甲鱼和黄鳝，并感叹这辈子再也不会有早年在老家天天吃新鲜野生甲鱼和黄鳝那样的口福了！

老伴常发如此感叹，不只是因为如今人工养殖的甲鱼、黄鳝已变了滋味，更主要的是腊狗不在人世已多年了。腊狗死于谁也没料想的突发事件：“文革”期间，他与一位邻居因发生口角而打起架来，为防卫，他顺手操起一把剪刀向对方扎去，见对方当场流血倒地，他想自己闯了大祸，难逃活命，就赶回家把一瓶农药喝了。未料他自尽之后，那被他扎了一剪子的对手只是受了轻伤……而早先兄弟分家的时候，三狗是随腊狗负责赡养其父亲的，因此，在发保伯伯和腊狗相继离世之后，三狗就成了他家与我家联系最密切的兄弟。

三狗坐下之后，就笑着对我老伴解释：“听说你们回家翻盖了新屋，我就来看过一次了。知道有一个西院门，见你小弟家楼门关着，我就从西院门进来了。”

我见他不好意思吃香蕉，我就问他抽烟不？我点头说

抽，我就把茶几抽屉里的一盒中华牌香烟拿给了他。这回他没客气，说：“我带着打火机呢！”只见他随手剥去烟盒上的塑封，抽出一支烟来，点着后就美滋滋地吸了起来。才吸了几口烟，他的话匣子就打开了，问我有几个孩子？我说只有一个女儿。他说生女儿好。其理由女儿懂得疼父母，儿子不行。说近段几个村子里，几乎没有一户人家的儿子成家后还和老子在一起过的。说到生女儿好时，他还神秘兮兮地说：“你不知道吧？九一三事件是假的，林彪根本没有摔死在温都尔汗，他没往苏联逃，是偷偷飞到日本去了。”我问他是哪里听来了瞎话，他却一本正经的反问我：“林豆豆怎么会出卖她老子呢？女儿总是向着老子的嘛！她向周总理报告，说林彪要坐飞机往苏联逃，那是转移目标，好让林彪安全往日本飞……”除此而外，他还和我闲聊到秦始皇、宋江、岳飞等历史人物，而他所讲的，也都是正史、野史上没有记载的奇闻怪事。但为了不扫他的兴，我也就一笑置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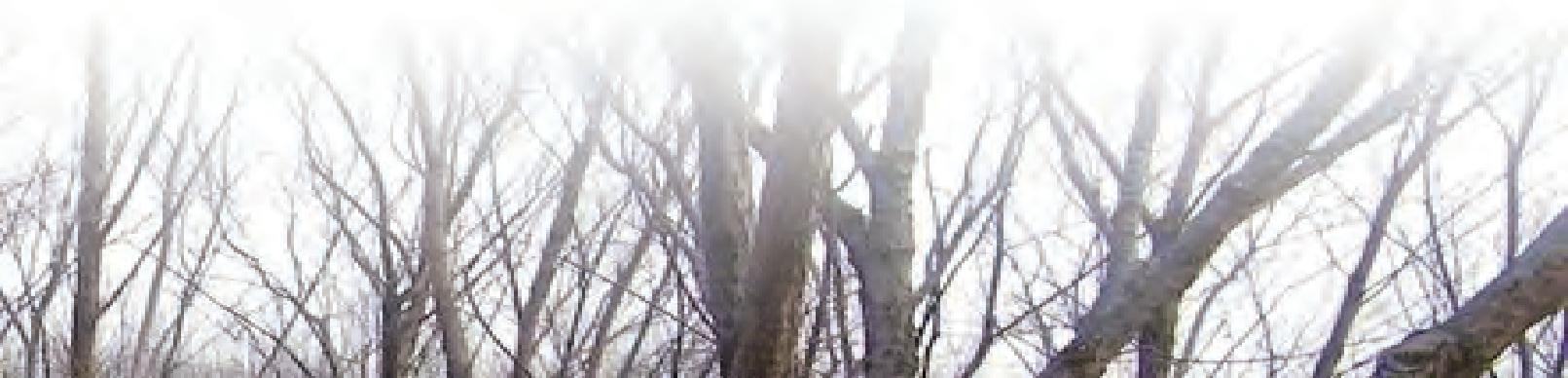
他接连抽了好几支烟，才聊到我最关心的正题上。我问：“你的儿女孝顺吗？”他笑道：“我没讨过老婆，打了一辈子光棍，哪来儿女呀？呵呵，我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啊！”随后，他告诉我，他已住进敬老院了。每天吃十块钱的伙食，还发给一块零花钱。可是他在敬老院呆不惯，现在又回家住了。政府每天发给他的十一块钱。自己感到身上有力气的时候，就出去做几天小工，挣点烟酒钱……

聊了一个多小时，小弟已在前院烧好中饭，恰好头天宰了只鸡，还有大侄女前天送来的野生黄鳝，加上小弟刚钓回来的两条大鲫鱼，再剥了几个松花蛋做下酒菜……三狗笑道：“我又不是什么客人，要这么多好菜招待我做啥？”小弟说：“1970年我阿嫂第一次从北京回来，腊狗每天都送野生甲鱼和黄鳝来。今天我可弄不到野生甲鱼来烧给你们吃了！”三狗说：“嗨，那时候野生黄鳝不值钱，一块钱可买四五斤，可现在野生黄鳝都卖到一百块钱一斤啦！”我老伴说：“那时候，你们在生产队里辛辛苦苦做一个工才毛把钱。你家那么穷，腊狗给我连送了半个多月的甲鱼、黄鳝，该卖多少钱？这么重的情义，我一直记在心里！”……

饭后送走三狗，我问小弟，三狗怎么打了一辈子光棍呢？小弟这才告诉我：“人民公社的时候，发保伯伯穷得嗒嗒底，一个儿子也没能上学，还天天饿肚皮。饿急了，三狗就出去偷东西换粮食吃。有一次被人抓了，扭送到派出所。刑警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问他还偷过什么，要一一交代。他就真的一五一十地全都交代了。说他有次在无锡乡下，半夜偷了信用社的一个保险柜。但怎么也打不开，就凭着一股蛮力气，扛着保险柜走了好几里路，把它扔到太湖里去了。这样一来，他的罪就加大了，判了几年刑。刑满释放时，还没到改革开放年代，他回到家依然吃不饱肚子，又去当了小偷。结果，就来了个‘二进宫’。幸好又刑满释放之后，不只已分田到户，他还可以外出打工挣钱了。可是，一个‘二进宫’的人物，文盲加法盲，哪有人肯嫁给他呀？”

我问小弟：“那他后来还出去偷过东西吗？”小弟答：“我也问过他，他说绝对没有。还说，他当初当小偷，就是因为饿急了，是‘逼上梁山’。他把公安局不掌握的案情都一一交代出来，就是为了多获几年刑，好多让政府白给他几年饭吃。他说，他浑身有的是力气，不怕劳改的活有多重多累，只要每天能吃饱肚子就行。何况牢饭管够，每星期还能开几次荤呢！所以，头次刑满释放后，他就想方设法‘二进宫’，再去白吃‘政府的饭’。他这个人干活从不偷奸耍滑，方圆十里之内，哪个人家有零活干，都找他去做。我们村上，几乎家家盖房时都请他来做过小工，没有一户人家他不熟悉，也没有一户人家不说他皮实肯干。可是去年他得了一场病，差一点没完蛋。政府给他花了好几万块医药费，病愈后就让他住敬老院了。敬老院没住多久，他又说自己还做得动，就搬回家住，图个逍遥自在了。”

我恍然明白，他与我所聊的那些荒诞不经的历史故事，八成是当年劳改犯们解闷的闲扯。曾因生活所迫去吃过八年劳改饭的三狗，终于有了这样一个衣食无忧、乐得逍遥的晚年，我心酸之余，不禁为他感到宽慰！但愿我日后回乡还能与他相聚，再叙我们两家在沧桑巨变中结成的兄弟情谊……



亚明：留得残荷听雨声

文/周和生（江苏）

作为著名画家，亚明先生并不忌讳来客求画，有时甚至倒贴裱费送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曾作自传《把一切献给党》、有“中国保尔”之誉的吴运铎先生，慕名来沙砚居访亚，求其作画留念。亚二话不说，转身入内，取出一幅已裱好的山水立轴，双手持赠。吴走后，在座看客对亚说，现作即可，何以精品相赠？亚答，吴“把一切”都“献给党”了，我送幅好画又有何惜哉！豪爽之情，溢于言表。

亚很讨厌个别来人拐弯抹角，言不由衷，心存求画奢望，却张口虚晃一枪道：“亚老，我看您来了！”亚则将计就计说：“你看吧！看好了吧？请走吧！”弄得来人哭笑不得，进退维谷，只有说出登门实情。这时亚才会开心赞许：“有事说事，这说对了。”

亚本人亦有开口请名家题诗写字之雅举。那是一九六三年春日，华北地区年画版画创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亚应邀出席。一天，邓拓先生到会作报告。邓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兼任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分管思想文化战线工作。会后，邓约请亚到其家中小叙。

在邓宅，邓取出新近集藏到的四件宋画与亚同赏。其中有李营邱《鹤林图》、苏东坡《竹石潇湘图》，而《百子图》与《白鹰图》系无款之作。观毕，邓请亚作山水一幅。亚知邓崇尚传统，下笔便力偏古法，邓颔首赞曰：“好！颇有石涛之风。”

山水画就，亚取出事先备好的宣纸条幅，请邓作书一件。邓甚为豪放，说：“要写就写大幅的。”旋即在画案铺就四尺整纸一张，正欲落笔之际，不料亚却提出要求：“请邓公根据方才赏画之事，题诗一首。”

邓亚二人同属，但邓比亚大一轮。亚见邓提笔时，忽而思及近人皆云邓博学多才，便不顾其年长位尊，心直口快提出欲得之书件内容。邓闻言道：“呀！你给我出难题了。”但见其略一沉吟，旋即书就七绝一首：“营邱雪景鹤林图，竹石潇湘拜老苏。尔我艺徒同欣赏，好凭创作不为奴。”诗后题记：“癸卯之春畅叙于北京即草。亚明同志留念。邓拓。”

时隔三载，风云突变。邓在京蒙冤受害，亚亦被诬陷为“‘三家村’黑店南方分店老板”而横遭批斗，“铁证”即为抄家时抄出的邓拓诗书。诗中“拜老苏”之说，不就是要“同拜苏修”吗？尽管如此，但亚并不后悔当初直言“点菜”之举。在那“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年代，任何人只要沾上邓，无论其书写任何内容，厄运均在所难免；而“点菜”不仅得到了自己想要的诗书，也使文坛增添了一段分量颇重、不可多得的佳话。

“党政军民来来去去；三教九流进进出出。”此为亚老的自撰联句，是对其画室状况的生动写照。在这横披为“高朋满座”的环境中，笔者深知有求画愿望一定要像当年亚公在邓公面前一样，敢于开口抢先说出，否则将失去机会。有次请亚老作画，恰逢电影《创业》观后，笔者便说出片中台词“人无压力轻飘飘，井无压力不喷油”，以增添求画“分量”。不料亚公以“先扫地后绣花”之法作《留得残荷听雨声》后，于款识中笔录此事：“留得残荷听雨声。和生小弟云，人无压力轻飘飘，此幅一压就出。乙丑秋月，写于南京悟园沙砚居，亚明。”画作钤印，除白文“亚明”、朱文“沙砚居”外，还有葫芦与铜钱两款花押印。在悟园时代，凡得意之作，亚老均会加盖此类印鉴。

先生原姓叶，名家炳，号敬植，“亚明”系参加革命后所用笔名。为何起此笔名？据说当时先生年少好胜，心想凡事不争第一，也要居其次席，故曰“亚”；先生又认为，做事先做人，做人要光明磊落，故曰“明”。人如其名，尤其为后起之笔名。从以上事例可看出，亚明先生心胸豁达，乐观自信，性情豪爽开朗、率真脱俗。熟悉自己老师如此洒落秉性的萧平先生，以诗塘为此件题跋曰：“残荷听雨，何等萧瑟，何等洒落！诗洒落，画亦洒落，此即亚明先生之本色也。”

徐悲鸿与马氏父子的笔墨缘

文/万伯翱（北京）

2014年9月26日，是我国著名画家徐悲鸿先生逝世58周年纪念日。记得前年徐悲鸿《春山驴背图》曾亮相北京保利拍卖公司的春拍会上。《春山驴背图》不仅是徐悲鸿唯一一幅手卷作品，通高36.5厘米，长达455厘米，而且是截至目前，我所见到的唯一一幅徐悲鸿的山水水墨画长卷真迹。画面描绘精致，保存完美，并有我国著名考古学家、金石学家，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先生题“春山驴背图”引首，以及著名国画大师齐白石先生、篆刻家寿石工、美学家邓以蛰等名家的数百字题跋。这件珍贵作品曾漂流海外，改革开放后今又以拍卖方式回流国内。

悲鸿先生在题款中说明了此卷的创作背景：“途间忽忆翌日将应半农老友之命，为生平破天荒之工作，遂未能尽兴观山，匆匆而归，今日既画又窘思索，乃两失之殊，可笑也。”画卷引首是马衡篆书“春山驴背图”，长卷展开北京西山之独有风光，见一古装骑驴者和一荷担者正缓缓地步入深山，各种秀美景致随即在观者眼前铺陈开……饱览过这4米半的长卷，人们无不被那出神入画的北京西山美景带入一种欢欣愉悦的境界。而当时中国社会的实况是东北沦陷于日寇之手，华北、北平危急。作者在创作《春山驴背图》时，其心境实在难以作到与金山秀丽风光完美的统一；只得无奈地把日前所观处于危亡之际的祖国大好“春山”景色，通过“驴背”上的古装者，倒转时空数百年，展现给不愿做亡国奴的祖国同胞。

《春山驴背图》的现世，引起了我的诸多回忆。记得我在廖静文夫人所著《徐悲鸿传》中，只看到作者对此画的创作仅一笔带过：“悲鸿在北平还结交了五四时期的著名白话诗人刘半农先生，为他画过《春山驴背图》的画卷。”而传主创作此画的年份（1932年），及其是年的社会活动及创作活动均是空白。再查阅悲鸿先生年谱，1932年也同样无所记。也许愚下一些回忆，可填补悲鸿先生这段历史空缺的遗憾吧。

徐悲鸿赠马彦祥夫妇画作

徐悲鸿素描《马衡肖像》

由于与我有着总角之交的马思猛的关系，我有幸于童年时代就认识了他的爷爷——当年率领故宫人护卫故宫文物避日寇万里大迁徙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先生，结识了他的父亲——著名戏剧家马彦祥先生，并与这个享誉江浙（祖籍鄞县，今宁波）的马氏望族结下了不解之缘。更有幸的是我在马家亲眼观赏到徐悲鸿先生为马衡先生、马彦祥先生父子两代所作书画原迹，除大饱眼福外，今天步入老年反加深意会到徐悲鸿先生与马衡先生、马彦祥先生父子间，书画背后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

我在《故宫博物院老院长马衡家风》一文中，曾回忆道：“那天，令我终生难忘的是，幼小的我刚走进北屋马衡先生的‘凡将斋’里，迎面扑来书墨的清香，一排排装满线装书的书柜展现眼前；接着，映入眼帘的是墙上悬挂的徐悲鸿、董希文两位画家为马衡先生画的肖像，这是我第一次

近距离接触如此多的线装古籍和名家书画。”那是一幅与中国水墨画风格皆然不同的素描肖像画，记得徐悲鸿先生的题款是：壬申春仲写，叔平老友。悲鸿。钤印：悲鸿。该画所钤之印正是马衡先生为其篆刻之印。创作时间与《春山驴背图》、《老柏图》同为“壬申春仲” 即1932年3月（农历二月）。

这幅素描肖像应是我少时常去的马衡先生北京东城小雅宝胡同家中所作。图中的马衡先生侧坐在客厅的白沙发座椅上，右手搭扶于椅扶手，左手中、食指间挟者一颗雪茄，双眼凝视，那神态仿佛在思考着什么。孰不知为避日寇劫掠，当时的马老先生正在忙于故宫古物馆文物装箱，准备国宝南迁的大事。徐悲鸿先生笔下淡定的马衡先生，恐怕万万没有想到，一年后，竟临危受命国民政府，率领故宫同仁开始了历经12年的护国宝的万里大迁徙。在小文《马衡家风》一文中，我还提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马彦祥先生家壁上所见徐悲鸿先生为马彦祥题写的楹联，上联是“谈笑发清秘”，下联为“耕耘获大奇”。题款曰：彦祥世兄雅令，壬申危亡之际。悲鸿。钤印。

这幅楹联当是悲鸿先生为马衡先生画像时，应在场的马彦祥大公子之请即性一挥而就，与前两幅画作所不同的是，作者终于愤笔道出了中华民族正处于“危亡之际” 的忧国之情。纵观徐悲鸿先生于1932年3月间，所创作的三幅风格絪然的作品，一幅附有马衡篆书首引的山水长卷，清凉淡然；一幅素描人物，神情自若；一幅书法楹联，“谈笑”，“耕耘” 行笔神韵如画。画家的造诣，诚如齐白石在《春山驴背图》题跋中说：“今悲鸿君足迹诸国归来，目之所览，胸中有之丛挥缣素，故能万怪千奇，无所不备” 也。楹联款识称马彦祥“世兄”，一语道破了徐悲鸿与马衡、马彦祥父子交往关系。

1918年徐悲鸿与马衡二人同受蔡元培之邀，在北京大学不期而遇，他们对彼此在艺术方面的造诣与成就惺惺相惜。悲鸿先生的代表作“春山驴背图”引首由马衡老先生命名篆书，足见徐悲鸿先生与马衡老先生的深厚友谊。二位先生历经了内忧外患30年的风风雨雨，1949年1月，他们一起选择留在北平，迎接那东方一轮红日——新中国的诞生。在争取北平和平解放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他们的态度也是完全一致；他们在北平围城期间，频繁互访，互通消息，并一起为古都北平的和平解放而极力劝说傅作义将军起义（参阅马衡日记）。

在《故宫博物院老院长马衡家风》一文中，我还提到徐悲鸿先生另一幅《双飞神骏》图，这幅画

徐悲鸿先生为马彦祥题写的楹联

作是徐悲鸿送给其世交好友马彦祥结婚时的祝福，我每每到马家做客抬头眼入此画作。应属悲鸿先生的晚期作品。

建国初年，徐悲鸿热情为新中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写生作画，以及为歌颂新中国成立展现出的新气象创作作品。

“双飞神骏”所描绘的两匹驰骋的骏马极为形象的表现了受赠新人当时的精神面貌。雄骏前驱精壮、臂背精干，四蹄飞踏有力，口鼻喷张，头鬃自然飘逸，尾鬃稍稍扬起，毫无夸张、造作之形。雄骏的力量感、抗争感突出，且展现出稳重、大方、得体之笔墨。从上述各部位显示这匹雄骏正值壮年，好比一位魅

《春山驴背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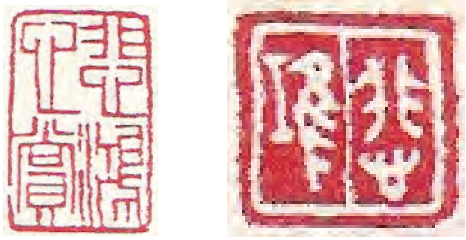
力十足，成熟稳重的中年男性。徐悲鸿先生如此细腻、全面地表现这匹马的雄骏，是缘于其对马彦祥的了解和寄托。马彦祥先生与徐悲鸿的友情绝不仅是缘于其父，二人的友情绝对可以说是在“战斗”中形成的。1928年，徐悲鸿与田汉、欧阳予倩组建南国艺术学院。同年秋，成立南国社，确定“团结与时代共痛痒之有为青年，作艺术上之革命运动”之宗旨。1929年，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不久的青年才俊马彦祥在其恩师洪深的引领下参与其中，从事革命的新文化运动。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爆发，在祖国危难时刻，徐悲鸿、马彦祥在文化界不同领域里发出了共同的抗日心声。马彦祥应邀为南京业余剧人导演话剧《怒吼吧！中国》，遭到南京剧本审查机关的百般刁难，马彦祥坚决拒绝按国民党审查机关的意图导演改编，演出被取消。几乎与此同时，在白色恐怖的打压下，徐悲鸿欲创作的以商汤带兵讨阀夏桀暴君为题材的巨幅油画《徯我后》，也因国民党文宣负责人张道藩的干涉而搁置。不久，徐悲鸿、马彦祥不约而同回到北京，才有机缘诞生了上面所写到的徐悲鸿先生一气呵成“壬申春仲”三幅佳作。

1935年，田汉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徐悲鸿四处奔走极力营救，最终和宗白华一起出面保释田汉出狱。是年11月，刚刚出狱的田汉即与马彦祥等主持成立了中国舞台协会，徐悲鸿亲往祝贺，并观看了由田汉构思、马彦祥编剧洪深“三杰”导演的话剧《械斗》。在又被国民党政府压迫、打击时，他们彼此声援，互相支持。徐悲鸿先生是看着马彦祥成长起来的革命青年，马彦祥先生在中国戏剧创作、改革活动中从来是不畏强权，一马当先，勇往直前的率真禀性，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徐悲鸿先生是先了解马彦祥为人，再为其作“马”，可以说画作中“雄骏”表现的风格即马彦祥先生之风格。再看雌骏，黄褐色的雌骏显得十分年轻，如果我用拟人的手法形容它，那就只能把它比作一位可爱的“年轻姑娘”。它体态轻盈不消瘦，显示身体康健，头鬃厚密、光亮，散发出无限的青春气息，尾鬃稍显夸张的拖曳势态，就好像年轻女性飘逸、柔顺的长发尾端。徐先生善画马，马之作不计其数，且广为流传。

徐悲鸿先生长期致力于美术教育工作。他培养的学生中人才辈出，许多已成为著名艺术家和中国美术界的中坚骨干。他对中国美术队伍的建设和新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1953年9月26日，徐悲鸿先生因脑溢血而英年早逝，享年58岁。按照先生生前的愿望，夫人廖静文女士将他的作品1200余件，他一生节衣缩食收藏的唐、宋、元、明、清及近代著名书画家的作品1200余件，图书、画册、碑帖等1万余件，全部捐献给国家。

此时的马衡先生正逢多事之秋，已年逾古稀。在他遗留的两篇日记中无奈地写道：廿七日（星期日）晴。夜雨至午而晴。旁晚又雷又雨旋晴。徐悲鸿于日前重患中风，昨晨二时逝世，余拟往吊，而不知设灵所在。廿八日（星期一）晴。骤凉。晚，履儿（马彦祥）言悲鸿设灵在美术学院，已于下午安葬。余为之惘然，卅余年老友竟未一吊，荒唐，荒唐！



马衡为徐悲鸿刻印（左：悲鸿心赏，右：悲鸿）

1955年3月26日，马衡先生在北京病逝，终年74岁。1952年将自己收藏的大量甲骨、青铜器、碑帖等文物悉数捐献故宫博物院。他去世后，其家属又遵嘱将家藏书1,600余部金石拓本12,439件，全部捐给故宫博物院。

1988年1月8日，马彦祥先生病逝，临终前将其收藏戏曲古籍数千册卷像先父一样又都捐给北京首都图书馆。

回首徐悲鸿先生与马衡父子忘年交的故事，在感念他们将自己毕生收藏文物系数捐赠国家的无私精神之余，见长孙马思猛家中四壁徒空竟无一件书画和文物留存，真乃当世罕见。却痛惜当今有此不计名利之高风亮节者已不多见矣！

我和白光有份缘

文/吕　恩（北京）

我儿子儿媳去新、马、泰旅游回来，对我说，他们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郊区参观了一个奇怪的坟墓，叫“琴墓”。是一个中国出生的歌星兼明星的墓，她的名子叫白光，问我知不知道这个人？我说：知道她。

白光是在抗战时期上海（上世纪的四十年代）很有名的电影明星兼歌星。她生在北平，白光是她的艺名。原名史永芬。早期在北京演过话剧《日出》中的小东西，和张瑞芳、石挥同台演出。1937年她去日本拜师学美声唱法，和李香兰同拜一个老师。回国后，在上海进入电影界拍电影、唱歌。她每部电影中都有插曲，很快红了起来。尤其是她的歌声，带磁性的女中音，家喻户晓，每人都爱哼上几句。她唱的是流行歌曲，所谓的靡靡之音。

在1945年“抗战”胜利，我从重庆回到上海时，白光已经离开上海，息影了，所以我不认识她。

1947年的下半年，我被北平的“中电”三场邀去北平工作。到了冬季，我在演一部电影，每天早上去燕京大学拍外景，早六点以前要进化妆室上妆。每次我到化妆室，总看到一人女子在里面卸妆。一两天后，我们由点头认识而开始说话（那化妆室里只有我俩），才知道她就是白光。她也在“中电三场”拍戏，拍电影《十三号凶宅》。她拍夜场，早上回家休息。

我们每天在那里见面约一小时。她卸妆后回去，我上妆后出去工作。她很健谈，说话爽直，我们虽是初交，但像老朋友一样，什么都谈。她说：她在上海那会儿，如何拍戏，如何唱歌（那时是敌伪时期的上海），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因她和日本人有染，倒霉了，只好淡出影坛，回到了老家北京。上海的资产被没收了，她成了个“穷光蛋”。

来到北京，她挤进了她父母的一所在西单附近的小四合院内居住。一家老小，还有一个正在上北京大学的妹妹。他们一向靠白光的接济生活，如今没有了生话来源。怎么办？“人不能让尿敝死”，白光说，“想办法弄钱”。这段期间她到天津最热闹地段，“小白楼”的夜总会去唱歌，和美国兵鬼混，混了一年多总算一家人活了过来。后来惩治汉奸她又淡出了。“中电三场”找她来拍戏，她高兴得跳起来，什么条件都不讲就来了。

从她的穿着打扮上看，穿的都是不合时尚的服装，大冷天出门，虽然厂里有车接送，连件大衣都没有，总是裹着一张美国军用毛毯，看上去她的生活确实拮据。我因过去听到对她的各种说法，印象太深，有偏见，把她的“坦率”当成“无耻”。我们只是泛泛之交。

快到年底，我在“三场”的戏结束了，

我要回上海过年了。厂里为我开晚会欢送，请来一些宾客。如谢添，魏鹤龄，林静，宗维赓，徐昌霖，还有京剧演员赵荣生等，也有白光。大家起哄要白光唱歌，点名要她唱在上海时唱的那首《你不要走》。她开始不唱，人们拍手欢迎，她还是不唱，最后她生气了，走到台前说：那些歌，我是为了赚钱唱的流行歌曲，靡靡之音，我怎么可以在这里给我的朋友送行唱？我不能唱这些歌。众人一听都哑巴了，不知如何是好，接着她又说：我现在为我的朋友唱一支歌，说完就拉开嗓子用美声唱法唱了起来，唱的是 一首英文经典名曲一百零一首中的一支叫 《santa lucia》，译成中文是《桑塔·露琪亚》的歌。Santa lucia是一个女子的名字，内容大意是：在黑夜即将来临，群星灿烂，碧波荡漾中，歌者喊着她的名字，盼望她来到他的小船上。

一曲唱罢，四座震惊，我也被她的歌声打动。对她不仅是音乐连对她的为人，都刮目相看。临别时她对我说，我等我的这部片子站住了脚，我也要到上海来的，并要了我上海的地址。

我回到上海很快就去了香港。听说白光真到上海来了，在那里拍了很多电影也唱了很多歌，白光在上海又红起来了。过了不到一年她也来到香港，到处找人捎信给要跟我见面。因她太张扬，每到一处总有那么多人围着，我不喜欢那样，我没有去会她。

我想回解放后的祖国了，有一天早晨，我到九龙弥敦道买点东西，在路上邂逅白光。她一把拉着我手，紧紧不放地说：我到处托人找你，你为什么不理我？我说：“你太忙，太爱热闹，我不想凑热闹”。她说：“今天早上我没有事，我就住在附近，上我那里坐坐，我们好久不见了。”我说：你没有事，我有事。她追问我：什么事？我说：“我要回去了。这里不是久留之地”。她静了下来，低头说：“你可以回去，我不回去，他们那里也不要我，我也过不惯那边的清苦生活。”我问她以后有什么打算？她说：没有打算，我也不是不想成家，也有人要我，可是我吃不了苦，我需要钱养活我。有些有钱的人，他们愿意要我，我嫌他们年龄大，我不喜欢，我喜欢的年轻人又没有钱，所以……没有办法，就这么混下去吧！”我无言答对，最后我们告别时，我只说了一声“你好自为之”，我们默默地分手了。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1950年初，我回到了上海，又去东北，以后在北京定居。“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都从文艺界开始，我自身难保，我与在海外的亲朋好友都不敢联系。 有时只在心里暗暗思念。以后连想都不敢想了。

“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了。我的一位朋友到香港去工作，他是天津人。那年他回来探亲，顺便来看我，给我带来两张白光八十年代初的照片。还说：他和白光在香港认识了，白光知道他认识我，所以托他带回来送给我两张照片。三十多年过去了，真没有想到，白光还会记得我。我问他，白光现在如何？他说她不演戏，也不唱歌了。但是她很忙，在港、台、日本、南洋之间穿梭奔走。我又问白光的个人生活你知道吗？他说不清楚，好像还是一个人。我被以往的运动搞得昏头转响，心有余悸，仍然没有敢和她联系。

又是几十年过去，我从儿子口中才知道白光的最后消息。

白光在1969年到吉隆坡演出，遇到了比她小26岁的知已，颜某人。白光说：缘份来了，千军万马也挡不住，两人在吉隆坡相厮三十年，直到白光离世，时年七十九岁。一年后，颜某人为白光在吉隆坡郊区的富贵山庄墓地建了一座坟墓，还建了一座用黑白大理石相间的“钢琴”，打开电钮就可以听到白光的歌声。所以叫“琴墓”。

白光出生在北京，一生闯荡江湖，最后归宿于马来西亚，长眠于吉隆坡。她的墓地成了吉隆坡的一道风景线，她的歌声“如果没有你”将永远留在吉隆坡的上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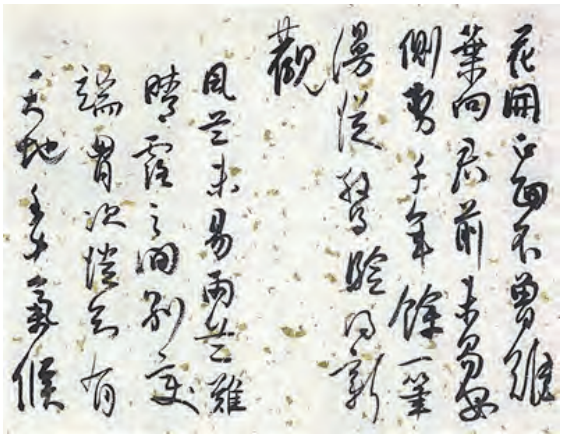
白蕉，虚其心 实其节

文/蔡之未（江苏） 图/白 蕉

钱瘦铁说的旧上海的“十大狂人之一”白蕉（1907—1969），在入土半个世纪后“复活”了。《白蕉兰题杂存》出版后，《白蕉墨迹选粹》相继问世，其书画作品渐为市场追捧。真无巧不成书，白蕉别署就是“复生”、“复翁”。

雄鸡一唱天下白，岁月又把白蕉的名字擦亮。

其实白蕉本姓何，青葱岁月不满家人对他自由恋爱的干涉，一气之下易姓为“白”，因钟情美人蕉，取名白蕉，终其一生；还篆小印“有何不可”。白蕉是清高狷介的才子，调高辞雅的名士。尝自谓：“诗第一，书二画三”未曾言及篆刻。实际上他的刀下功夫亦不凡，笔者收藏他一枚闲章“虚其心，实其节”，印文典出赵孟頫的《修竹赋》，颂竹纯洁、虚怀、守节、崇贞的风骨。



倘用“虚其心，实其节”来概括白蕉的人品、才情，似无不可。他为人耿直，我行我素，在一生的恩爱情仇中自然地展现真实的自我。他早年就读上海海澜英专，结识徐悲鸿成刎颈之交。曾尝试教育救国，在鸿英图书馆编《人文月刊》，因经费难以为继，他奋力奔走办画展，将全部收入捐给图书馆，深受黄炎培的赏识。稍后又结识于右任，1926年与于合作书法长卷。曾任金山各界抗敌会主席，1937年与徐悲鸿办义卖画展为难民募捐，次年又同邓

散木举办“杯水书画展”（取杯水车薪意）为抗战筹款……出版《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警示当局勿重蹈覆辙，受到学界重视。他为人热情慷慨，曾资助身陷困境的蒋兆和兄妹。1953年他在上海美术馆库房发现已霉烂半截的《流民图》，知其价值意义非凡，将画修裱后亲送北京蒋兆和。1965年他应邀赴安徽讲学有点进项，见画院里一位老画师生活窘迫，想助其微薄，可老画师自尊心极强。为顾其面子，白蕉与唐云相商，以购画方式用高于润笔数倍画值，买了他几张画，此举直至那画师去世也不明真相。他敬老尊贤，对前辈艺人进退揖让都彬彬有礼。白蕉“虚其心”的家国情怀聊见一斑。

钱瘦铁说白蕉“狂”，并非空穴来风，有言有行，多系早期所为。

白蕉自谓“诗第一”，云“诗成已在宋人时”，并刻印“睥睨行秋”，意谓直逼唐人。那只是他的自我感觉罢了。论字，确可圈可点。“白蕉是一位大师。尽管他不像吴昌硕那样书、画、印三绝，也不像马公愚辈是篆、隶、楷行、草五体兼长；他的涉猎不算很广，但他却以出众的灵性获得了‘二王’书风的真传。”（陈振濂：《现代中国书法史》）在世崇“碑学”时，他独尚“帖学”，他宗“二王”，曾篆“王右军私淑弟子”“管领清芬五百年”印。据资料，他早年个人书展广告语中即谓“当代‘二王’第一人”。往往在书作上还钤“晋唐以后无此作”印，挥洒魏晋风

流，不可一世。他“好魏晋时期人和事”，追求“晋韵”不遗余力，时生“扪虱而谈”趣事，希望自己能成有魏晋风度的雅士。他最擅画兰，时海上有“白蕉兰、（申）石伽竹、（高）野候梅“三绝”之誉。他画兰“十画九撕”，志在必夺兰之神韵，印必钤“白家兰”，以“懒（兰）王”自诩。他宝爱齐白石、吴湖帆为他作的蕉图，又自作一幅白蕉图，云“此我自写照”，印钤“传诸千秋”。钱君匋是篆刻大家，白蕉求印，对其中两方不满意，致函直指瑕疵，“今求重刻”，放言此举“不但不情，也且未闻”。他亦工印，鲜为外人治。自订《篆刻值例》云：“此例为亲故定，外间仍不应，系诗一首：两年不动笔，此事我尤懒。有价非初心，亲知亮悃款，急切不可得，迫促岂相爱。怨言若相寻，我才不肯卖。”幽默喷饭，狂态可掬。他的个性除了率真就是狂放。对画家们热衷办画展，他一语道破皇帝的新衣：“展会之作，其始求名，其继求金，皆得失芳心。”弄得许多圈里人不悦。

白蕉之狂，何止书画！他曾篆一印“线上人”；“线”者，饥饿线也。四十年代末他生活困顿，常有吊锅之危。每当“妻告金尽”时，他也挺自愧：“后乐拳拳只一端，何曾厨下问三餐。试从明日为生计，不写兰花画钓竿。”兰是他所爱，竹也是所喜：清雅、心虚、有节。

“狂妄”是白蕉之表象，守节才是他的本质。海上大闻人黄金荣六十大寿，名流达士竞相写颂文以祝，连章士钊也概莫能外。黄金荣差人送来大红寿字围边的宣纸求字，面对丰厚的润笔，白蕉白都不白一眼；却信手写首爱情小诗装框自娱。他不事权贵，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风骨，成文坛佳话。建国初，白蕉“赋闲”在家，坐吃山空之时，爱才的柳亚子向华东军管局友人写一推荐长函，热情为其介绍工作。这样一通极为重要的“八行书”却压在箱底，直至他逝世数年后，才被家人在一堆乱信中发现。王遽常评他是“傲骨难为绕指柔”。白蕉夫人金学仪说：“夫君一生两袖清风，耿直、勤奋、俭朴。嗜旧墨，却常在白米黑墨间两难，爱宿纸，曾无偿为人作画，仅仅是为了在宿纸上挥写时的那份舒适痛快。”此谓何，“实其节”也。

白蕉视书画为心灵深处一方净土，他成于斯，亦败于斯。大鸣大放中为弘扬书法艺术，他因言获罪，被降职、降级、降薪，贬为图书管理员。文革期间他被抄家、批斗，戴上“地主分子”帽子，每月只发三十元生活费，取消公费医疗。造反派将写有“牛鬼蛇神”的

字条，贴在他的手杖上不准撕……饱受折磨。1969年含冤去世，终年六十一岁。

晚年白蕉，对家国、对人生、对自己有新的体悟，大彻大悟到晚年作品均不落款章，题赠学生、子女每人一部毛泽东诗词三十七首和蕙兰册页均不例外。那或是他对“德成而上，艺成而下。”“心好名利萦绕，则艺事扫地矣”的脚注。衰年的他对妻子说：“只要国家强大，民族兴旺，我愿做一块承载历史车轮的铺路石。”

善竹者说

文/郭南震（江苏）

金陵帝王府，教人常思兴衰往事随风去；十朝旧都会，桃花依旧风流古今谈笑间。

甲午仲春，吾幸得初焙雪芽，嗅之氤氲沁脾。念此乃钟灵毓秀之物，当邀如师挚友以共品物华。

吾友，长于吾。其形敦厚，貌若不敏，然吾知其实巧也。其少负斧斤与人为匠遍游江南，及长走运输东西南北往来四海。待吾与其往，已安居乐业，与世无争矣。吾知其：好读书，善思考。虽寡言，偶一语，闻者若醍醐灌顶，受益大焉，友实雅人也。

晴日约友至，相聚在敞室。远观新枝扶绿在窗前，近享翠芽芬芳齿颊间。忽倏高低者，不知远近闻鸟鸣；怡然忘我人，陶然其间有主宾。

茶顷，吾曰：每见晨曦之中，携笼行者一、二，驱车者三、五，趋向河岸、或入园丘。笼衣初敞，高悬低挂，宏细雀鸣，闻风而起。人或漫步左右以观，亦或拳剑林间为健。人怡鸟乐，和谐自得。是为故都一景也。

金陵帝都，文脉广运。盛世之下，人安思娱。或谈鼎爵，亦论典册，鲜论竹器。吾视笼多为竹制，君有以教乎？

友曰：文玩大家王世襄《竹刻艺术》曰：“竹之始用，远在上古。操作之具，起居之器，争战之备，每取于竹。六书盛行，削竹为简用，文字乃书于竹。《礼记.玉藻》，士大夫饰竹以为笏，是用竹于典仪，且有文饰之施焉。”当知竹为居用、争战、典礼久矣。

又载，唐有古乐“尺八”，以仕女、树木、花草、禽蝶以饰，彼时传之东瀛，今藏正仓书院，为仅存实物之最也。亦有晋王献之斑竹笔筒“裘钟”，及六朝齐高帝赐明僧绍竹根如意之记载。宋人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载：唐王倚家藏笔管“刻《从军行》一铺，人马毛发，亭台远水，无不精绝。”

此皆可视竹由“用”向“艺”之端绪也。故通论竹艺始于唐宋，盛于明清，乃至今日。拘与时艺，“艺”竹多笔筒、臂搁、扇骨、印章，及杂什摆玩小品。故其虽至精，乃无大件者。

吾曰：民间饲雀者众，其笼可入竹艺否？

友人曰：鸟雀之笼为艺之器，记之又鲜矣。仅元•陶宗仪《南村缀耕录》中记，宋高宗时徽人詹成“雕刻微妙无比，尝见所造鸟笼，四面花板，皆于毛竹上刻宫室、人物、山水、花木、禽鸟、纤悉俱备，其细若缕，且玲珑活动。”余则未见记载。

余曰：披《辞海》，华夏之竹。毛竹、刚竹、慈竹、箬竹、淡竹之类，凡300种。遍长江、华南、西南之域，其材广布也。先民用之悠远也，何竹器存世之鲜乎？

友曰：竹之虽广，然其材易燥裂，常虫蠹、恐火毁，亦或管、用不当，则毁。故竹艺虽善，其存世之难矣。

余曰：然则传世之竹何以得传耶？

友曰：东南多以毛竹入艺。入艺之材亦有所准者。曰时、曰地、曰龄。曰时者：寒雪未压之时，为收浆之竹。曰地者：每于山巅竹海中，取径园肉厚光洁无伤之竹。曰龄者，唯取三年之竹，方堪为艺用。故其选材不易，人言十中选一不为过也。

余曰：官贾贩卒，鼎玉画竹。虽收玩有高低，然乐趣无二也。可为一叙金陵竹笼之况乎？

友曰：笼，乃蓄鸟雀之具。人爱鸟雀，或观形色，或听其鸣。鸟雀其性，或活泼，或娴静，身形大小各异。故笼之制依鸟雀身形、秉性、地域而有高低、方圆之异也。

夫子庙乃金陵花鸟之地。赖其业者众，或犬、鸟相贩，或笼、饲为业，井然有序。其间论“鸟笼”之品，众可三家。其一徒为好也，二者赖以为业。姑以好笼者说之。

金陵高氏好为笼。往数十年前，其精雕花鸟、龙凤笼，已流台湾。今沪、苏沿线，欲得其笼者虽手持金，亦无得处，坊间谓：一笼难求。

余奇：其笼何善哉？

友道：高氏之笼，观之规矩，不离形制。捧观其笼，轻重称手。顺丝匀挺，框架紧固。笼门启处，应手顺心。偶拂笼丝，琤琮如乐。初色如牙玉，摩之趋琥珀，包浆其上遂恍如红玉。藏用兼宜，久而不蠹。虽数十年，并不松溃也。

吾甚奇：其笼何以至此？

友曰：高氏为笼有三则。

一则：入心。高氏少为匠，善工巧。观笼形制，揣其构造，了然于心。亦尝修缮传世之旧物，籍解古法。其为笼者，不赖为生。求乐之余，其工求极，静心尽善，必尽其力。凡其出也，求心无愧，不负人爱。故其笼制，历年有别，技艺精进，遂卓于同侪。自与谋生者径。

二则：佳材。欲为善笼，

当取佳材。高氏求材，跋山涉水，往驱千里以返。遍苏、皖、浙，植竹之地。尝取苏竹，辄苦材不密。其为笼也，难为光洁。又用皖竹，恨其纹杂，竹丝笼架，久则曲也。再寻，浙地之竹，则喜其色如玉，纹顺细密，轻敲铿锵，是为上材也。于是叩竹深山，重金以归。截置于汤，以驱虫蠹。阴置以备，经年方用。则其材也，不曲裂，无虫蠹，刚柔称心，敲之铿然。细察其质，犹上佳之木也。初色如牙玉，久趋玫红、琥珀也。故其材彰高氏之技，其笼赖之以显于世也。

三则：善工。高氏为笼，不计时日，务求其精。每欲工始，思其笼于脑海。凡为笼选必一竹之料：穿空拉丝，径细均等以备。框构之材必分阴阳。构制仿若宫阙，唯以卯榫暗合。斗角之合，不差分毫。如此这般，其笼所成，视若天成。工无可剔，色无二异，藏用者随心也。是所谓善工。

余曰：高氏笼善矣。其笼可得乎?

友曰：其已三年不为，故坊间谓：一笼难求。

余曰： 不解高氏之为笼也，何于人求若鹜之际，休刀放手而不为?

友道：其有所想念。

余问：何为想念?

友啜茶一笑，道：想念者，思也。

高氏性情人也。初为笼在己娱，后为笼博众乐。然于今之世，珍玩朝夕者寡，欲货其笼者众。高氏性耿，卑此之为，故常拒人。尝有沪上客厚币以劝，言尽收高氏之笼于未制。高氏言客道：吾不赖此生。白眼出之。其友无业，或贩鸟、饲为生。上门曰：急，君有以助乎？高氏曰：诺。呼友取笼，仅取笼值三一，以为材资，余皆济友以活家。倘遇客相投，自取笼送人，不收分文。曰：此人好而不为货，珍吾笼者难有相遇，余者不足道也。

高氏为笼浸年。每于手制，必欲出新。初求其刻龙凤比肩古人；再揉宫阙之构于小笼之作；今者留青飞白以追天然之美。尝对人道：吾为笼技，少以雕饰繁缛为能事，于今则求浑然天成之制。选材既已东南，尚虑偏颇之识，亦思川湘之材而为吾笼。故佳笼虽好，非天人合际，吾尽心亦难为其事也。

既善为笼，其念又起，曰：吾笼虽善，固乃圈雀之具也。想雀生于野，于人何辜又？人网之，观其秀；蓄于笼，耽其鸣。人得灵秀之怡然，而雀失天地之生趣。人驯鸟雀玲珑解语，如沐春风，何其乐也？然雀亦生灵，终有其殆，届时人亦如失故交，其心恻然，多日不解。雀之所殆，笼甚害矣。每思至此，虽欲独善其笼，而悯鸟雀之灾将临。故迄今不忍为笼也。

友举茶若思，吾亦默然也。

时见鸣雀于枝头，高下其影，倏然来去；恍然者初阳熙风，荡然左右，似寒若暖。瞬者，吾与友身亦皆轻，飘忽树巅。若鸟雀之轻盈，乘风而上，伴云而行，畅而歌游。细河川、小山丘，视人若蚁躯。俯望楼屋，虽为敞室，然座者若囚也。人无彩翼，不知天地宽广；妄重声色，拘于蝇头小利。徒以私念，坏生灵之趣。其意若享，殊不知己鄙。

当今之世，人心焦虑。寻利似雀，利虽可获，欲笼已自构也。及悟是非，而笼门无启矣。星云法师偈曰：舍得。几人曾悟，舍一笼之雀，而有天下之雀。人以掌股之雀，圈于丝竹为能。倘逢其背不知几千里，翼若垂天之云，击水三千里，扶摇而上九万里之鲲鹏，将以何笼而圈耶？人以丝竹为鸟雀之笼，更以钢铁为己之笼。无乃悲于鸟雀乎?

吾尝阅清人《竹人录》。嘉定金元钰曰：竹刻分金陵、嘉定两派。曰：金陵派“浅率不耐寻味”。此既言出，既有褚德彝《竹人录续》道：“限以练川，微嫌太隘。”世襄先生亦评曰：“实用于地方门户之见，未足视为定论也。”

凡为文艺，各擅其长。书艺千载，人以诸体皆能为赞。竹艺之源，书画其宗。既为枝叶，何争主次？金陵仲谦之为，观竹之色，品其纹理，揣度曲直，而稍事凿磨，观若随意，而气韵天成。人谓：大璞不斫。嘉定三朱，浅深之刻，留青阳文，圆、透之雕，亦殊可叹。以吾之见，金陵之艺得天意，嘉定之为尽人事也。世传之艺，观者亲疏自分。何必“限以练川”，授人“微嫌太隘”之辞耶?

高氏之为笼也，不摒他人，唯求己进。初以花卉龙凤，擅尽其艺；再求留青之材，施卯隼之技；终以不事雕琢，浑然天成为所求。无乃与仲谦之意暗会乎？其虽为笼也，乃思及鸟雀之忧，夫为悲悯者乎？直教人作放马南山之念。笼为竹艺之衍，高氏由笼艺而循天道，当为人所称也。其艺境乃至此耶？《庄子•庚桑楚》曰“以天下为之笼，则雀无所逃”。几人得为之悟也？高氏得此三年之悟，岂惜百笼之出？再为其笼，当仅为识者得矣。

昔以超卓为逸。高氏竹逸也。

余笑对友曰：叙竹来去，古今一览；话笼关窍，如诉己珍；洞高氏之忧，思如己出。何以至此耶?

友笑曰：吾乃金陵高氏名黎是也。

炊烟飘处

文/冯振友（黑龙江）

遥望蓄积的乡愁，抚摸逝去的岁月。从农村拔身而混迹于城市后，我对它们的情感与日俱增。它们的味道、形态以及符号意义，似乎已经成为我血液的律动和心灵深处的温暖。这种律动和温暖，恣肆而持久，体贴而鲜活，像一只手捂在我被世风吹得有些发冷、麻木的胸口。

毫无疑问，它们就是炊烟。

它们，成为我远离故土和人生旅程的慰藉。二十多年前，我从农村来到这个城市，新刚到单位上班的第二天，领导便派我去临近的城市出差。这种出差不是偶尔为之，而是每周往返一次，时间长达四五年之久。两座城市相距仅仅150多公里，但绿皮火车却要行驶5个多小时。

时间长短不是问题，关键是只身一人来到这个城市，并且在出差的城市里，也举目无亲，总有漂浮的感觉挥之不去。每次上下车，看到接站和送站的人们，我的影子是孤独和落寞的。

坐在绿皮火车里，我自己无形的影子，是和我互相安慰的亲兄弟。车厢脏乱差，喧嚣的声音像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河，而我，只是河底静默的石头。

看书累了，便会长久地看着车窗外。天空苍茫，群山逶迤，列车铿锵，窗外大山皱褶里的村庄，以及村庄上空飘荡的炊烟，成了我的凝视和冥想。

山里人家，村子都不是很大，民居也散散落落的。那些炊烟，在无风的日子里，努力向上攀爬着，和天空互为生命和依偎。如果少了其中的一个，那么景致就是单薄的，内涵就是贫乏的。外表宁静，可它们的身子里，有着太多的背景和语言。炊烟下的生活，和我老家是一样的吗？也有家人在外面工作么？

炊烟是乡土上生生不息的植物，根系连着土地，连着亲情，连着记忆。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起故乡逯家沟，想起我的亲人。车窗外的炊烟，带给我一个恒定的场景：薄暮笼罩，炊烟袅袅，几只老牛晃动在逯家沟的土路上，小鸡在悠闲地啄食。厨房里，柴火哔剥，热气蒸腾，香气四溢。我的母亲，一定会在做好饭后，走出门外，向远处遥望我归家的身影。那遥望的姿势，如同不绝如缕的炊烟，急切而执拗。

炊烟在等待，而绿皮火车在继续向着不可预知的未来进发。上班三年后，单位给了几个编制的指标。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是刚刚坐上返程的火车。我暗自思忖，自己是没有希望占个编制了，因为自己既没有背景也没有金钱。

编制问题，让自己思绪难平，索性一瓶接一瓶地喝起啤酒来。大概是火车行到中途，停靠一个小站的时候，我看到小镇炊烟袅袅，竟然不由自主、莫名其妙地下了车。那时候，我就觉得炊烟踏实可靠，能够消除内心的纠结。

后来，我把家人接到了我所在的城市。故乡，好像离我日益遥远。但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随着年纪的增长，乡土情结也越发浓厚。唯一有变化的，是故乡的概念也随之宽泛。也正因为如此，无论我走到哪里，只要是看见飘荡的炊烟，便有一种温暖和乡情在心头弥漫。炊烟是我与土地不可分割的脐带，也是我的胎记。

炊烟飘处是故乡。

嚼

文/石泽丰（安徽）

写下“嚼”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的味觉特别好。仿佛是小时候那些晒干的豆子，经过牙齿咬碎后，其香味又一次慢慢地潜入胃中，让一种原汁原味地生活，在一个人的内心，重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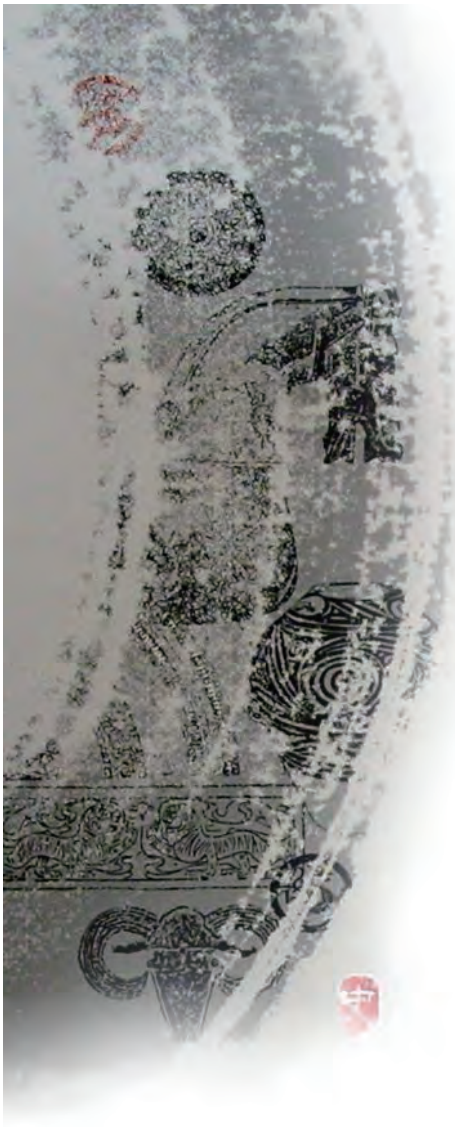
没有什么可以抵挡对味觉的诱惑，尤其是在那些饥饿的年代，对于一些可食之物，你可以不去品尝，但其色香足以使你的胃产生反应，这个时候，牙缝会毫不经意地流出一些口液来。石磨为证。

石磨躺在沟畔，因为电动磨坊的出现，它退出了人们生活的舞台，退到了自然的一角，或被当成垫脚石，或被扔到了搁置废弃品的场所，往昔的岁月由此像被一层布所蒙盖。风吹过，雨淋过，日子叠了一层又一层，但回忆依旧新鲜着。拂开磨盘上的尘土，路子清晰可见。这是石家上屋的哑巴凿出来的。那一年的冬天，大雪屯门，哑巴带着一个凿子和一把铁锤，在村子周边的屋场上来回忙碌着，他把老掉牙的石磨盘，沿着过去的路子重新修凿起来。凿子在他手上，倾斜着接受铁锤的敲击，接受着钢铁与石头较量的考验。最终，石磨输了，露出狰狞的“牙”，把气泄在五谷杂粮上，把无数的颗粒嚼成粉或者浆，吐给岁月看，证明着自己的能耐。

的确，于我，于我们，石磨功不可没，它嚼碎了农村的贫寒，喂养了一个又一个靠米粉维持营养的孩子。磨盘一转，米粉争先恐后地从磨缝里挤出，香气溢满柴门虚掩的茅屋，诱惑着饥饿的孩子。母亲一边朝磨眼里添糙米，一边弓下身子看米粉的粗细。在上世纪中期，石磨就这样打印在母亲那一代人的生活烙印里。记得我幼小的时候，年关将近的那些日子，母亲把年味调和起来，做粑、打豆腐、磨辣椒糊……件件事儿都用上了石磨，石磨一天到晚周而复始地转动，却还悠闲地唱着嘎吱嘎吱的歌，一如那些朴实的农民，满足于自己幸福的劳作。哑巴就是这样的人。

他一边修凿着石磨，一边用嘴吹掉凿出的灰尘，看路子的深浅。虽然先天无语，但他找到了一条凿开生活之光的通道，香的、甜的、辣的在他的味觉里始终存在着。人们每次叫他歇息的时候，他用手比划着，表示自己并不累。这就是生活。

生活是人们过出来的，平淡、自足是一种境界，石磨做到了，我的母亲做到了。她把苦难嚼碎，嚼成涓涓的乳汁，喂养着自己的孩子。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如今，石磨弃在了那里，母亲的乳房变成了两个干瘪的“水袋”，挂在胸前。时间去哪了？在追问那些逝去的岁月时，我们深感飞快的节奏牵连不断地使物质丰盛起来，而在当下的生活里，我们却再也嚼不出那时的味来。



为者常成，行者常至

——读《晏子春秋》

文/徐有富（江苏）

刘永济先生在一首《鹧鸪天》词中说：“难忘身外无穷事，补读平生未见书。”惭愧的是我连许多常见书都未认真读过，退休后找一些常见书来读读，还真有开卷有益的感受。譬如我最近从头到尾翻了一遍《晏子春秋》，觉得这位两千五百年前，身材矮小，其貌不扬的政治家做的事、说的话所达到的境界，今人还难以企及。

最令人感动的是他心里牵挂着挣扎在生活底层的穷老百姓，并敢于在国君面前为他们讲话。譬如齐景公时，有年冬天，雨雪下了三天三夜，而且还没有转晴的迹象。晏婴有事拜见景公，只见景公穿着狐白之裘，大概室内生了火炉，显得暖洋洋的。谈话中，景公说：“怪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晏子老实不客气地反问：“天不寒乎？”接着尖锐地批评道：“婴闻古之贤君，饱而知人之饥，温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劳。今君不知也。”好在景公听取了晏子的意见，令人打开府库，将衣服与粮食等救灾物资发给了饥寒交迫的老百姓。

晏子对国君周围贪婪的亲信与权臣则深恶而痛绝之。有次景公问晏子：“治国何患？”晏子回答道：“患夫社鼠。”所谓社鼠就是藏在土地庙里的老鼠。土地庙是用木料构建的，外面再敷以涂料，老鼠藏在里面，“熏之则恐烧其木，灌之则恐败其涂，此鼠所以不可得杀者。”在晏子看来，国君身边那些作威作福、为非作歹的亲信和权臣就是国家的社鼠。他曾当着景公的面，尖锐地指出：这些人“内则蔽善恶于君上，外则卖权重于百姓，不诛之则乱，诛之则人主所案据腹而有之，此亦国之社鼠也。”

晏子对那些门难进，脸难看，脱离群

众，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者也非常憎恶，把他们比喻成狗。他曾说过一个故事，有位卖酒的，家中的酒质量很好，酒器也非常干净，酒店的招牌做得又大又显眼，但酒就是卖不出去，以至变酸了。老板百思不得其解，只好请邻居帮助分析分析原因，邻居直截了当地说：你家的狗太凶，顾客提着酒器到你家买酒，你家的狗窜出来就咬，躲都来不及，谁还敢去你家买酒呢？这就是你家酒变酸了都卖不出去的原因。晏子接着还发表了一通议论：“夫国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有道术之士欲干万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龁之，此亦国之猛狗也。”看来，晏子讲述酒酸不售故事的真正目的，还是在于批评齐国的官僚主义者。

在晏子看来，要改变社会风气，必须从上面抓起，而且作为一国之君要以身作则。景公前二任国君灵公特别欣赏女扮男装，于是齐国女扮男装成风。灵公见多了，产生了审美疲劳，便严令“女子而男子饰者，裂其衣，断其带。”但还是屡禁不止，以至于一眼望过去，尽是裂衣断带之人，情况显然更糟。灵公无计可施，于是请教晏子，晏子一针见血地指出：“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民不能止。”“君使服之于内而禁之于外，犹悬牛首于门而卖马肉于内也。公何以不使内勿服，则外莫敢为也。”灵公听取了晏子的意见，要求内廷妇女不再穿男子服装，结果只过了一个月，社会上妇女爱穿男装的风气就被刹住了。

晏子用人主要看人品、才干，而非出身。作为齐国的相国，他的车马当然不会太差。有回外出，他的车夫替他赶着马车，只见那位车夫头顶着高大的车篷，挥鞭策动着四匹骏马，显出一派志满意得、趾高气扬的神态。这一切被车夫的妻子从门缝里看到了。车夫刚回到家，妻子就同他闹离婚。车夫莫名其妙，便问她闹离婚的理由。他妻子说：“人家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闻诸侯，我见他外出时还在考虑问题，对人非常谦虚，好像自己低人一等似的。而你身高八尺，只不过是一名车夫，却洋洋自得，连我都感到羞愧，所以要离婚。”此后，那位车夫不仅兢兢业业地努力工作，而且还非常谦虚。晏子发现车夫一改常态，判若两人，很奇怪，便问了个究竟，车夫如实地作了汇报。晏子觉得这位车夫能虚心听取意见，有很大进步，家中还有个贤内助，便推荐他担任了大夫。

晏子是灵公、庄公、景公时期的三朝元老，而且长期担任景公的相国，工资当然很高。由于他为齐国做出了突出贡献，所以景公还要发给他巨额奖金，但是晏子一辞再辞，景公三致之，晏子终再拜而辞，并且还发表了一通议论，大意是：“我家不穷，我的工资已经很高了。这么高的工资，我花不完，都用来资助穷亲戚、穷朋友、穷老百姓了。如果拿着国君丰厚的工资而不施舍给贫穷的老百姓，将财富藏在家里，仁人不为也。”如此通透的个人财富观颇能发人深省，许多人为聚敛生前花不完的财富而贪赃枉法，成了阶下囚，正好从反面证明了晏子关于财富的观点与做法是多么明智。

晏子与普通老百姓住在一起，居住环境欠佳。景公为了奖励晏子，多次要为他修豪宅，但一再遭到了拒绝，于是趁晏子出使晋国的机会，将晏子的老房子推倒重建，晏子的邻居们自然也都成了拆迁户。等到晏子出差回来，豪宅已经建好。晏子没有趁机搬进去，而是专门拜见景公要求恢复他家老房子的原貌，并且还要求恢复他那些穷邻居们的老房子的原貌。他还陈述了自己的理由，大意是我并非特别看重我家的老房子，而是特别看重我家的邻居。我家的邻居虽然都是一些“小人”，也就是普通的穷老百姓，但是非礼“小人”，违背“小人”也就是普通的穷老百姓的利益是不祥的，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教训，我怎么敢违背呢？由于他的坚持，最终还是恢复了他和他的邻居们的老房子的原貌，晏子终于与“小人”，也就是普通的穷老百姓们又住在一起了。如今的政治精英们有谁能达到这么高的思想境界呢？

晏子在世时，齐国还维持着强国的地位；晏子去世后，齐国就逐渐走下坡路了。晏子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在齐国历史上的作用是为当时与后世所公认的。司马迁在《管晏列传》中甚至表示：“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欣慕焉。”这是多么高的评价！《晏子春秋》中有一段话透露了他成功的秘诀：“梁丘据谓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婴闻之，为者常成，行者常至。要非有异于人也，常为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难及也。’”汉人刘向在《晏子春秋》一书的提要中称其“文章可观，义理可法”，我们在上面举了一些例子，或许能略微说明这一点。

一念明白，自在一生

文/沈伯卿（江苏）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人生，是个不断觉悟与成长的过程——从学习领会，到安心立命，到天人合一，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漫长修炼过程。这一过程伴随着自我的认知与觉醒，伴随着对世界的了解与适应。或许，人生在本质上就是这样一个不断探求和认知的过程。

近日，重温《红楼梦》，对雪芹的那句“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感受颇深。从入世的角度看，现代社会一个健康、和谐、完美的人，就应该尽可能使自己变得“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所谓“世事洞明”，就是能够认识世界，认识自己所处的环境，认识社会与人生的本质。明白一个人应该如何生，如何死，如何观，如何达……所谓“人情练达”，就是能够在洞明世事的基础上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处理好与世界的关系。既要善待、保全自己，又能尊重、悦纳外物，使人生进入圆融境界。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人若能兼具这两点，他就近乎是一个“完人”或“圣人”了。

古人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要成为一个通明练达的人，其实是件极不容易的事情。或许孔子的人生经历和总结比较靠谱——人得先“自强”“自立”“自知”“自处”，然后才能达至“自由”境地。因此，人首先得把自己看明白，方能活得清醒自在。

现实生活中，太多太多的人活得很累、很苦、很不幸……究其原因，虽有外在因素的影响，但是更多的原因在于自身的不觉悟、不自知。诸如庸人自扰，作茧自缚，或者忘乎所以，得意忘形……不一而足。此不赘述。

那么，何为明白人呢？明白的活法应该是怎样的呢？

窃以为，一个明白人首先得承认自己的渺小和无知。犹太人有句谚语：“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人类早就习惯了以自己的思维去看待这个世界，所以觉得自己是一切的主宰，但一旦跳出自我的认识，我们所面临的将是一个更为浩瀚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不得不承认自己无论在存在上、在思想上、人性上还是能力上都是极其卑微的。

历史上，真正清醒的人并不多，有些伟人堪为师表。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坦陈：“我所知道的只是我什么都不知道。”苏格拉底之所以成为整个雅典城最智慧的人，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智慧，而其他人明明没有智慧，却自以为很有智慧。科学巨人牛顿，也是一位能够认清自我的明白人。他说：“我不知道在别人看来，我是什么样的人；但在我自己看来，我不过就像是一个在海滨玩耍的小孩，为不时发现比寻常更为光滑的一块卵石或比寻常更为美丽的一片贝壳而沾沾自喜，而对于展现在我面前的浩瀚的真理的海洋，却全然没有发现。”科学成就卓绝如此，却作出此番谦卑的自我判断，此真智慧明白人也！在中国，古有武皇帝则天，死后立无字碑，任由后人评说。近有学者季羡林拒绝“一代宗师”称号。他说：“我是北大教授，东方学者。足够了。”他坦言自己不是作家，作家是个神圣的称呼，自己只是随便写写。我想，季老之所以能有那么高的学术成就并且活得那么高寿，或许跟他的这分天真、明白有关吧！

平凡如你我，自然无需顾虑太多的地位、头衔、名誉、光环之类。但是，要活得自在幸福，也需有一个明白的活法。孟子云：“人之忌，在好为人师。”本意是提醒人们正确处理与他人的关系。后世人，将它演绎为“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个人以为，人之患，在失其所处。通俗点说，就是认不清自己的身份，找不准自己的位置。《红楼梦》中的平儿，算是个绝对的“明白人”。她的“明白”，体现在她了解自己的真实处境和角色，心气平和地把自己放在最恰当的位置。因此，她既得滥情公子哥贾琏的好感，又得与她共室霸主凤姐的信赖，在贾府上下是个众口皆碑的人物。可以说平儿的这份明白通达，是源于她天性的善良真诚，也是源于她后天的心无所执，超越常人的嫉妒、猜忌、妄念、仇怨、贪欲、算计等等。这样一个心地澄明的人，自然就能“不

（下转43页）

车棚狗和仓库狗

文/佟 菲（云南）

小区的单车棚里养了一只中等大小的狗，长得乖巧可爱，性格温顺，很受小区住户的喜欢。有阿姨吃完排骨会专程把骨头送下来给它，有小朋友手持烤肠蹦蹦跳跳的放学回家会分一半肠子给它……总之，除了守单车棚的夫妻俩给它准备的“一日三餐”之外，它还有好多“小灶”可以享受。一天，我想把吃剩下的韭菜馅儿大饺子给它吃，“车棚狗”看到我手里提溜着东西，兴高采烈地跑过来，那样子实在可爱暖心，我连忙把饺子扔给它，它闻了一闻，“失望”地走开了。守单车棚的女人见罢，笑道：“这狗嘴刁，不吃有韭菜味儿的东西，不吃甜的糕点，不吃土豆，不吃没沾过油的馒头和饭。”我听罢在心里嘀咕：“这小狗，比我还挑嘴。”

我所在公司的仓库里也养了一只中等大小的狗，就算它“不爱干净”，把自己的毛弄得黑一块、白一块、黄一块的花里胡哨，也掩盖不了它“天生丽质”的面目，那也委实是一只乖巧可爱的狗。一天，我提溜着一袋干巴巴的剩馒头路过仓库，“仓库狗”小尾巴摇得滴流圆的朝我跑来，眼巴巴地望着我。我就受不了谁对我投以渴望加期待的眼神，我立刻自行“搜身”，但是全身上下除了那带剩馒头之外实在没有别的东西可吃。有了“车棚狗”的经验，我知道小狗是绝对不会吃这剩馒头的，但我不想看到它什么也没要到，低着头离开的沮丧神情。我只有把剩馒头扔给它，向它表明：“不是我不给你吃，是有的东西你不喜欢吃。”没想到的是，它迅速把馒头衔进嘴里，满脸都是“嚼得很香”的幸福。我有点儿懵：原来狗是会吃馒头的啊。

按我那可悲的“阶级思想”分类，“车棚狗”和“仓库狗”都属于出身普通的工薪阶层的“孩子”：一个长在社区，一个长在工厂，没有谁“出身名门”。但是，“车棚狗”有很多人爱它、关心它；仓库狗就没那么幸运了，工人师傅们忙于工作，忙完工作就顾着回家，中午饭一般在食堂吃，吃完后甩着手散着步回来，它除了每天例行的“一日三餐”之外，鲜有其他福利。所以，出身有时不证明什么，有人爱、有人关心才是幸福的源泉。

（上接42页）

畏浮云遮望眼”，能够游刃有余地周旋于狼虎之地，却如履平地了。郑板桥曾作“难得糊涂”之叹，其实活得明白的最高境界就是——糊涂而自在。所谓“大智若愚”是也。这跟道家的“上善若水”的思想一脉相承，“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人生如此，善莫大焉。

我自己曾是个任性不羁的人，活到中年之后，才渐渐明白一些人生事理。懂得时常反躬自省，发现自己的浅薄无知与轻狂鲁莽。弄明白了这一点后，心里也就豁达敞亮了。我不但能够心平气和地解剖、坚持自我，而且也懂得了理解、宽容他人，学会了认识和悦纳这个世界。

我们不可能对这个世界有目无全牛的了解，使自己能够游刃有余地处世，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认清人生不过是“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我们可以慢慢地想明白“我何由？”“我何是？”与“我何往？”的终极问题。即使我们不能想清楚和明白，至少我们也不会活得太糊涂，甚而在社会的“迷津”中错失方向。最要紧的就是看清自我，寻一方角落把自己的心给安顿好。

真正明白的人，认识自我但不刻意地勉强自我、改变自我。道家言：“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不过，我以为自我不是用来战胜和征服的，应该是用来善待和相处的。人要悦纳本来的自我，成就真实的自我，是为和谐的人生。成天想着扼住命运的咽喉，那要忍受多痛苦的心灵煎熬啊？

我非常欣赏道家“不失其所者久”的观点。不失其所，方为生，方为我。

闲作思量，细味平生，自画其像，亦以寄意：

坐井观天鼠寸光，碌碌半生无事忙。
静读诗书心气和，闲养花草意兴长。
且喜高谈作阔论，亦爱逞强试锋芒。
任性快意一寒儒，哪管他人诽与谤！

“以”与“已”

文/范家生（安徽）

很荣幸，被领导安排到党校参加一个为期三天的培训班。之所以说荣幸，是因为领导在动员时的讲话中强调，能到党校参加培训，是领导的关心，也是组织的福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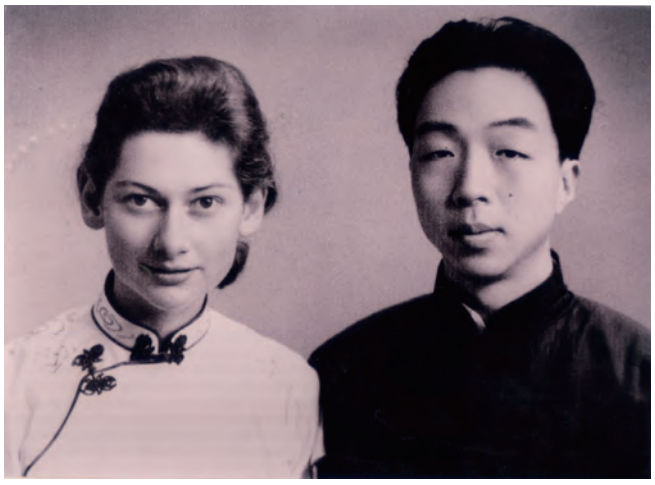
按要求报到后，离吃饭的时间已剩不多，便往食堂餐厅走去，就在楼道口的右手，便是卫生间，顺腿便迈了进去，看到三个小便池很脏，而且方便后既不能自动冲洗，手压开关也不会出水。那四个大便蹲坑，有两个被一张白纸给糊住：便池以坏，请勿使用。伸头一看，“以坏”的两个大便蹲坑里还残留着大便，散发出阵阵的恶臭。

其实，像厕所这样的小事还不止一桩。在一楼大厅报完到时，兄弟单位的一位同志因为没有带现金，漂亮的服务员小姐就是不把房间的钥匙给他，后来在其它人员的劝说下，漂亮的服务员小姐才把钥匙给了那位同志，并一再强调，明天一早必须要把100元的押金缴上。赶到电梯前，发现也贴着一张白纸：电梯以坏。四个大字尤为显眼。

天冷，到房间的第一件事便是插卡取电打开空调。空调开是开了，可十多分钟过去了也没见到有什么动静，刚听到点吭哧吭哧声响，“啪”的一声，屋内一片漆黑。怎么了？停电了！跑到楼下，问漂亮的服务员小姐（整幢楼就一位服务员小姐，而且还呆在一楼的房间里），她说，跳闸了，正在修！于是看到楼道侧面的一个黑暗的小房子里，一个穿着工作制服模样的男青年正在摸索着，漂亮的服务员小姐还算机灵，赶忙把手中的手机打开，于是有了一丝光亮，捣鼓了几分钟，电送上了。还真是，手机之光，亦可燎楼呀！若没有这手机的点点亮光，估计还要多在黑暗中摸索一会。漂亮的服务员小姐告诉我们，我们这幢楼的住宿条件是目前党校里最好的了。听她这么一说，我们立马怨气全消，感情领导还是很照顾我们的，感情党校想得还是蛮周到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只是可怜那些住在条件比我们还差的其它楼的其它培训班的学员了，我真担心：这长长的冬夜，他们到底是怎么捱过的？！

我估计，学校是完全吃财政饭的，所以硬件设施才这么差！我估计，那个漂亮的服务员小姐也是吃财政饭的，所以服务员才那么少！我估计，我们培训班都是免费的，所以才选择党校来学习。为什么我“估计”？因为在我住的小区旁边，就有一家快捷宾馆，一天100元，人多时间长还可以再优惠，热水、空调、电梯、卫生间的条件虽然比不上西郊宾馆，但让你满意应是不成问题的。

作为党校，如果是为了节约资源，提倡爬楼梯，在电梯间旁贴上“节约资源1—6楼电梯不停”，估计更能让人接受。“电梯以坏”，为什么不修？“便池以坏，请勿使用”亦是同理，而且就这一句提示语，同一个字同样错，我估计：是同一个人写。看来，“以”“已”不分的，应该是常有事儿了，不以为奇，不以怪，这才是最大的奇，最大的怪。尽



1941年，杨宪益和戴乃迭在重庆结婚照。

2009年1月19日，杨宪益阅读本刊同仁写他的文章。

《逝者如斯》编后记

文/赵　蘅（北京）

要将一位非凡的百岁老人的传奇一生用影像重现谈何容易。二十世纪沧桑，风云人物涌现，大事件，大动荡，群星灿烂。惟有素有白虎星照命之称的杨宪益承接了祖辈的潇洒基因，不在意留存旧物，即使有时是出于无奈。这给编撰他的画传带来不小的困难。

画传的图片来源有上海图书馆，杨宪益的两个女儿杨苡杨炽的提供，本人陪伴老人晚年随时随地拍摄的，还有我母亲、弟弟、朋友们多年积攒的。

尽管我知道我们所掌握的对于一百年只是凤毛麟角，特别是早期的珍贵痕迹，留学期间的游历，战争中的印记，可以猜想1946年在嘉陵江上起火的那艘木船，一定毁掉了大量的杨宪益和戴乃迭青春幸福的见证！

还如杨宪益在自传里写的：“我发现，要开列一份当时我阅读过许多作品的书目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他指的当时是在他的青少年时期，近日姨妈和我聊起他们兄妹仨小时买书的趣事，身为长兄的杨宪益才十几岁，判断自己和妹妹们哪本书值得买的眼光已很成熟。遗憾的是，在他读过的浩瀚书目里我们只找到一本《三剑客》书影，而且还是另外的版本。

安璐用老人自传原文串起的思路开启了编撰这本厚重的画传的序幕。她给我看之前，搜集了不少相关资料让我惊喜，它们展现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历史画卷已形成本书的雏形。在感叹现代互联网如此便利之后，借此我感谢那些幕后不知名的有心学人。

我赞同用地点变更来捋顺老人一世，共分天津、牛津、重庆，贵阳和成都因多次往返，归于一个章节，然后是重庆·北碚，北碚是国立编译馆的所在地，也是杨戴二人译界生涯正式开始地。往下是南京，在北京居住最久，荣誉和灾难并存，也按地点分了几个标题：百万庄、八宝坑、半步桥·百万庄、友谊宾馆颐园、小金丝胡同、西坝河煤炭总医院，八宝山也是为老人最后送别之地。每一部分我们均选了杨宪益的打油诗句为开章，更具时代特征又和事件契合。每一段引言的摘选起到引导和归纳作用。

杨宪益先生阅读《百家湖》。

遗憾的是杨宪益自传只写到1990年为止，他生前最后十年的文字叙述，只能采用本人的书摘了，即由第一人称转为第三人称。这样既要和上文衔接，又要符合画传本人的实情及风格，我颇费了心思。无论如何，我都要感谢自传译者薛鸿时先生，使这本自传中译本得以首次传承。舅舅曾称赞他译的比他写得好，这次他的译笔又是我们编撰画传的主要参照。

情况尾声里我们特设了北京的香花槐和牛津的樱桃树画面遥相呼应，赋予其象征意义。选用了几张老人孙子辈的幸福照片，彰显生命延续的力量。

难忘初冬那段日子，我们三个老少女辈流水作业的操作，让我的小屋犹如一个小小的编辑部。小友华丽负责录入我挑选书写的自传文字和图片说明，我和安璐边研究边调版。那些天北京召开APEC会议，天空蔚蓝阳光充足，然而我们日以继夜的工作无暇去享受。有几晚，安璐回住地都要赶不上车了，我笑她乘的是法国影片《最后一班地铁》。有一天我们实在忙不过来，需要华丽晚上来一起加班，她只能把小儿带来了。二年级小学生曹尔，坐在沙发上乖乖地捧着书看，不打搅妈妈的工作，直到困得不行。

完稿后我捧书稿去小金丝胡同请表妹审看，按她的意见改了几处。我又专程南下赴宁去找我妈校对，天津时期的老照片，时间地点人物，只有亲历者才能说得清。何况老太太记性超好，她挑出的遗漏瑕疵，我记录了好几页纸。

远隔重洋的范玮丽及时发来希尔达提供的她的胞妹年轻美丽照片，人民日报出版社陈志明倾囊相助，将他编书用的杨宪益其他书籍的资料全支援了我。

傅靖生多年来为老人拍摄了大量超清晰的肖像，以他摄影师敏锐眼力，捕捉下许多难能可贵的神情瞬间。他在上个世纪的一段最敏感时期能够不避嫌常去看望老人，检验了他不会因为生活格局变更失去良知。

杨宪益百年诞辰纪念丛书即将出版之际，我对推荐人百花资深编辑高艳华表示深深的感谢！

编辑的过程，等于重温了那许许多多充满亲情和友爱的感人场面，对杨宪益的敬仰和爱戴之情洋溢在大家的脸上，这份情谊是无价的。

最后我要说：八方援助加上我们自己的执着固然是成书的必要条件，杨宪益的良知伟大和人格魅力，才是我们努力编撰这本老人百岁画传的最大动力！

“纪念杨宪益百年诞辰座谈会”纪要

文、图/陈爱华（江苏）

2月9日，杨宪益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主持纪念座谈会。来自全国各地以及海外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及杨宪益亲属与会。本刊因与杨家渊源，亦在受邀之列。

解放初期，杨宪益是南京市政协负责人之一，其夫人戴乃迭女士是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十年来，本刊陆续作过介绍。杨先生的妹妹杨敏如教授、杨苡先生，外甥女赵蘅均为本刊作者。在纪念杨宪益先生诞辰百年丛书中，我们发现一幅先生阅读《百家湖》的照片，足见本刊与先生、与杨家渊源匪浅。

杨宪益先生（1915～2009）是我国著名翻译家，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个集士大夫、洋博士和革命者于一身的知识分子，他将时间跨度长达两千年的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出版，让中国的文学经典走出国门，展现于英语世界。同时，他也将一些西方经典译介给华语读者。这位富于学识和眼界的文化老人，为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与夫人戴乃迭合作翻译中国古典小说《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唐代传奇选》、《宋明平话小说选》、《聊斋选》、全本《儒林外史》、全本《红楼梦》等。其中，《红楼梦》英译三卷本，译文书名为“A Dream of Red Mansions”，可以说是杨宪益翻译生涯的一座丰碑，这个译本直到现在仍是《红楼梦》最受信赖的英译全本；同时，他还翻译了《鲁迅选集》（四卷本）和《白毛女》、《青春之歌》等现当代文学作品。1982年，杨宪益发起并主持了旨在弥补西方对中国文学了解的空白“熊猫丛书”系列，重新打开了中国文学对外沟通窗口。在这套丛书里，既有《诗经》、《聊斋志异》、《西游记》、《三国演义》、《镜花缘》等中国古典文学经典，也收录了《芙蓉镇》、《沉重的翅膀》以及巴金、沈从文、孙犁、新凤霞、王蒙等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此外，他还将《荷马史诗》、《罗兰之歌》和《萧伯纳戏剧选》等经典外文作品译成中文。

座谈会上，中国作协主席铁凝首先致辞。她说，当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顾杨宪益先生的成就，不得不感叹先行者筚路蓝缕的孤寂和坚定，不得不感叹一个人竟有如此的力量和才华，跨越文化和语言的千山万水，将一个古老民族最为深长微妙的思绪和情感传达到遥远的异域。一个杰出的文学翻译家必是一个博雅的文化学者，必定对他出发和抵达的语言有着深湛、精确的理解力、感受力和运用能力。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座谈会上发言。

《百家湖》杂志在现场颇受大家关注。

杨宪益生前好友和亲属屠岸、叶廷芳、文洁若、谢飞、黄乔生、范玮丽、赵蘅等人先后发言，他们回顾了与杨宪益的交往，尤其是他践行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堪为一代知识分子的典范。杨宪益以一颗赤子之心面对祖国和人民，被称为“翻译了整个中国的人”，为中西方文化交流做出卓越贡献。杨宪益与戴乃迭的爱情如梦幻诗歌般美好，而在学术研究、文学翻译领域，他们又是珠联璧合的伙伴。他们的琴瑟和鸣已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传奇。

纪念杨宪益百年诞辰，是对一代翻译巨匠的生平、成就的回顾和肯定，也是对先生倡导的人文思想的传承和发扬。

春天，两本书、爱及死亡

文/宗崇茂（江苏）

咳嗽、发热、吃药、打吊针。每年此时，春天这个弱女子一路走走停停，总会冷不防撂倒许多人。

大气不敢多喘，因为雾霾太重。无尽的事务，冷漠的人际，生活犹如枯井，只能抬头想入非非，但天空却难得一现。曾在成语中观天的那个人，已不是我们嘲笑的对象，至少人家那时还能看到一方天。

春天的我哑着，而非沉默着。沉默也许是不想说，哑则是想说而说不出。这样自问：也许是自己心意已枯，怨不得其他？不，不是，内心依然被一些渴望充溢着，只是说不出来。这说，也包括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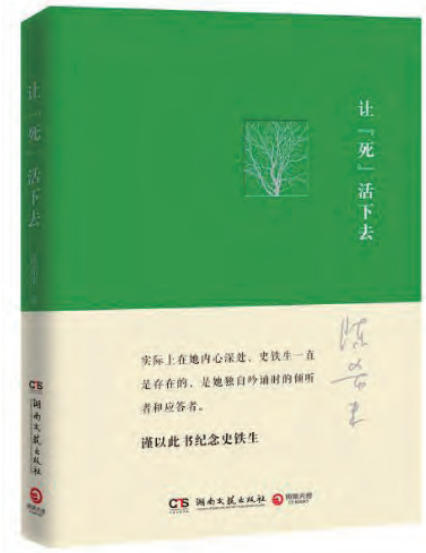
就读。这个春天，我在读两本书，与爱情和死亡有关的两本书。

第一本：《霍乱时期的爱情》。书精彩得让人舍不得一下子读完。因为

年轻，费尔米纳拒绝了阿里萨的爱情。阿里萨为此等待了一生，以一种混凝土般的固执；又为爱自我糟蹋了一生，以一种霍乱般的毁灭。爱使他成为圣徒与魔兽的共同体，成为不折不扣的性漂泊者。在快八十岁时，他终于迎来等待了五十三年七个月零十一天的女主人——费尔米纳。虽然年华已是残垣断壁，但混凝土般的意志依然。当一场姗姗来迟的旅行开始时，超越了年龄与激情的陷阱，矜持和羞涩也依旧在。他们确信，“爱情就是爱情，离死亡越近，爱得就越深。”在旅行结束快要登岸时，他们突然作出决定：继续留在船上，“瞎扯淡般”地来来去去，直到永远……真正的爱，永不靠岸。

另一本：《让“死”活下去》。是陈希米写给离世两周年的爱人史铁生的。当初，看到这书名，心就怦然一紧。在书中，我读到的是生死无分的境界。像是刻意的安排，史铁生选择在自己六十岁生日前几天离开。遵循他的遗愿，朋友们把他的葬礼办成了生日聚会，期盼他真的能够在这一天卷土重来。复活的奇迹并没有出现。残酷的现实是，原本由两个人共同背负的生命，现在变成了独自的支撑。生死茫茫，生死难忘。生者只能带着逝者的“死”继续活下去，让曾经的心跳伴着自己的心跳，让曾经的臂力助着自己的臂力。留在尘世的人，空荡得如一件衣裳，又沉重得像一颗灵魂。留在尘世的人，经历了死一般的煎熬与重生。

生命是一种背负，爱是一种背负。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在背负着另外一



些已逝的生命活着？我想起我的三叔、父亲和另一位更加年轻的好友，是他们的死像一股又一股冷风吹醒了我对“死”的意识。那些日日夜夜，我们彼此相扶却不能跨越深渊；相互紧拽却无法相互挽留。大夜降临，死神的马车把他们一个一个带向未知之所，只把悲伤永远与生者绑定在一起。这几乎算得上是一种自私——让别人来背负他们的“死”，让生命中最爱的人来背负他们的“死”？阳光携带影子，生死互为倒影，这是双重的背负。活着倒像成为不幸？也许，这就是生命间的瓜葛、缠结、承载，世界因此才得以接力与绵延。“这个世界，是那些不幸的人在帮我们撑着。”说不定哪一天，我也会交出自己，像交出一件窃据已久的物品。倘若这世上还会有另外一些生命背负着我的“死”活下去，那将是我的幸运——因为我只不过是换了另一种方式活着而已。

一位老人的离去使我的朋友在春天陷入悲伤。老人是她的祖母，三十多岁时丈夫病逝。丈夫的“死”成为她必须的“生”，成为她活下去的动力，支撑起每一个艰难的日子。她独自一人把年幼的三个儿子一个个拉扯大，成家、立业，并繁衍了自己的子孙。本该安享天伦之乐的老人却一直坚持独居，不愿与任何子孙同住。朋友每次去看望她时，老人总要念叨起孙女想像不出模样的祖父。更多时候，坐在简陋的棚屋中，半明半暗的光线下，老人常常微闭双目，像是在与另一个世界的人进行无声地对话。这么多年来，老人其实每一天都生活在对丈夫的无尽回忆中。老人不止一次地对孙女说：“我过的是你爷爷的寿啊。”在这里，一个人的活着，被视作是另一个人死亡带来的“馈赠”。这一年春天，老人平静离去。在祖母与祖父合葬好以后，朋友突然感到无比欣慰，因为在离别了近六十年后，祖母终于与祖父团聚了。岁月终于把他还给了她，也把她还给了他。尽管当初的美少妇如今已变成九十三岁的老太太。但朋友确信，祖父祖母一定能够一眼认出彼此，因为他们的凝视与交流从未中断，刻骨于心头的还是当初的模样。

地气渐暖，春天日丰，青青的麦苗和金黄的油菜花铺满大地。不时有纸烟袅袅升空。清明节快到了。春天总是弥漫着怀念的烟火味。每到这个时候，家族总要举行盛大的祭祖仪式，族人不辞辛劳从四方赶来。我端看着家族图谱，那一个个逝者的名字，站立于岁月幽深处、更幽深处，一个，两个，四个……裂变般分岔，再分岔，构成一张密密麻麻而又十分有序的地下网络，与地上的生命网络血脉相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从中寻归到那共同的源头……生命就是这样一代一代地背负，一步一步地向前，恰如一条长河，生，死，正是这条长河的两岸。

我想，上天把这样一个有些沉重的以逝者为主人的节日安插于生机勃勃的春天，一定是别有深意的——勿忘生，勿忘死，生死相依，生命才因此生生不息。

百 家 湖 博 物 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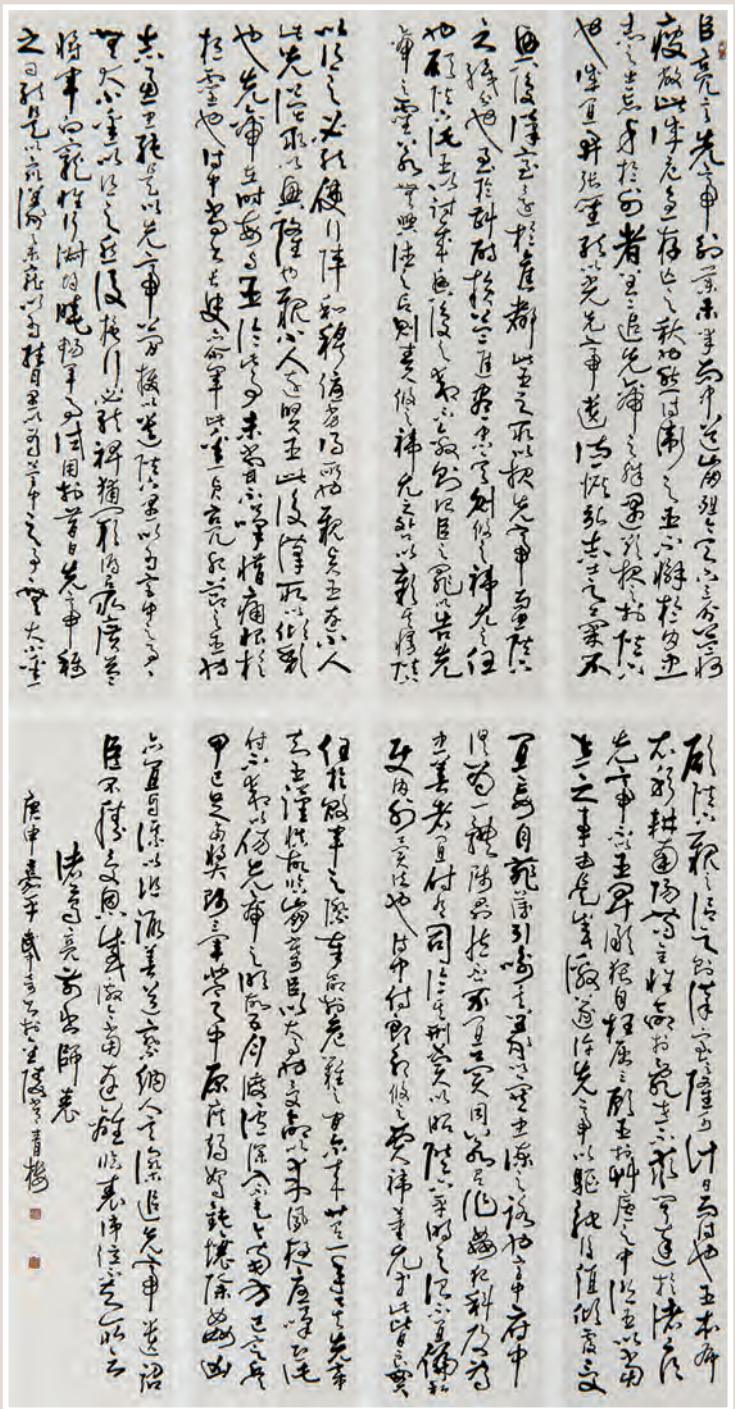
陈大羽·书法

陈大羽（1912—2001），著名大写意花鸟画大师，书法家、篆刻家。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江苏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名誉主任等职务。

陈大羽以大写意花鸟而著称，尤擅画雄鸡，兼及山水、人物，作品气势宏伟，笔力雄健，浑厚酣畅。其书法又长期攻研碑体铭文，并参合了怀素、王铎以及吴、齐等名家书风，在篆体和行草上既见传统，又见性格，书风豪迈沉雄，气势纵横驰骋，结体巧拙相济，笔线遒劲有力，书画金石相得益彰，合为整体精神。

收藏鉴赏

武中奇·草书八屏



武中奇（1907—2006），著名书法家、篆刻家。山东长清人。曾任江苏省画院副院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协江苏分会主席等职务。

武中奇对真、草、隶、篆均有深厚的功力，尤以真、草见长，特别是草书，是以碑融草的大胆尝试者和成功者，开宗立派，独树一帜，世称“武体”，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其真书峻宕雄伟、刚健质朴、紧中见放，草书则动静相依、错落有致、抑抑应节、气势开豁。

速写吴冠中

文/管　常（江苏）

1919年，在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注定是浓笔重墨的一年。当普通百姓还在欢度节日的时候，南北和平会议在上海开幕；巴黎和会上的三巨头还未在分账书上签字，“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了；同年徐悲鸿入巴黎美术学校学习绘画，刘海粟在上海展出裸体人物油画。就是在这样多事之秋的清秋之际，在南方小城宜兴吴冠中出生了。

吴冠中出生在宜兴县闸口乡北渠村。父亲吴燨北在村中的吴氏宗祠设立的小学任教，兼耕十亩薄田维持家庭，母亲则在家养蚕耕织照顾一大堆儿女。

十一岁时，吴冠中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宜兴县立鹅山小学，小小年纪就开始了独自在的艰辛生活，唯一能心里安慰的是三年以后的吴冠中又以全班第一的总成绩结束高小生活。由于家庭的贫寒，吴冠中不得已选择了免费的无锡师范继续自己的学业，但读免费的高中师范之前，需要读三年缴费的初中部，还好吴冠中在读初中时每年都能凭借优异的成绩获得江苏省教育厅的清寒学生奖学金十元，这笔不小的“公费”大大减轻家里的经济压力。

1934年，伪满洲国在东北长春成立，成为日本在中国进一步侵吞中国新的代理人。其他各列强也对中国这个“东亚病夫”虎视眈眈。此时的吴冠中在无锡师范的初中部毕业，但心存志向的吴冠中放弃了免费进入师范部学习，转而投考浙江大学代办省立工业职业学校的电机科，以期工业救国。

1935年夏，已经在工业职业学校就读一年的吴冠中，在全省

吴冠中·新叶池畔（现藏于百家湖博物馆）

大中学生暑假军训中与杭州艺专学生朱德群相识，受其影响，决心弃工从艺，投考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但这样的决定随即遭到父亲的坚决反对，正如鲁迅教育孩子的一样，“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做空头文学家或空头美术家”。一代文学大师尚且如此，更何况中国江南的乡村家庭。但十七岁的青年感情如野马，父亲的好言恶语都无法浇灭其艺术的烈焰。

1936年，吴冠中违父命考取杭州艺专预科。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原本是林风眠奉蔡元培之旨在杭州创办的国立艺术院。实行中西结合的教学理念，素描和油画是主体课程，林风眠、吴大羽、蔡威廉、潘天寿、刘开渠、李超士等都在此授课。

1937年，日军南侵，国土沦陷。是年冬，校长林风眠率领杭州艺专师生撤离杭州。师生们也打破了象牙塔之困，投入到抗敌救国的洪流之中，一路上作宣传画，沿途义卖作品捐献。1938春，捻转至湖南沅陵时，与北来的国立北平艺专合并为

“国立艺术专科学校”。11月，由于战事吃紧，艺术专科开始转向更偏远的云南昆明。同时，吴冠中开始使用“吴荼荼”的笔名，其后简称“荼”。荼，苦菜也。这个字也诠释了画家在追逐丹青艺术道路上不辞劳苦、不停奔波的一生。

1943年，吴冠中在青木关毕业，毕业之后到重庆大学建筑系任助教，业余生活以学习法文为主。同年结识在重庆大学附小任教的朱碧琴。

1946年7月，教育部组织本年度留学生考试，吴冠中以美术类各科总分第一的成绩录取。是年冬，吴冠中与朱碧琴在南京结为秦晋之好，从此两人相扶相伴一生。法国著名摄影家马克•吕布于1983年为吴冠中与夫人朱碧琴在黄山写生拍摄的照片，相信是对两位老人相扶一生形象化语言最好的诠释。

1947年夏，吴冠中和同行的几十名留学生一起搭乘美国游轮“海眼”号，经过多次的转车换船，最终来到艺术之都巴黎。吴冠中作为公费生，只能选择正规学校，即进入巴黎高级美术学校学习，师从学院派画家杜拜学习油画写实技巧。由于杜拜教授侧重学生的写实能力，更多的是具有装饰性风格的形与体，缺乏现代艺术情与美的激情。不久之后，吴冠中又投入苏弗尔皮教授的怀抱。苏弗尔皮教授是四五十年代威震巴黎画坛的重要画家，法兰西学院院士，他的作品风格磅礴而沉重，主题大都是对人性的颂扬。他强调对观察事物的直接感受，并把艺术分为两路，小路艺术娱人，大路艺术憾人。课余时间，巴黎的各大博物馆、展览会以及大大小小的画廊成了吴冠中经常驻足的地方，欣赏与临摹成了其生活中的关键词。除了穿梭于各个博物馆之外，书店或者旧书摊也成了吴冠中生活轨迹中的一个站点，吸收世界美术知识的营养。春种一粒子，秋收万颗粮。1948年，吴冠中的作品分别入选了巴黎春季沙龙展和秋季沙龙展。

1949年，国内政治已经明朗化，国民党被赶到东南一岛暂时苟延残喘，宋美龄赴美的秦庭之哭已徒然无用。

你是麦子，你的位置在麦田里，种到故乡的土里去，别在巴黎人行道上枯萎掉。而立之年的吴冠中也被浓郁的思乡情怀填满。次年，暑假。吴冠中回到了自己的苦瓜家园。

1950年秋，回到故乡不久的吴冠中，经杭州艺专的同学董希文介绍，到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预科班教授素描课，与徐悲鸿同教一窗。

吴冠中在中央美院执鞭两年之后，文艺整风运动开始，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吴冠中作为西方资产阶级印象派“毒素”的携带者，自然成了整风运动中的“放毒者”。被批为“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堡垒”，所作人物画被批为“丑化工农兵”。因不愿按照主流模式画人物，自此改画风景。不久后，这位“瘟神”被调至清华大学建筑系任助教。教授素描、水彩，并经常与梁思成、林徽因讨论画法技巧、色彩等问题。

1956年4月，毛泽东提出“在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花争鸣”的方针。9月，北京艺术师范学院成立。吴冠中经张安治推荐，被邀请担任该院油画教研室主任。是年，到浙江绍兴写生，创作了《鲁迅故乡》油画，并参加了同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览”。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全面否定中国现代文艺，文艺界进入极左路线全面专政时期。“毒素”携带者的吴冠中自然成为红卫兵专政的对象。吴冠中为了不把灾祸殃及家人，把在巴黎时期创作的作品以及收藏的外国画册、书籍全部自毁，好在风景画属无害范畴，被保留下来。接着三个孩子被送到内蒙、山西农村劳动，妻子也远走邯郸农村劳改，最后一位离开家的吴冠中也到河北获鹿县李村接受劳动再教育。在艰苦的农村环境吴冠中并没有放弃绘画的创作，经常会在田间地头看到一位老者背着粪筐去写生，被人戏称为“粪筐画家”。

1978年，年近花甲的吴冠中迎来了回国后的首次个人展。同年，应鲁迅博物馆邀请，到绍兴写生，为鲁迅博物馆创作巨幅油画《鲁迅故乡》。此后，吴冠中的进入中国画的创作高峰期，尤其是他的水墨画构思新颖，章法别致，善于将诗情画意通过点、线、面的交织而表现出来。他喜欢简括对象，以半抽象的形态表现大自然音乐般的律动和相应的心理感受。既富东方传统意趣，又具时代特征，令观者耳目一新。代表作《双燕》、《狮子林》等优秀作品。

2010年6月25日，苦瓜园主走完了苦荼一生，享年91岁。

纵观吴冠中的一生，从50起直到70年代，一直致力于风景油画创作，并进行油画民族化的探索。他力图把欧洲油画描绘自然的直观生动性、油画色彩的丰富细腻性与中国传统艺术精神、审美理想融合到一起。从70年代起，吴冠中渐渐兼事中国画创作。他力图运用中国传统材料工具表现现代精神，并探求中国画的革新。

文/ 张亚夫（江苏）

※ 每每品石，均未发现藏阴沉之欲；反之，始得始终为晴朗之爱。

※ 庄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唯像石一样无声地藏美，而不炫耀其美，人方显示其高尚。

※ 真之艺术光辉是高于九天、藏于九渊的。

※ 胜于身践帝王之位。石融天趣、物趣、人趣为一体，倘佯其间可静观天宇、人生之变纪。奇乐也。

※ 人，藏于宇宙；石，却藏有宇宙——本身此即极富魅力之诗章。

※ 有人认为，静物有内蕴的律动，仿佛在倾诉着自己的情感，领会其内涵需要聪慧与悟性。阅读雨花石灵性之美，诚哉、信哉！

※ 无论从艺术哪一角度着眼，雨花石作为一种美学天书，它所包孕的涵极其丰富。可谓既反射了太阳的真理，又可窥见上苍之大智大睿。

※ 世谓，山水有可行者、可望者、可游者、可居者。石有山川之乐者，使境与身相接，一石在握，既可行可望，又可游可居，良趣多矣。

※ 物贵其真。石之尤物者除质真、形真、彩真、纹真、尚有丽真、洁真，润真、情真、景真、意真、神真、雅真、妙真，故存夺魂之美。

※ 黑格尔观点：艺术美是由心灵产生和再生的美，故高于自然美。

石，绵邈其音，似聆空山之瑟

文/郑逸梅（上海）

天之与人，差距之远且大，是难以衡量测度的。天，名之为造物，造物的奥秘，也非人所得而窥探。李白有云：“大块假我以文章”，这文章，指玄衍无穷的景与物，人见而咏之为诗篇，绘之为缣幅，而高工艺匠，历岁逾年，雕之琢之。凡此种种，虽至精极审，奈多少留有斧凿痕，矫揉气，以比造物之所成，纯如浑如，自然可喜，有着很显著的分界。俗谚所谓“巧夺天工”，这是人的自我解嘲，不足凭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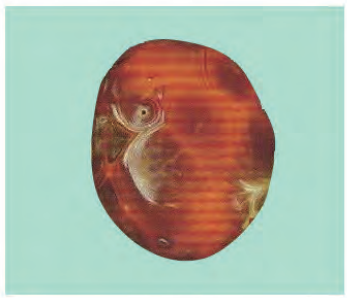
庚年岁首，张君亚夫，贲临蓬荜，携其所藏雨花石图片及部分实物以见示，瑰玮诡奇，出于意表。即此一端，益叹天工之巧，非人之功能所得而占夺。朋侪以藏雨花石驰誉者，有许问石与张轮远，我曾撰《南北两大藏石家》一文，刊载香港之《大成》杂志，一自目睹亚夫之所藏，未免令人有昔登东山而小鲁，今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了。

亚夫所示，蕴蓄万有，以色泽而言，举凡殷红、缥白、沉碧轻黄、浅黛堆蓝、寒翠绀紫，无不错采缤纷、昭物炫转，而幽鸟相逐，奇花初胎，可于石中见之，素月分辉、明河共影，亦呈现于石纹间。他如小桥流水，曲径斜塘，海若汪洋、嵩岱崇峻，以及人之为形，物之为状，一一缩诸方寸，耐人玩索。甚至晨昏之霁晦，气候之变更，对之仿佛有所感觉，炎暑之顷，倏尔习习生凉，严冬之际，突然煦煦自暖。总之，在在由心，处处与象。石是无魂魄的，却饶魂魄，石是无情趣的，却饶情趣。石是无声息的，而绵邈其音，似聆空山之瑟。无怪亚夫之珍奇石，认为颗颗都是仙露明珠，楚珩晋璧。适我女孙郑有慧侍立在侧，彼从事丹青，嗫嚅而言曰：“此天然画谱，足供渲染临摹。”这是另一角度的欣赏，亚夫听了，为作会心的微笑。

亚夫不日飞渡重洋，在美国举行石展，以扩西方人士之眼界，并藉此以见我莘之钟灵毓秀，不愧文化之邦。展毕，拟付诸印行，成一巨册。嘱识数语，我也是爱石成癖的，当然，乐为涉笔了。

庚午春，九六叟郑逸梅序于纸帐铜瓶室

（注：此篇，系已仙逝的郑逸梅先生于一九九〇年为“恋石人”张亚夫所写。）



芳邻

文/曹寇（江苏）

在广州，我和朋友Z合租。后来我们搬到另一栋楼里继续合租。“乔迁新居”之日，另一个朋友F还送了一盆植物给我们，至今未死。

不过，在“新房”里，只住了一晚，我就回南京探亲去了。在南京期间，Z告诉我，我们“新房”对面住着一个漂亮的年轻女人。因为他们的房子在格局上与我们属于对偶关系，加之天一直热，两边都开着窗，所以站在我们的客厅里可以看见她在自家客厅里的行动。之前Z、F和我，三人每到夜晚，无不在外面游荡，及半夜我们才不得不返回各自的住处。现在好了，他俩晚上早早吃饭，然后一起坐在我们客厅的电视前，借此偶尔站起，向窗口瞥上一眼。她在，心情愉悦；她还没回，则继续看电视，耐心等待。简言之，我们终于有了一位芳邻，她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生活内容，还重塑了我们的生活习惯以及作息制度。

我认为这是Z和F伙同杜撰的一个画面，其目的在于诱惑我速速返回广州，所以未予理会。及至我回了广州才发现他们所言属实。并迅速按照他俩已实施多日的作息制度生活了起来。

很美，我是说我们的芳邻，不仅外貌还有穿戴和气质（电梯曾有偶遇）。很辛苦，常常半夜12点方归。很安静，从来不和与她同居的男人吵闹、发脾气，即便是当她疲惫地打开家门时那个男的连看都不看她一眼，即便是她在他的身边坐了两个小时也没有一句交谈……

是的，那个男人究竟是谁？难道不是她的男友而是兄长？不可能，她曾经坐在他的腿上。他们已婚，是婚姻使彼此情感热度趋于常温以至更冷？那么，我们其中之一是不是要趁虚而入？……也许这些问题本身才是我们对她保持热情的真正原因吧。

可是，广州入秋以来最凉爽的这一天，十个月来我唯一一次在广州看到蓝天白云的这一天，2008年11月9日，星期日，中午，我发现她和另外一个陌生男人在搬东西。因为之前和她没有过交谈，害羞使我只能将此情况赶紧电告Z和F。分手了？第三者先我们出现了？……我们猜测。

晚上，F和我再次在门口看到她，她将最后一些东西放在脚边，正在锁门。F忍不住问她是不是要搬离了？她说是，并且告知，搬走的仅是她，他还住这儿。然后她下楼，我们进屋坐下。我们岂能坐住，我们预感到她可能从此不仅在我们的窗口消失，也将在我们的视线中永远不复存在。F冲下了楼，可惜，茫茫黑夜，人影重重，她没了。

F当即回了自己住处，Z回来对我痛加指责：“都这时候了，你还不要个电话？”我徒有愧疚，我想到我们的生活作息制度势必要再次发生变化，而那盆F送来的植物仍然没有死。死了吧，我在心里对它如此说。

获 奖

文/田　野（河南）

丹江流域住着三位神仙，他们分别是河神、山神和土地神。河神管理丹江水域，山神管理丹江两岸的山区，土地神则管理淅川、板桥川、顺阳川等“三川”平原。三位老神仙不仅是同事，而且是好朋友。不过，他们也有一些矛盾，这些矛盾主要来源于玉皇大帝的奖励。

原来，玉皇大帝为了体察民情，推进工作，每50年都要召开一次表彰大会，对工作表现好的，不仅颁发荣誉证书，而且还奖励一匹天马50年的使用权。在丹江大坝没有建设前，丹江流域的“三川”平原土地肥沃，抓一把泥土，能够捏出油来。土地神工作积极，管理有方，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很高，种的麦子能长出双穗来。家家有钱，户户有粮。每年的总结会，土地神总是能够获奖。而山神因为山区土地贫瘠，累死也捻不出两根“铁钉”，更不用说得奖了。最糟糕的是河神。丹江河道堵塞，水陆交通萎缩，鱼鳖虾蟹减少，工作搞得一塌糊涂。玉皇大帝不仅在大会上点名批评，还让太白金星给河神诫勉谈话。因此，每次的表彰会过后，山神与河神看到土地神骑着天马从自己面前趾高气扬地走过，心里别提有多难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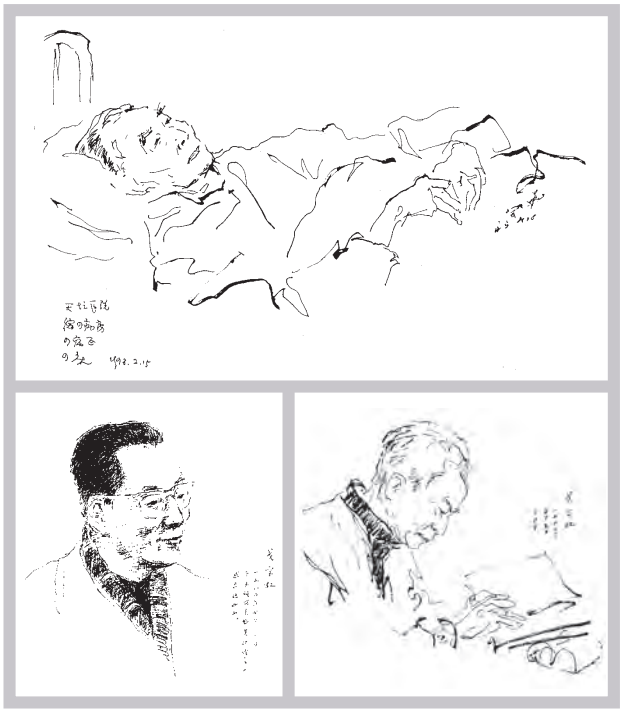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土地神获奖很快成为了历史。原来，丹江口建设了大坝，淅川、板桥川、顺阳川肥沃的土地都变成了水域，老百姓也被迁移到了外地。剩下的不是石渣地，就是消落地，根本就产不出多少粮食，而且还十年九不收。这一年，土地神第一次没有获奖，而天马的使用权因为到期，也被迫交给了弼马温。不过，就在土地神没有获奖这一年，河神却意外地得到了嘉奖。原来，丹江口大坝建成后，丹江水域面积大增，鱼鳖虾蟹数量增多。不仅如此，广阔的丹江水域还引来了大批的游客。河面上，游船如梭，热闹非凡。山神因为贫穷面貌依旧，依然没有得到表扬，也没有受到批评。

三位神仙在从天庭回来的路上，河神高兴地眉开眼笑，土地神难过得眼泪汪汪，而山神抚摸着天马的头，长叹一声说：“哎，我何时也能获一次奖，哪怕是一个鼓励奖也行呀”。河神一听，嘲讽说：“你也想获奖？河里石头哪里能够滚到山上？你要想得奖，那就等到海枯石烂那一天吧”！

让河神没有想到的是：海枯石烂那一天虽然没有到来，但是，山神却真的获得了奖励。原来，人间实施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水要调往北京。因此，丹江大坝加高，丹江水域面积增大。不过，在丹江水位还没有增高前，人间实施了一项移土培肥工程。他们把河底肥沃的泥土挖出来，运到山上。原来光秃秃的大山变成了层层梯田，种上了软籽石榴、柑橘、薄壳核桃，成了一座座的花果山。这件事就连玉皇大帝也没有想到，禁不住慨叹不已。

这一次，在从天庭回来的路上，三位老神仙终于第一次没有吵架。因为，山神第一次得奖，河神依然得奖，而土地神呢？因为土地面积缩小，玉皇大帝把土地神原来的职权全部划拨给了山神，改封土地神为渠神。渠神是天庭新设置的一个职务，职责是管理自渠首到北京、天津的调水干渠。由于路途遥远，战线太长，玉皇大帝特意赐给渠神一匹天马，作为工作用“车”。

三位老神仙骑着天马，回到了丹江流域。河神与土地原本想摆一桌酒宴，给土地神践行。可是，玉皇大帝学习人间管理，也实行了廉洁从政，还让太白金星担任了纪委书记。于是，三位老神仙便在渠首话别。在离开的时候，土地神拉着两位老朋友的手说：“我不会给丹江丢脸的，下次开表彰会，咱们三位力争都拿大奖”！尽



文化与友谊的使者

文、图/高　莽（北京）

2013年是戈宝权先生诞辰100周年。北京、上海等地都为他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

戈宝权在文学翻译界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名字。在中国与外国文化交流的历史上，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人物。

历史的洪流翻卷，风云突变，有些人物随时光消逝，而坚信人民之间文化交流永存，友谊永在的人，会永远留存在天地之间。

戈宝权和众多先进知识分子一样。在时代的潮流中，受过宠，挨过批，当过领导，也一度下放劳动改造，当过“五七战士”。岁月没能改变他的初衷，风雨只锤炼了他的意志。他坚持自己选定的路，不曾动摇，不曾转向。在十年“文革”期间，他没有说过违心的话、没有办过违心的事。很多人在那恐怖的岁月里销毁了怕被作为“通修”的材料、书信、赠品。但戈宝权相信真理会最后胜利。他一件东西都没有毁，待历史去鉴定。如今，这些实物都成为最珍贵的档案文件。

他是一个值得敬佩尊重的人。

初识先生

我今生认识了戈宝权先生，在他领导下工作，接受他的事务指导和思想熏陶，是极大的幸运。

是俄国文学使我认识了戈宝权先生。1949年，戈宝权先生从北京路经哈尔滨，准备前往苏联接管国民党时期中国驻苏联大使馆。

他在哈尔滨停留期间，从报上看到有些人撰写有关苏联文学艺术的文章和翻译的苏联诗歌作品，便与有关单位联系，要求和这些作者见见面谈一谈。

我接到出席这次座谈会的通知。座谈会的地址是哈尔滨市中苏友好协会会议室。而我正是那里的工作人员。当时我是个刚刚从日寇奴化教育下解放出来的二十三岁的青年。那时的青年和今天的青年无法相比，在知识面上，在语言文字上，都受过敌伪的毒害。

能和革命前辈们会晤，是梦寐以求而不得的事。岂能放过这个良好的机会？！

我早早来到了指定的地点。没有想到戈宝权先生已在会场了。我悄悄地坐在墙角处，观察戈宝权先生的动作。他有时坐下来写字，有时站起来踱步，在思索。渐渐地他有些着急了，不时地看手表。他当时的穿戴和广大革命干部不一样。大家穿的是蓝色干部服，而他身上是一套西装。梳理整齐的黑发，带着一副近视镜。过了一段时间，发现还没有人来，大概以为我是服务人员，便问道：“哈尔滨人怎么这么不遵守时间，已经过了十几分钟了……”他的话声音不高，但有些埋怨。他浓重的苏北口音使我听起来有些费力。我问其他几位被邀请的人还有谁。他看着笔记本念出几个名字。天啊！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那几个名字都是我使用的笔名。我怯怯地说：“您说

的人都到齐了，那些名字都是我的笔名……”他愣了一下，仔细地打量了我。我心一下子凉了半截，不知是答得不得体，还是搅乱了座谈会。他沉默了半晌，经过一番思索后，说：“就开一个两个人的座谈会吧！”

事情过去六十多年了，细节已经记不清楚，只记得他问我：你在哪儿学的俄文，对俄苏文学有什么的看法等。我支支吾吾地不知道说了些什么。最后我说：“我喜欢俄罗斯文学，也喜欢现在的苏联文学，还翻译了俄文作品……”然后说出憋在心里的话：“但不喜欢当翻译……”

“翻译”——当时在我脑子里是个贬义词，因为日本统治时期，给日本人当翻译的都是走狗。我很讨厌“翻译”二字。

戈宝权想了一下，斩钉截铁地说：“看你翻译什么东西，看你是为什么人做翻译。”一句话，使我一下子醒悟过来，长期的思想疙瘩瞬间解开，对“翻译”我突然有了新的理解。

我原来有一个笔名，即“何焉”——为什么干这一行的意思，即我爱翻译又不愿意当翻译。从此这个笔名被我抛弃，新选了一个“乌蘭漢”即“红色的中国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翻译的深入，越感到翻译的艰辛。多少年后趁汉字改简体字时，我没有把“漢”改成“汉”，而是改成“汗”，即翻译要流汗。

这是我初识戈宝权先生。是他教我如何正确地对待“翻译”事业。

认真听，认真译

1954年，我作为口头译员随中苏友好协会学习团前往苏联。

我在国内虽然也为当地领导担任过口头翻译，但那毕竟是帮助少数人，两三个人，做语言上的沟通工作。

这次是去国外，去苏联，去俄语的故乡做翻译，其责任的重大压力之重——可想而知。

我们那时候去苏联乘的是火车，经满洲里、西伯利亚，火车行驰八天八夜，到了莫斯科。没有想到站台上会集聚那么多欢迎的群众，还设置了讲台，有人献花，团长上台致辞，我作口译。 这是我第一次在如此隆重的情况下担任口译、记得上台后，膝盖都在发抖。我在欢迎的群众中看见了戈宝权先生，他是作为我国驻苏大使馆的参赞来迎接代表团的。我忐忑不安，很怕自己翻砸了。

戈宝权可能看出我胆怯的样子，走到我的面前贴近地鼓励我：“不要怕，认真的听，认真的译。有问题我会帮你。”他的话那么认真，又那么亲切，完全没有领导的架子，使我的心立刻有了着落。我每译一段都偷偷看他一眼。他用眼神、手势为我打气，鼓励我不能马虎，注意听致辞人的话——这是他给我上的翻译第二课。后来在多次座谈会上都看到了他的身影，那时，我想，倘若今后能在这样的领导下工作，该多么惬意！

没有想到过了一年，我的梦想竟成了事实。我从东北中苏友好协会（沈阳）被调到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北京）。戈宝权先生是友协的副秘书长，我被分配到联络部工作，直属他的领导。

他乐于助人的作风，实在令人钦佩。

文化和友谊的使者

戈宝权先生自幼勤奋好学，从青年时期起就热衷于外语。他学世界语，英语、法语和日语。他爱上了法国文学，年纪轻轻的时候就从日文转译过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访问记。

1932年“一•二八”战争爆发后，在他叔父著名的爱国新闻工作者戈公振鼓励下，开始学习俄语。

1935年22岁的戈宝权作为《大公报》的记者随梅兰芳剧团前往苏联。在苏联当了三年记者，开始钻研俄罗斯文学与苏联文学。从此注意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交流的情况，并写下许多有关的文章。

他研究过鲁迅、郭沫若、茅盾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他的专著有《鲁迅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阿Q正传>在国外》等。他研究苏联盲诗人爱罗先珂、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捷克翻译家普实克、日本增田涉、内山完造和青木正儿等。他撰写了《郭沫若与外国文学》、《茅盾对世界文学所作的重大贡献》等。

早在四十年代戈宝权即编译出版了《普希金文集》、《高尔基年刊》和《俄国大戏剧家奥斯特罗夫斯基研究》。继而又翻译了俄国其他作家作品，以及东南欧、中欧、和亚非拉作品。

1957年，戈宝权调我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以后，在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同时，继续研究中外文学交流史和中国文学翻译文学史。他是这一领域的带头人和开拓者。著有：《“五四”运动前后俄国文学在中国》、《“五四”运动以后外国文学在中国》、《普希金和中国》、《冈察洛夫和中国》、《屠格涅夫和中国》、《契诃夫和中国》、《高尔基和中国》、《马雅可夫斯基和中国》等。

新中国成立以后，戈宝权多次出国访问，其中次数最多的是苏联。他走遍了苏联十四个

加盟共和国，还访问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国。他把自己的研究范围扩大到东南欧国家的文学。翻译了波兰的密茨凯维奇、捷克的聂姆曹娃、匈牙利的裴多菲、罗马尼亚的爱明内斯库、南斯拉夫的卡拉吉奇、阿尔巴尼亚的恰佑比等诗人和作家的作品。

随着对亚非拉美各国发展的关注，戈宝权又翻译了智利的聂鲁达、土耳其的希克梅特，直到非洲的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文学作品。

1958年10月戈宝权出席了苏联塔什干（乌兹别克斯坦）举行的第二届亚非作家会议。他对世界文学的研究和知识，对代表团的领导帮助很大。

“文革”十年他和外国文学研究所全体人员一起下放到河南息县“五七干校”，从事政治运动，抓“五一六”，进行劳动改造。戈宝权先生曾一度当了邮递员，每天不管天气如何，刮风下雨都要步行几十里路到县城去取送邮件。

当时军宣队宣布外国文学是“封资修”的东西，属于阅读“禁区”。戈宝权便认真研究马列著作中引用的文学典故。他挤时间，利用一切机会，充实自己的学识。后来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的希腊罗马神话典故》。

“文革”以后，改革开放伊始，戈宝权——这一稀有人才——不断接到国外邀请，多次出国访问，开展了文化与友谊的使者的使命。

1981年3月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参加“鲁迅及其遗产”国际学会讨论会；同年9月应香港中文大学邀请，在中文大学讲学。

1984年11月应法国对外关系部和巴黎第八大学邀请，到法国访问和讲学，先后在巴黎第四大学、第七大学、兰斯大学和尼斯等地作了讲话和交流。他三次会晤几十年前相识的老友罗曼•罗兰的夫人，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

1986年12月到1987年2月应邀访问了乌克兰、白俄罗斯、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爱沙尼亚等苏联加盟共和国和达吉斯坦等自治共和国，同苏联个民族作家会见，加深彼此文化交流。在达吉斯坦还到著名女诗人阿利耶娃家中作客，重述友谊之情。

1987年2月应丹麦外交部和教育部邀请，前往哥本哈根大学和奥尔胡斯大学讲演。同年3月应意大利葛兰西学院邀请，前往罗马访问和讲学。5月底，又前往美国康涅狄格州卫斯理大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华盛顿和旧金山等地访问。7月应东京大学和东京女子大学邀请，前往日本访问和讲学。访问了东京、仙台、横滨、京都、奈良、大阪等市，同当地大学教授鲁迅研究会学者会面。戈宝权阐述了鲁迅先生与日本的关系，和他本人对日本的渊博知识。

1988年6月访问了摩尔达维亚加盟共和国。在那里不仅会见了老友也有了新交。

1989年3月应斯洛伐克科学院的邀请，出席了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夫为纪念我国“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举行的国际汉学家会议，作了《“五四”运动前后俄罗斯古典文学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的发言。会后拜访了在我国影响深远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一书的作者伏契克的遗孀。

之后，应邀访问了奥地利、匈牙利、捷克等国家。

1989年4月中下旬访问了北高加索各自治共和国和中亚土库曼加盟共和国。

1991年1月参加香港翻译学会成立二十周年纪念活动及亚太地区翻译会议，在会上作了《香港和澳门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所起的作用和地位》的发言，同年11月初访问了新加坡。

1992年5月戈宝权访问美国并探亲。12月31日戈宝权因病回国，住进北京天坛脑科医院。1996年转到南京家中养病。

2000年5月15日病故于南京。

戈宝权先生的逝世使我失去了一位学术与生活的导师。然而他的译文与研究成果，会永远起启迪作用：做事要认真、要坚持、要不断扩大研究领域，要实事求是。作为戈宝权的学生与晚辈，一定不辜负先人的期望。

戈宝权不愧为“文化和友谊的使者”（江泽民题词），他对中外文化交流的贡献将永垂青史！

南京海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揭牌仪式

大师作品将举槌南京海德首拍

“海德首场春季拍卖会将于今年6月初在南京举行。目前，作品征集工作已全面展开，现已征集到的有齐白石、傅抱石、吴昌硕、徐悲鸿、黄宾虹、张大千等大师作品。”南京海德国际拍卖有限公总经理陈青女士在开幕酒会上正式对外公布了这一消息。

2015年2月2日下午，南京海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成立新闻发布会在南京维景国际大酒店盛大举行。作为百家湖国际文化控股集团打造文化产业链的其中一环，南京海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是集团旗下的主要从事艺术品拍卖的专营机构。开幕式上，利源集团董事长、百家湖国际文化投资集团董事长、南京国际美术展组织委员会执行主席严陆根，南京市政协原秘书长、南京公共外交协会执行副会长陈五一，金陵国际友好协会会长、南京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谈旭东，市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副主任、南京公共外交协会副秘书长屠宁之，著名鉴定家、艺术家萧平，著名鉴定家、艺术家徐纯原，南京博物院资深鉴定专家鲁力，著名美术评论家、艺术市场资深研究专家、艺术推广人纪太年，钱松岩爱女、著名画家钱心梅，林散之孙女、著名书法家林丽丹，中国写意花鸟画画家柳学健，著名工笔画艺术家杨立奇，著名花鸟、人物画家刘懿等各界领导、艺术家、藏家百余人参加了本次新闻发布会。

南京海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青致辞：

据南京海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青女士介绍，公司将每年定期组织春秋两季大型拍卖会，还将在中国最大的永久保真艺术品在线交易平台“中艺易购”上线拍卖，采取微拍、不定期在线拍卖等小型拍卖的形式，加大与省内外媒体的合作，通过集团庞大的在线销售网络，为艺术家和艺术品收藏爱好者提供一流的服务。

利源集团董事长、百家湖国际文化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南京国际美术展组织委员会执行主席严陆根先生致辞：

“海德最重要的任务是将中国的艺术家推向世界，建立真正属于艺术家的公开透明的市场价格体系，在背后支撑它的是中国根艺术指数研究院，将指导艺术家以后的全球交易。”同时，百家湖国际文化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严陆根先生发布会上表示，在未来几年内他将拿出10到20亿的藏品支持海德拍卖，这些国内外大师的作品均来自佳士德、苏富比、朵云轩等拍行，不仅传承有继，而且价值看涨。同时，他还透露，2015年除了着力办好第二届南京国际美术展外，还将在新加坡、香港、法国、美国构建面向国际学术和市场推广的旗舰画廊。其中，香港现代美术馆湾仔画廊将于3月10盛大开馆。

江苏省国画院副院长、著名画家喻慧致辞：

“严总计划6年滚动投入 30 亿资金，通过艺术家成长计划，发掘、培养国际上认可的中外美术艺术家，建立建设国际认可的现代化艺术品公开市场体系，这个艺术家培养计划，对艺术家来说是个好事。艺术家们埋头画画，但也需要宣传推广，有严总及他带领的精英团队为艺术家们冲锋陷阵，艺术家们只要安心、集中精力画画就可以了，同时这对艺术家的要求也就更高，希望艺术家们能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这样我们的文化产业一定会欣欣向荣”。江苏省国画院副院长、著名画家喻慧不无激动地说。

著名鉴定家、艺术家萧平先生致辞：

“现在的文化市场‘下行’并不意味着衰落，中国艺术市场近20年来都处于基本成熟的状态，‘下行’则是回归于理性”。著名鉴定家、艺术家萧平先生认为，真正完美的艺术市场就在明天。

采访中，众多藏家也表示，南京海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成立将推动江苏，特别是南京的文化市场和艺术品市场的发展，对文化艺术市场的规范发展起到很好的示范推动作用，相信在百家湖国际文化控股集团强大艺术产业链的推动下，海德必将走向国际。

新闻发布会现场

中国最大的永久保真艺术品在线交易平台
“中艺易购” 1月底上线公测

“足不出户在家也能购买到在苏富比、佳士得等国际拍行才能见到的毕加索、夏加尔、雷诺阿等名人佳作，同时，你还能以最低500元的价格购买到原创的艺术作品。”这就是30日晚零点即将上线的艺术品电商“中艺易购” （www.chinart500.com）的承诺。据“中艺易购”董事长孙士学透露，本次上线公测，除了将展售首届南京国际美术展所签约的获奖艺术家、入驻园区艺术家的原创作品以外，利源集团董事长、南京国际美术展组织委员会执行主席、艺术产业造梦人、资深收藏家严陆根先生也将陆续拿出自己20多年潜心收藏的部分精品进行线上销售，其中包括任伯年《鹤》、张大千《蕉荫仕女》、傅抱石《山水》、弘一法师书法对联、钱松喦《除夕图》、林散之《毛泽东诗词》、夏加尔《马戏团场景》、雷诺阿《卡涅的阳台》等等。据了解，这些藏品中最高价值超过千万元。孙士学还表示，网站公测完正式上线之时将确保有10000件作品在线销售，经过一定时间稳定之后，将确保网站在线原创作品维持在十万件左右。众多在拍场都难得一件的精品佳作集体亮相艺术品电商，在国内艺术品电商领域还是头一次，其大手笔投入可见一斑！

中国最大的永久保真艺术品在线交易平台——“中艺易购”（www.chinart500.com）网站1月30日晚上零点全面上线公测的消息甫一发布，引来众多收藏爱好者的关注。公测第二天就有艺术家打来电话主动要求签约合作。

据悉，严陆根先生从事艺术品收藏已有二十余年，其收藏范围之广、规模之大、作品之精属国内少有；其藏品包罗万象、横贯古今，从石器时代的土瓦陶钵到当代名家的雕塑，从沈周、王鉴等人的古代书画作品到岳敏君、曾梵志等当代艺术大家的画作，从张大千、齐白石等老辈的中国近现代书画到毕加索、雷诺阿等西方艺术大师的精品，从古玉杂件到宫廷把玩烟壶，从辛亥革命文物到民国名人手札……他所创立的百家湖博物馆是海外艺术权威机构和权威人士认定的中国最早收藏毕加索等世界印象大师作品的博物馆，也是中国收藏西方艺术作品最多的博物馆。

此次“中艺易购”网站上线公测，也是他计划6年滚动投入 30 亿资金，推进艺术家成长计划，发掘、培养国际上认可的中外美术艺术家这一艺术生态链中最重要的一环。把价值如此之高的多年藏品集体搬上电商平台，也足以可见其打造中国最大的永久保真艺术品在线交易平台的决心。

与其他艺术电商平台不同的是，“中艺易购”网依托于百家湖国际文化投资集团强大的文化产业链，不仅有大量签约优秀艺术家源源不断地提供高品质的原创作品，还有一个强大的团队通过多渠道推广这些签约艺术家及其作品。百家湖国际文化投资集团拥有严谨的学术专家团队、专业的艺术推广团队、成熟的市场运作团队，将为每一位签约艺术家量身制定专属推广方案，根据个人情况选择参加国际美展、中国各大美展及联展、个展，使艺术家的学术思想得到最大提升、艺术家的作品市场价值最大化，并将通过展览、私洽、拍卖、网络在线交易等多种渠道把艺术家的作品推向国内、国际市场。可以说，在这个电商平台，你不仅能买到放心的原创作品，更能买到值得购买和收藏的作品。

更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让艺术品走进寻常百姓家，“中艺易购”更是推出了各层次的保真艺术品，从而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就像造梦者严陆根先生曾经在采访中提到的，“我们所培养的青年艺术家，现在你如果买他的作品，大概只要几千块钱，但10年、20年后，就有可能会上涨到一两百万。价格的上涨与他们本身艺术水平的提高、社会认知的提高都有关系。也只有形成大众消费以后，全民购买，真正的艺术市场才能发展起来，才有可能达到5万亿的支柱型文化产业发展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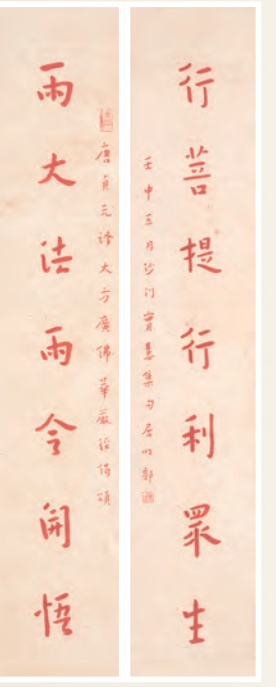
同时，为了实现艺术品永久保真效果，“中艺易购”打破传统技术，制定了严谨的保真交易模式，依靠契约以及艺术品指数实现保真销售。首先，在“中艺易购”销售的作品均来自签约的艺术家，这样便于把控作品源头，保证直接从艺术家手中拿到原作；其次，百家湖国际文化投资集团与艺术家建立的是适用于香港法律的契约关系，从而真正保证所约定的义务的确立；第三，百家湖国际文化投资集团旗下的中国根艺术指数研究院也将推出艺术指数——中国根艺术指数，该指数采取最先进的指纹和脸谱识别技术，为“中艺易购”网上的艺术家建立保真的专属数据库。通过艺术品指数，不仅可以知道整个作品的创作信息，也能知道作品所有的交易和拍卖记录，并且该数据将向全球发布，永久保存。这一指数将成为除梅摩指数、雅昌艺术指数外的又一行内专业性指数。它不仅将是艺术家的“身份证”，用以指示艺术家的成长空间和升值 潜力，另一方面也为买家提供购买参考。

“中艺易购”（www.chinart500.com）所依托的强大的艺术产业链是它区别于其他艺术电商的独特之处，这里售卖的不仅仅是一幅作品，更是和作品相关联的全套服务，这必将满足未来艺术电商市场的需求。

中艺易购线上大师作品欣赏（部分）

张大千《蕉荫仕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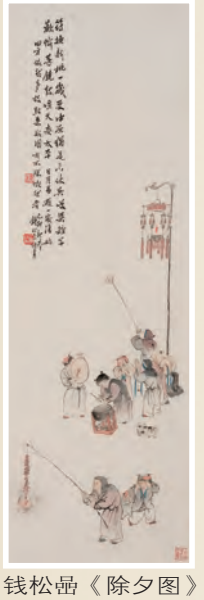
傅抱石《山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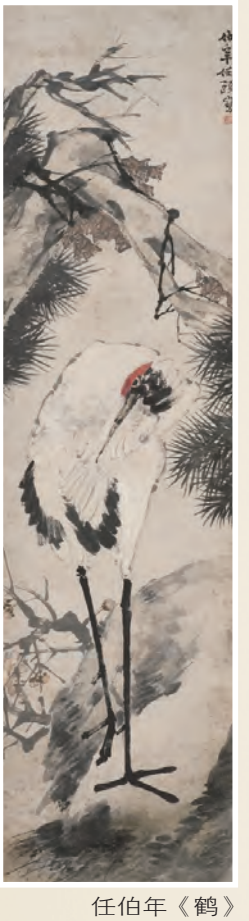
弘一法师书法对联

夏加尔《马戏团场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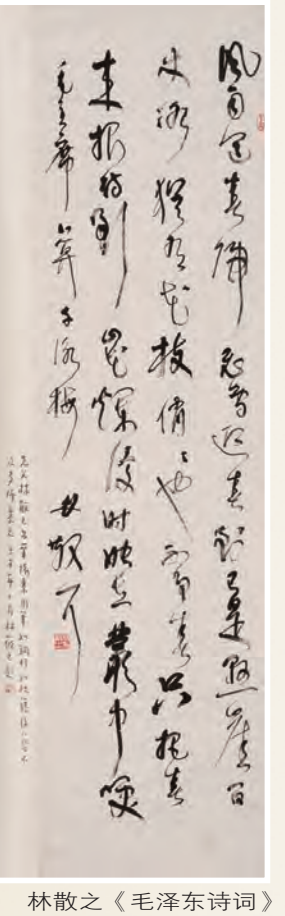
雷诺阿《卡涅的阳台》



钱松嵒《除夕图》



任伯年《鹤》



林散之《毛泽东诗词》

本组文、图/百家湖国际文化投资集团

2015年7月盛大开幕

南京馨乐庭百家湖服务公寓

Citadines
APART'HOTE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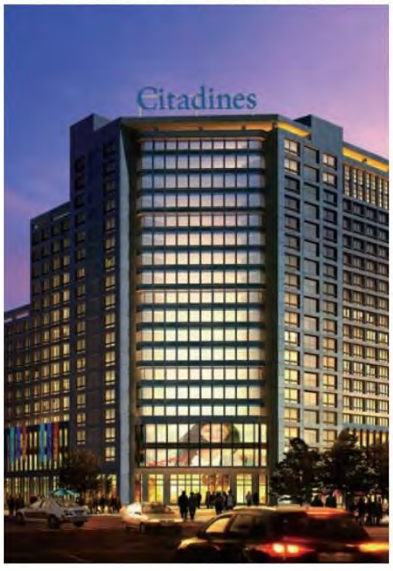
南京馨乐庭百家湖服务公寓位于江宁经济开发区的核心区域，毗邻风景秀丽的百家湖，百家湖1912酒吧街区，英国国际学校和江宁大学城，地理位置相当优越。

距离公寓仅一步之遥的地铁一号线和三号线，可以带您轻松到达城市的各个角落。公寓距离南京高铁南站仅需15分钟车程，距离南京禄口国际机场仅需25分钟车程，交通十分便利。

您的公寓配有住客休闲廊、健身房、儿童游乐区和早餐厅等诸多设施。公寓内的商务中心、会议室和WiFi无线网络连接等设施，时刻为您提供便捷的商务支持。

南京馨乐庭百家湖服务公寓是凯德集团成员雅诗阁有限公司（简称"雅诗阁"）旗下活力精品物业之一。拥有30年专业经验的雅诗阁，是全球最大的国际服务公寓业主和运营商，物业遍布亚太，欧洲及海湾地区的80多个城市，挚诚为环球工作或生活的人士提供温馨家园。

美好生活，品味人生！



南京馨乐庭百家湖服务公寓
中国南京市江宁经济开发区天元西路146号
邮编：210000
电话：(86-25) 6892 6666 传真：(86-25) 6892 6777
电子邮件：enquiry.china@the-ascott.com
集团GDS编号：AZ
预订电话：400 820 1028（本地拨打免费）
(86-21) 3313 9800

活力充沛的全球化生活

中艺易购

全球最大保真艺术品交易网站

中丨艺丨易丨购

Chinart500.com

成功上线

永久保真：
以“布罗德.根”艺术指数为指导，以最先进的指纹和脸谱识别技术为手段，建立艺术品保真体系，确保在线交易的每一件艺术品永久保真，永久地指导该艺术品的公开交易、记录、分析和艺术报告的自动编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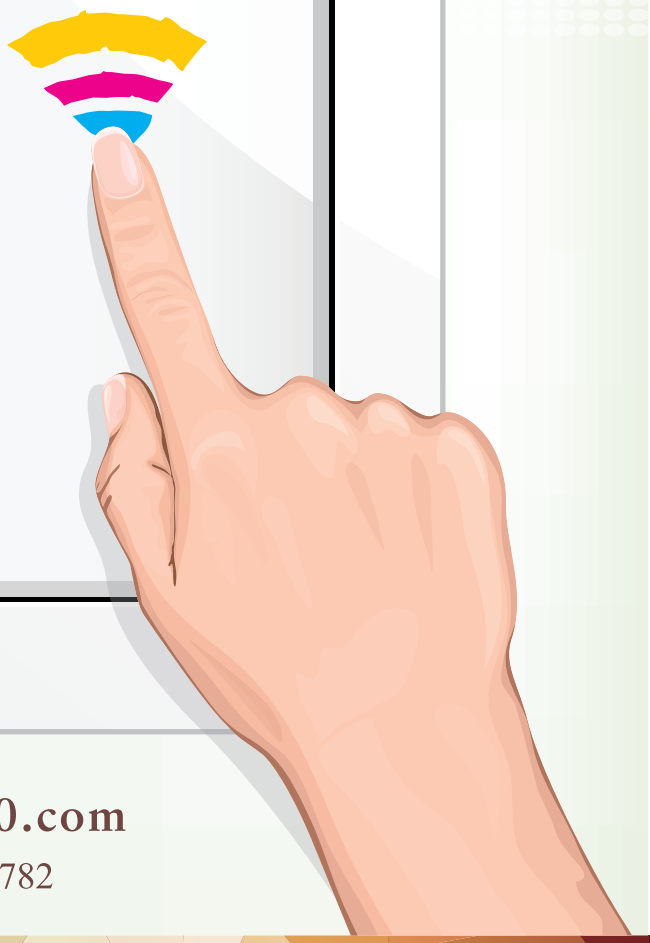
规模最大：
以南京国际美术展为平台，汇聚全球艺术家资源，线上签约艺术家不低于5000人；在线交易艺术品总数突破10万件，签约艺术家和在线交易作品全球最大；

技术领先：
由世界领先的互联网技术团队领衔，构建网站架构和提供技术保障，技术上确保最高25万人同时在线交易；

模式先进：
“平价交易”、“竞价交易”、“在线拍卖”、“线下拍卖”、“私人洽购”、“私人定制”六种便利、便捷的交易方式，构建艺术品电商领先的交易模式；

品类丰富：
从最低500元的原创大众消费艺术作品，到最高上亿的顶级收藏艺术品，从无名艺术家的小清新作品，到张大千、齐白石、毕加索、莫奈国内外大师作品，品类丰富，应有尽有；

交易安全：
可供买卖双方自由选择的多种交易支付方式，包括技术领先的安全支付保障，确保每一笔交易支付安全。



www.Chinart500.com

(86)400-025-7782